

綠野仙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1020B



新式標點
綠野仙踪

第二十二回 斷離異不換遭刑杖 沒運河沈襄得義財

詞曰：「不是鴛鴦伴，強作鳳鸞儔。官叫離異兩分頭，人財變去，從此籠網纏。可憐遠行子，朝暮斷乾餓。思量一死寄東流，幸他拯救，頂感永無休。」

右調南歌子

話說金不換娶了許寡婦兒媳，被人千恩萬愛，比結髮夫妻還親。三朝後諸事完妥，不換便和許寡婦一心一意，過度起來。他身邊雖去了二百兩，除諸項費用外，還存有二百七十兩，瞞着許寡婦，寄頓在城中一大貨舖內，預備着將來買田用地，又將騾子賣了二十八兩，帶在身邊換錢零用。那方氏逐日揉抹的粉人一般，打扮十分清緻，不拿的強拿，不做的強做，都要現在不換眼中賣弄，他是個勤力堂客，會過日子，把一個不換愛的沒入腳處。豈期好事多磨，只快活了十七八日，便鑽出一件事來。一日早間，不換和方氏同睡未起，只聽得叩門聲甚急，許寡婦接應出房去了，少刻又聽的許寡婦大驚小怪，不知說的甚麼，旋即和一人說話入來。方氏扒起，從窗眼中不看，只嚇得面目更色，速推不換道：「快起快起，我前夫回來了。」不換道：「好胡說，他已落江身死，那有回來之理。」正說着，只聽的許寡婦兒長兒短，在東房內說兩句，哭兩聲，絮叨不已。不換連忙起來，剛和方氏將衣服穿起，正要下地，只聽的許寡婦放聲大哭。又聽的那人喊道：「氣殺我了！」一聲未完，早見房門大開，閃入個漢子來，將衣服穿起，正要下地，只聽的許寡婦放聲大哭。又聽的那人喊道：「氣殺我了！」一聲未完，早見房門大開，閃入個漢子來，方氏將頭低下，那人指着不換面孔，冷笑道：「就是你這王八畜的，敢姦霸良人妻女，變反了反了！」向不換腿上踢了一腳，一翻身跑出院來。許寡婦緊叫着就跑去。不換連忙出房，許寡婦迎道：「不想二月間沉江的，與我兒子同名同姓，是大同府鄉下人也，做是緞局生意的，就誤傳到懷仁縣來，着我和你便做下這樣一件事，真是那裏說起？」不換道：「他今跑往那去？」許寡婦道：「想是去告官。」不換道：「這却怎麼？」許寡婦道：「不妨，你兩個前生後續，都是我的兒子，難道有了親生的，就忘了後續的麼？現放着你與我二百兩銀子，他若要方氏，我與你娶一個，他若不要方氏，方氏還是你的，有什麼大不了的？」正言間，只見尹鸞頭和張二神頭鬼臉的走來，後跟着幾個隣居，都來計議此事。許寡婦滿口應承道：「不妨，是老身做的那官府也不問了，誰流東流西。」尹鸞頭道：「你老人家怕什麼？我們做媒人的經當不起。」許寡婦道：「這是我作主，設或官府任性亂鬧起來，你兩個只用一家挨一夾棍，我包管完賬，包住割不了媒人的頭。」張二道：「好吉祥話兒，一句齊整頭一句。」猛聽

的門外大聲道：「裏面是許寡婦家麼？」許寡婦也高聲答道：「有狗屁只管入來放，不必在門外寡長寡短的嚼念。」語未畢，進來兩個差人，從腰內取出一張票來，金向不換面上一照。那一個差人，便從袖內流出一條鐵繩來，故意兒失破於地，向不換道：「你做的明白，這件事可大可小，非同兒戲，夾也夾的，打也打的，二年半也徒的，二千里也流的，煙瘴地方也發的，若問到光棍裏頭，輕則力絞，重則與拿駕夾腦袋，就大有不便。」不換笑道：「我這腦袋，最不堅固，也不用刀割劍砍，只用幾句話，就弔下來了。」差人冷笑道：「原來是根硬菜兒，及掉轉頭向拿票差人道：「這件事還用老爺審麼？只用你打個稟帖入去，說姦霸良人之妻是實，又且不服拘拿。」說着，將鐵繩拾起，向不換道：「你受縛不受縛，只要一句話，那個拿票差人攔住埋怨道：「這人性急，有話緩商爲是，你怕他跑了麼？」尹鸞頭道：「金大哥少年，不諳衙門中事故，我們須大家計議。」那拿鐵繩差人問道：「媒人鄰居，可都在麼？」許寡婦一一說知。差人道：「這件事，媒人固有重罪，就是鄰里也脫不得乾淨，姓金的原來是來歷不明之人，他要做事，你們也該稟報。方纔這位姓尹的，說了半句在理話，却不知怎麼垂愛我們，須知我們也是費了本錢來的。」說罷，便將金不換並衆鄰里，邀到了院外，在兩下來回講話，方說停妥。不換出三千大錢，鸞頭和張二出八百大錢，硬派着鄰里出五百大錢。說明連鋪堂俱在內，各人當時付與。兩個差人得了錢，向衆人舉手作謝道：「金大哥這件事，是有資的，何況又是異鄉人，休說姦霸，連私通也問不上，只要這位許奶奶擔承起來，半點無妨，就是二位媒人，也是幾月前，受許奶奶之托，又不是圖謀謝禮，連許奶奶還夢想不到他，令郎回來，鄰里越發是無干的了！只是還有一節，這方嫂亦票上有名之人，金大哥若不叫出官，還須另講。」不換道：「這個老婆，十分中與我九分無干了，出官不出官，任憑二位。」許寡婦道：「眼見的一個婦人，有了兩個漢子，還怕見官麼？」差人道：「叫他出來。」許寡婦將方氏叫出一齊到縣中來。早哄動了一縣的人，相隨着觀看。知縣隨即陞堂，原被人等，俱點名分跪在兩下。知縣先問許連陞道：「許氏，可是你主母麼？」連陞道：「是。」知縣道：「你去江南做何事，是幾年上出門？」連陞道：「小人在本城雲錦段局做生意，今年正月，掌櫃的，着去蘇州催貨物，因同事夥計患病，就延到如今方回，不意有直隸遊棍，金不換，訪聞的小人妻子有幾分姿色，用銀一百兩，賄囑本縣土棍，尹鸞頭張二，假捏小的二月間墜江身死，將小人母親，誑信，招贅金不換，做養老女婿，把小人妻子，平白被他宿姦二十餘夜，此是王法天理，兩不相容，只求老爺將金不換，尹鸞頭等，嚴行夾訊。」話未完，許寡婦在下面高聲說道：「我的兒，年青青兒的，休說昧心話，你今早見我時，還說是大同府有個鄉下人，也做緞局生意，過江身死，此人與你名姓相同，就誤傳到懷仁縣來，你路上聽了這個風聲，連夜趕來，看我，怕我有死活，况你墜江的信兒，四月裏就傳來，怎麼纔說金不換用一百銀子，買轉尹鸞頭張二，欺騙我做事，阿彌陀佛，這

如何冤枉人。」又向知縣道：「老婦人聽得死了兒子，便覺終身無靠，從五月間就托親戚鄰里，替我尋訪個養老兒子做女婿，這幾月總沒一個相當的人，偏偏二十天前，就來個金不換，煩張尹二人做媒，與了二百身價，各立合同，這原是老婦人作主，與金不換等何干？只是可惜這金不換，他若遲來二十天，我兒婦方氏還是個全人。」知縣點頭笑道：「就是了。」又將金不換，尹鸞頭張二並隣里人等，各問了前後實情。再問許寡婦道：「這二百銀子，你可收過麼？」許寡婦道：「銀子現存在老婦人處，一分兒沒捨得用，是預備養老的。」知縣道：「金不換這銀子，倒只怕假多真少，隨吩咐值日頭同許氏取來當堂驗看，若是假銀，還要加倍治不換之罪。值日頭同許氏去了。知縣又問許連陞道：「你妻方氏已成失節之婦，你還要他不要他？」連陞道：「方氏係違小人母命嫁人，與苟合大不相同，小人如何不要？」知縣大笑，隨發落金不換道：「你這奴才有着二百銀子，還怕在直隸娶不着個老婆，定要到山西地方成親，明是見色起意，想你在本地也決不是個安分的人，本縣只不在棍徒中間，你就是大恩。」吩咐用頭號板子重責四十。這四十板子，打的方氏心裏落了無數的淚。知縣又發落尹鸞頭張二道：「你二人好着生意，不做，保這樣媒，便叫誘人犯法，你實說，每人各得了金不換多少？」尹鸞頭還要欺隱，張二將每人三兩說出。知縣吩咐，各打二十板，將六兩謝銀追出，交濟貧院公用。隣里免責，俱釋放回家。人笑向方氏道：「你還隨前夫去罷。」發落甫畢，許寡婦將銀子取到。知縣驗看後，吩咐庫吏入官。連陞着急忙稟道：「小人妻子被金不換白宿了二十夜，這二百銀子，就斷與小人妻子做遮羞錢也該，怎麼入起官來？」知縣道：「這宗銀子，和賍爵銀兩一樣，例上應該入官，至於遮羞錢的話，朝廷家沒有與你留下這條例。」許寡婦看的眼中出火，大嚷道：「老爺！我們這件事，吃虧的了不得，與當龜養漢一般。老爺要銀子，該要那乾淨的。」知縣大喝道：「這老奴才滿口胡說，什當這銀子，是本知要麼？」許寡婦道：「不是老爺要，難道算朝廷要不成？」知縣大怒，吩咐將許連陞打嘴，左右扛了五個嘴巴。許寡婦便自打臉，擡頭在大堂上拚命叫喊，口中吆喝殺人不已。知縣吩咐將許寡婦拉住，不許他擡頭，一面吩咐將許連陞輪班加力的打嘴，打的連陞肩膀臉腫，口中鮮血直流，哀告着他母正禁聲。知縣還叫着加力打許寡婦見打的他兒子利害，方纔叩頭求饒，銀子也不要了。知縣着將原被人等一齊趕下退堂。衆隣里扶了張尹二人，背負了金不換，回到東關店中，煩人將行李從許寡婦家要回來，治養棒瘡。這四十板子，比廣平府那四十板利害數倍，割去皮肉好幾塊，疼的晝夜呻吟不止，又兼舉目無親，每想起自己原是個窮人，做生意無成，又學種地，前妻死去也便罷，你偏又遇着冷子，冰留銀二百兩，從田禾中發四五百兩資財，理合候選表兄有了歸着，再行婚娶，爲是不意一時失算，娶了個郭氏，弄出着大饑荒，徼倖掙出一條命來，既決意去范村，爲何又在此處招親，與人家做養兒子，瞎頭也不知磕了多少，如今弄的財色兩空，可憐

父母遺體，打到這步田地，身邊雖還有二百多兩銀子，濟的甚時，若再營求，只怕又有別事飛來；我原是和尙道士命，妻財子祿，四個字，歷歷考驗，總與我無緣，再要不知進退，把這條窮命弄丟了，早死一年，便少活一歲。又想起冷于冰他是數萬兩家私，又有嬌妻幼子，他怎麼割捨出家，學的雲來霧去，神鬼不測，我這頭大家業，和渾身骨頭，與他比較起來，他真是鵝鴨，我真是蚊虻。我父母兄弟俱無，還有什麼委絕不下。想到此處，便動了出家念頭，只待棒瘡養好，再定去向。從此請醫調治，費一月功夫，盤用了許多錢，方漸次平復。他常聽的連城壁冷，于冰在西湖遇着焚火龍真人，得了仙傳，他也想着要到那地方尋個際遇，便將貨舖中寄放的銀子取回，又恐背負行李，發了棒瘡，買了個驢兒，半騎半馱走路。辭別了張尹二人，也不去范村，拏定主意，奔赴杭州。走了許多日子，方到山東德州地界，那日天將半午，將驢兒拴在一株樹上暫歇。瞧見一人從西走來，不換看那人三十二三年紀，面皮黃瘦，衣履像個乞兒舉動，又帶些斯文氣魄，只見他低了頭，走幾步又仰頭看看天，看罷，兩隻手抱得自己兩臂，又站住，一對眼睛却默默只向地下瞧瞧罷，又往河沿前走，走到河邊，又站住，背操起手來，看那河水奔逝不住的點頭，到像秀才擬文字，得了好句一般。不換看了半晌，說道：「這人心裏，不神怎麼難過，包藏着無限苦屈，只怕要死在這河內，我眼裏不見他罷了，今既看見，理該問明底細，戒勸他一番。」便悄悄的從後面走來，忽聽的那人大聲說道：「罷了！急將衣襟拉起，向面上一蓋，湧身向河身跳下，忽一聲，即隨波逐流，乍沉乍浮了，不換跌腳道：「壞了！壞了！誤了！疾疾的將上蓋衣服脫下，緊跑了幾步，也往河一跳，使了個沙底撈魚勢，二十多步外，方纔趕上，左手提住那人頭髮，右手分波浪，揪上岸來。緣不換做娃子時，就常在水中頑耍，到二十歲內外，更成了水中名公，今日救得此人，亦是天緣。不換將他倒抱起來，控一會水，見他氣息漸壯，纔慢慢的放在地下一面，又跑至樹下看行李，喜得此處無人來往，竟未被入拿去。急忙將驢兒牽上，拾起上蓋衣服，復到救那人的去處，見那人已抓起坐在地下，和吃醉了的一般。不換將自己濕衣，也替他脫剝下來，用手將水擦淨，鋪在地上，然後坐在那人面前問道：「你是何處人氏？叫什麼名字？有何冤苦？行此拙見？」那人將不換一看，說道：「適纔可是尊駕救我？」不換道：「正是。」那人用手在地下連拍幾上道：「你何苦救我？」不換道：「怎麼我救你，到救出是來了！」那人道：「尊台救我，自是好意，只是活着受罪，到不如死了，駁貼我父母俱亡，兄弟暴逝，子形孤影，乞食四方，今生今世料無出頭之日，但求速死，完我事業。尊台此刻救我，豈不害我麼？」不換道：「這是你自己立意如此，今既被我救活，理該向我詳說冤苦，我好與你做個主意。」那人復將不換一看，說道：「我還說什麼？我姓沈，名襄，紹興府秀才，父名沈練，做錦衣衛經歷，因嚴嵩父子竊弄威福，屢屢殺害忠良，吏部尚書夏邦謨表裏為奸，詔事嚴嵩，我父上疏請將三人罷職，聖上大怒，將我父杖八十，刺配保安州安置，我父到保安，被偽姓賈的

秀才請到家中教讀子姪。保安州知州念我父是個義烈人，不行拘管。那些紳士人們，聞我父名頭，都來交往，又取了幾十個門生。誰想我父不善潛晦，着門生等某個三個草人，一個唐朝奸相李林甫，一寫宋朝奸相秦檜，一寫嚴嵩，師徒們每到文會完時，便各挾弓矢，射這三個草人，賭酒取樂。逢月初一日，定去思庸關外，痛哭咒罵嚴嵩父子，力盡方回。只兩三個月，風聲傳至京師，嚴嵩大怒，託了直隸巡撫楊順，巡按御史路楷，將我父誣做宣化府蘭浩等妖黨，同我母一時斬首，又將我兄弟沈寰立斃杖下。我彼時在家鄉，被地方官拿獲，同小妾一並解京，途次江南，小妾出謀叫我父董主事家來借盤費，解役留小妾做當頭，始肯放我去。承董公贈我數兩金銀，從他家後門逃走，流落江南，盤費衣服俱盡，以乞丐爲生。今到山東，此地米粟又貴，本地人不肯憐貧，我已兩日兩夜，一點水米未曾入口。」說罷，大哭。不換道：「你難道就沒個親戚投奔麼？」沈襄道：「親戚雖有，但人心蠟燭，難測，誠恐求福得禍，我只有一个胞姐嫁在江西葉家，刻下現做萬年縣教官，因此一路乞丐至此，要投奔他，還不知我姐夫收與不收。」不換道：「骨肉至親，焉有不收之理，你休說，只用走數里路，便是德州，到那邊我自的道理。」沈襄道：「敢問爺台是那裏人？」不換道：「我是北直隸鷄澤縣人，叫金不換，要往浙江去，你快起來，穿了濕衣，隨我到德州走一遭。」沈襄想了想，隨即立起牽驢同走到德州客店安下。不換立即着小夥計買了些吃食，與沈襄充飢，又要來一盆火，烘烤衣服。然後到街上，買了大小內外布衣幾件，並鞋襪帽子等類，着沈襄更換了，在店內敘談了一夜。次早，不換取銀五封銀子，又十來兩一小包，說道：「我的家私盡在於此，咱兩個平分了罷。」沈襄驚道：「豈有此理？」不換道：「此理當有，只是你沒有過着。」說罷，即分與沈襄一半。沈襄道：「已叨活命之恩，卻或賜助，只三五兩罷了，如何要這許多？」不換道：「你去江西，定是否極泰來，設或你姐夫不收，必需自尋生路。難道又去江西討吃不成？」兩人推讓了十數次，沈襄方纔叩頭收下，感激的銘心刻骨。不換道：「那驢兒你也騎了去罷。」沈襄道：「恩公意欲何爲？」不換道：「我如今的心，和行雲流水一般，雖說浙江去，到處皆可羈留，並不像你計程按日行走，有他在我身邊喂草喂料，添許多不方便，此地是個水陸碼頭，各省往來人俱有，非你久留之所，不此刻就起身去罷。我隨後慢慢的行走。」沈襄又要推却，不換道：「銀子我還送你百餘兩，何在一驢，快騎了去。」沈襄復行拜謝，痛哭不忍分離。不換催促再三，方裝妥行李，兩人一同出門，相隨了六七里，不換看得沈襄騎上驢兒，那沈襄的眼淚，何止千行，一步步哭的去了，正是：

「好事人人願，做費錢便害心疼；不換素非俠士，此舉大是光明！」

第二十二回 救難裔月夜殺解役 請仙姬談笑打權奸

詞曰：「郊原皎月星辰香，見不法奸腸姬繳，殺却二公人，難裔從此保。閒游未已權好到，請仙姬到了，試問這筵席，打的好不好？」

右調海棠春

再說：連城璧自那夜從趙家潤打破了鷄澤縣軍役，疾走了四十餘里，看天上星光漸次將明，也不知走到甚麼地界，便坐在一塊石上暫歇，心中算計道：「我今往何處去好？」想了半響，到處都去不得，惟京中乃帝王發祥之所，紫面長鬚的大汗子，斷不止一個，且到那裏再做理會。主意拿定，一路於人少地方，買些吃食糊口，也不住店，隨他安歇。一日走到清風鎮地界，天交二更時分，趁着那一輪明月，向前趕路，猛見對面有幾個人走來，連忙閃在一大柳樹後偷看。見兩個解役，一個帶着刀，背着行李，一個拉了一條棍，押着個犯人，帶着手鐐，却是一步一顛的走來。走了沒十數步，那犯人站住說道：「二位大爺，此時已夜深時候，不拘那個村店安歇罷！」此去陝西金州，還有無數程途，若是這樣連夜奔走，不但我受刑之人，經當不起，就是二位大爺也未免過勞。」那拏棍解役道：「你說甚麼？」犯人照前說了一遍。那解役冷笑道：「你的意思說不是仕宦人家子弟，身子最是嬌嫩，值錢，殊不知王公犯法，和庶民一般，你如今求如個自在豬狗，也是不能。」又見那拏刀的解役道：「耐煩與他說話，我只是用刀背教訓他。」說罷，左手向肩頭託住行李，右手將刀鞘在犯人身上連觸了幾下，又在犯人腰間，狠命踢了四五腳。那犯人倒在地下，不肯起來。只見那拏棍的解役，四下觀望罷，將那拏刀的解役一拉，兩個走離五六步，唧唧喞喞，不知說些甚麼。少刻那拏刀的走來，口中叫道：「小董你起來，我有話對你說。」那犯人尚在地下，只不答應。那解役叫了四五聲，反笑說道：「董相公，我的董大爺，你還要可憐我們些，我們也是官差不自由，你既然身子困倦，西南上有一座靈侯廟，不過一里遠近，我們同到那邊讓你睡個長覺何如？就是我兩個，也好做個休歇。」那犯人聽了，方慢慢的扒掙起來。那解役便用手攙他，一步步拐着行走，三個人一同往西南上去了。城璧看聽了多時，心下猜想道：「我在這月光下，詳看那犯人面貌，是個少年斯文人，臉上沒半點兇氣，端的不是個大罪惡的人，倒是那兩個解役，甚是剛狠，方纔他二人，私語了好一會，又說着那犯人到靈侯廟睡長覺去，莫非要害這犯人麼！我想不公不法的事，都是衙門中人做的，他們若果在背地害人，我就再開殺界，有何不可。」說畢，悄悄的跟來，果見有座廟宇，遠遠見犯人同解役，轉向廟西去了。城璧大踏步起來，見那廟坐東朝西，四面牆壁半是破裂，從牆外向廟內一覷，兩個解役，坐在正殿臺階上，那犯人在東邊臺階下，半倚半靠的倒着。城璧道：「月明如晝，我外邊看得見他們，」

安保他們看不見我，不如上正殿房上，看他們舉動爲妙。」於是循着牆腳轉到廟後，將右手一伸，左足一頓，已到牆內；又將兩腳並在一處，將身子用力一聳，即飛上正殿屋簷，隨即伏在房脊後，面向前院下視，却止見犯人，看不見那個解役。忽見那帶刀解役，反從廟後入來，大聲說道：「方纔四周迴都看過了，此地不通大路，白天尙無人來，何況昏夜，快快的絕了他，與殿中堂交個耳鼻執。省的我們走多少路。」又聽的那拏棍差人，在正殿簷下應道：「你說的甚是。」只見那犯人一蹶劣扒起，連連叩頭道：「適纔二位老爺的話，我明白了，只求寄我家破人亡，我父做官一場，止留我這一點根芽，那裏不是積陰德處，饒我這條小命罷！」說着，在地下叩頭不已，痛哭了一番。只見那拏棍的解役向帶刀的解役道：「我生平爲人，心上最慈良，不過你看他哭的這般哀憐，賜他個全屍首，着他個上吊罷，擗行李的繩子便可。」那帶刀的解役道：「那有這許多功夫，等他上吊。」說罷，便將刀抽出，向犯人面前大步走去，將刀舉起，却待斫下，猛聽的正殿房簷上，霹靂般大喝了一聲，聲落處，早見那拏棍的差役，嚇的從臺階上撞倒墻下。城璧湧身一跳，已到院中。那拏刀的解役，急向後倒退了幾步，急看時，見一紫面長鬚大漢，站在院中，也不知是神是鬼，硬着胆子問道：「你是甚些？你怎麼從房上下來？」城璧道：「光天化日之下，做的好事。」那解役聽的是人，便胆大起來道：「管你甚事，我是替朝廷家行法。」城璧道：「朝廷豈叫你在此行法麼？」那拏棍解役，見人問答，方扒起站在一邊。那犯人見房上跳下人來，與解役爭論，越發叩頭哀呼。城璧道：「解役你實說，吃了姓嚴的多少錢，敢在此做害人的事。」那解役大怒道：「老爺們吃了幾百萬錢，你便怎麼？不這樣多管閒事，定與這死囚是一路上人，上須饒你不得。」說罷，火沖沖舉刀，向城璧頭上砍來。城璧大笑，將身一側，左腳起處，刀已落地，旋用連環腿飛起右腳，響一聲，早中解役心窩，倒在地下。那拏棍解役，便往廟外跑，被城璧趕上，右手提着頸項，往後一丟，從廟門前直摔在廟內時臺墻下。復身倒那犯人面前，將手鏢一扭，即成兩半，又將繩索解脫。那犯人只是磕頭。城璧坐在東台墻下說道：「你不必如此可坐起來說話。」忽兒被摔倒的解役，掙命扒起，又想逃走。城璧喊了一聲，嚇的他戰兢兢，站在墻下，那裏還敢動移半步。城璧再將犯人細看，見他生的骨格清秀，笑問道：「你姓甚，麼何處人氏，今年多少歲了？因甚事充配於你？」那犯人大哭道：「小人姓董名璋，年十九歲，江西九江府人，我父叫董長策，做吏部文選司郎中，與嚴宰相是同鄉，只因我父親性情古執，見嚴嵩父子，欺君罔上，殺害忠良，他兒子嚴世蕃，較他父更惡，我父發狠，參了他十數本大罪案，聖上說我父誣罔大臣，革職一月，後吏科給事中姚燕，受嚴嵩指使，參我父大壞國家選政，擊交三法司會審，日用嚴行拷掠，煨煉成案，將我父斬決，家私抄沒入官，又將我發配金州，自遭此事，家奴逃散一空，惟有一家人董喜，相隨數日，後來被這兩個解役，打傷腳腿，不能同行，誰知今夜要在此地殺害，若非恩公老爺相救，小人早作

泉下人了！說罷，又叩頭大哭。城璧道：「公子不必大哭，待我處置了兩個狗屎的，再講。」站起來將那跌倒解役，提起看時，已死去了。又將那站着的解役，叫過來說道：「快將你身上衣服鞋襪，併死去的都與我脫剝個乾淨，再將你二人所有的盤費也盡數交獻，少遲延兩句話功夫，着你立成三段。」這解役那裏還敢說一句話，先將自己渾身衣服脫去，又將死解役脫剝乾淨，打開行李，取出四十多兩盤費，擺放在連城璧面前，然後赤條條的跪下，叩頭求饒。城璧也不理他，却去將他捆行李的索兒取來，在殿外棟上挽了個套兒，復下台階向解役道：「這是你留下的科條，賞賜公子全屍首，你就快去上弔。」那解役恨不得將頭撞破。城璧道：「我們還要走路，沒多的功夫等你。」解役見城璧難說，又與董公子磕響頭，口中參長參短，都亂行哀叫出來。城璧那裏聽他，先用左手將他兩隻手拏在一處，次用右手將他脖項用五指的握住，提他上了殿臺，將脖項向套兒內一放，把前後兩手鬆放，用腳將解役一踢，那解役便游蕩起來。起初手脚還能亂動，隨即喉內作聲，頃刻間卽辭人世。城璧走下殿階，董璋拜求名姓。城璧道：「此時交五鼓時分，無暇與公子細談，必須趕天明走出二十里內外才好。」急將解役衣服，揀長些的套在衣服外面，換了帽子，又把那口刀帶在腰間，銀兩揣在懷內。董璋也通身改換。城璧將發遣部文扯碎，大聲說道：「公子快隨我走。」董璋道：「恩公領我到那裏去？」城璧道：「離下此地再商酌。」董璋道：「我兩腿打傷，慢些走還可，疾走實是不能。」城璧笑道：「這有何難，我負背了你走。」董璋道：「這如何敢當？」城璧道：「患難之際，性命爲重，休多客套。快來快來。」兩手將董璋扶起，駝在背上，放開大步，出廟門向都中大路奔走。一氣走了十五六里，天色漸次將明，方纔歇下。董璋不安之至，又與城璧叩頭。城璧道：「公子你好多禮。」董璋復問城璧名姓。城璧將自己行爲，併冷于冰金不換新舊等事，略言大概。董璋方知道他是個俠客，倍加小心欽敬。城璧道：「公子江西斷去不得，不如且和我到都中，尋一清淨善地，避些時，再想去處何如。况都中人同山海，那個便能識得我？」董璋無奈，只得說道：「任憑恩公主裁。」說罷起身，董璋忍痛相隨。再說冷于冰自打發姜氏主僕赴成安，便架遁往鷄澤縣來，到金不換門首，詢知金不換與連城璧久已遭事去了。自忖道：「這二人叫我該從何處尋起，况我曾吩咐超塵逐電二鬼，送姜氏主僕後，到此處回覆我話，我焉能在此久等？」又想了一會道：「我初出家時，便去百花山，今何不且去一遊。」于是拈訣念咒，喝一聲土穀神到，片刻來了許多土穀神聽命。于水道：「有我屬下二鬼，差他去成安縣公幹，十五天以後，你等可晝夜輪流，在先時金不換家門首等候二鬼，若到，可說冷法師在京西百花山，着他們到那邊找尋我，莫誤。」隨即告知二鬼形像，駕遁去了。沒有四五天，二鬼便到趙家間，得了信息，如飛奔來正行間，遠見道旁樹下坐着三個人，內有一紫鬚長鬚大漢，公差打扮，和一少年公差說話。超塵向逐電道：「你看這大漢子，到像咱法師的朋友連城璧，待我問他

一聲。逐電道：「使不得，你我與他陰陽異路，况又無法師令旨，如何清天白日向人說起話來。」超塵道：「你說的是，去休去休。」原來城璧同董瑋走了一天，即遇着董喜，會在一處。這日剛過良鄉地界，三人正在樹下少歇，恰被這二鬼遇見。超塵逐電御風到百花山找尋了好半晌，經過了十數個大嶺，三十餘個大小峯頭，却在一小山莊，地名曰羊石虎，遇着于冰，交回神符，將姜氏主僕到成安的話，細說了一遍。于冰大悅，將二鬼着實獎譽。二鬼又將路遇連城璧的話稟知于冰大喜，問道：「你們估計程途，此時進京沒有？」二鬼道：「今日交午時分纔見他，此刻還未必到蘆溝橋。」于冰收了二鬼，即駕遁到蘆溝橋，跌坐等候。至日光落西，方看城璧同兩個人走來。于冰笑迎上去，高叫道：「連賢弟久違了。」城璧聞聲一看，阿呀了一聲，跑至于冰面前，磕頭便拜。于冰扶起，董瑋趕來問道：「此位可是舊交麼？」城璧歡喜的如獲至寶，笑說道：「這就是日日我和你說的那冷先生，就是我那結義至好友，就是泰安州救我的活神仙，你快過來叩頭。」董瑋即忙叩拜于冰，將董瑋一看，見他骨格清秀，眉目間另有一種英氣，與衆不同，知是大貴之相。董喜也來跑叩頭于冰，扶起，笑問城璧道：「此兄是誰？」城璧道：「是董公子，話甚長，必須個僻淨地方好說。」于冰道：「此地乃數省通衢，不如趕進城去，到店中再說。」四人走到二更時候，在章儀門外尋店住下。城璧將自己別後，並金不換董公子事細說了一遍。于冰向董瑋道：「公子只管放心，都交在冷某身上，將來定有極妥當地方安置。」董瑋叩謝。三人直說到天明，于冰道：「都中非停留之地，五嶽之中，惟泰山我未一遊，何不大家同去走走。」城璧道：「兄弟生長甯夏，北五省俱皆到過，只是未到京師，今既到此，還想要入城，瞻仰聖仰帝都甚繁華，大哥看使得使不得？」于冰答道：「這有什麼使得使不得，陪兄弟和公子一遊。」董瑋道：「晚生父親慘死，晝夜隱痛，誓不忍閒遊。」于冰道：「此係公子孝思，請在店中等我們罷！一早飯後，兩人更換衣服，城璧跟了于冰入城遊走。閒行到東華門後面，來了一頂大轎，馬上步下跟隨着許多人役。于冰站住，向轎內一看，不想是嚴世蕃世蕃也看見于冰，吩咐任轎。于冰拉城璧連忙迴避。只見轎前站下了四五個人，聽他吩咐，須臾坐轎去了。旋有八九個人趕到于冰面前問道：「先生可姓冷麼？」于冰道：「我姓于。又問城璧于冰道：「他是舍弟。」衆人道：「我們是中堂府內人，適纔是做工部侍郎嚴大人傳你去說話。」于冰向城璧道：「你先回店中去罷！」衆人道：「這長鬚大漢，我們老爺亦要他去。」于冰笑向城璧道：「我們同去走走。」兩人隨衆人到嚴嵩衙內。少刻一人從內出來，向于冰城璧將手一招，兩人跟了入去，到一大書院中。于冰看了看，是他初見嚴嵩的地方。須臾嚴世蕃從廳內緩步走出，向于冰舉手笑道：「冷先生真是久違了！」于冰正色道：「我不姓冷，世蕃大笑道：「先生休得如此，家大人想先生之才，至今時常稱頌。」于冰道：「先生錯認了，我實姓于，是陝西華陰人氏。」又指城璧道：「這是舍弟。」世蕃見不是冷不華，深

悔與他舉手，頃刻將滿面笑容，收拾了個乾淨，變成了一臉怒形，問道：「你二人有功名沒有？」于冰道：「我是秀才，舍弟是武舉。」世蕃又怒問于冰道：「你們在京中有何事？」于冰道：「因家道貧寒，在京要個戲法兒度日。」世蕃聽了，會要戲法兒，便有些笑容，向于冰道：「你此刻要一個我看。」于冰道：「我就要一個。」看了看東邊有個大魚缸，缸內有許多金魚。于冰將手一招，那缸內水隨手而起，有一丈高下，和缸口一般粗細，倒像一座冰塔，直立起來。又見那些五色金魚，或躍或伏，或上或下，在水內遊戲。世蕃大笑叫好，衆人亦稱道不絕。于冰又將手一覆，其水和魚仍歸缸內，地下無半點一痕。世蕃道：「此非戲法，乃真法也。可領他到外邊，少刻要用他們。」家人領于冰城壁，到班房內，須臾裏面發出幾付請帖來，待了半晌，見一頂大轎入門，是兵部侍郎陳大經，轉刻來了工部侍郎，兼通政司卿趙文華，太常寺出卿那懋卿，又一會兒棍頭，喝着長聲道子，直入大院内，後面一頂大轎，跟隨的人甚多，是都察院加宮保，兼吏部尚書夏邦謨，穿着蟒袍玉帶。嚴世蕃大開中門，迎接入去。于冰低聲向城壁道：「前來的，那幾個，是中等門下，後來的是上等門下，所以待的又分外體面些。」少頃，裏邊傳喚于冰和城壁入去，又不是頭前那個地方，見正面大廳上，東西兩邊，設擺着兩個花園屏，俱是墨筆勾剔出來的，屏內有許多粉粧玉瓊的婦女，正中一席，夏邦謨，左右是陳大經，趙文華，東席是那懋卿，西席嚴世蕃，下面家丁無數。于冰城壁走入風吹角上，便站住了。邦謨道：「這秀才便是會要戲法兒的人麼？」世蕃笑應道：「正是。」邦謨道：「這兩人儀表皆可觀，自然之美，也是可觀的了。」世蕃向于冰道：「各位大人皆在此，你可將上好的，頑幾個與衆大人過目。」于冰道：「容易。」見世蕃桌旁，站着十三四歲的小家人，于冰笑着道：「你來。」那娃子走至面前，于冰道：「你可將身上衣服盡行脫去，只留褲兒不脫，我頑個好戲法你看。」那娃子不肯脫，世蕃道：「你就脫了。」那娃子將衣服脫去，只穿一條褲子。于冰將他領到廳中間，在他頭上拍了兩下，說道：「你莫害怕。」那娃子被這兩拍，和木雕泥塑一般。于冰將他抱起，打了個顛頭，頭朝下，脚朝上，直挺挺的立在地下。衆官皆笑。趙文華道：「那將這娃子，倒立着，這娃子太吃苦了。」于冰道：「大人怕他吃苦麼？我就叫他受用去。」說着，將兩手放在那娃子兩脚上，用力一按，口中喝聲入，只見那娃子連頭和身子，已入在地內一半，只有兩脚在外。廳上廳下，沒一個不大驚小怪。夏邦謨站起來，大睜看兩眼，向衆官道：「此天皇氏至今未有之奇觀也。」衆官一齊應道：「真是神奇。」趙文華舉手向世蕃道：「我等同在京中仕宦，像這樣奇人，就到尊府，豈非大人和太師老大人福德所致麼？」那懋卿幫着說道：「正是，正是我輩實叨光受，福不淺。」世蕃大悅。陳大經問于冰道：「你是個秀才麼？」于冰道：「是。」又問道：「你是北方人麼？」于冰道：「是。」大經問罷，伸出兩個指頭，朝着于冰面上亂圈道：「你這秀才者，自古以來，有一無兩之秀才也，我們南方人，再不敢藐視北方人矣。」邦謨

道：「于秀才，你將這娃子塞入地內半截，已到一會，若將他弄死，豈不是戲傷人命？」于冰笑道：「大人挂心，我儘他去罷。」說罷，又將兩手在那子手一按說聲，說聲入，一直按入地內，踪影全無。廳上廳下大噓了一聲，內外男女無不說奇道異。文華道：「于秀才，這娃子是戲大人最喜愛之人，你今弄他到地內去，也須想個出來的法子。」于冰道：「現在大人面前，看我那裏再尋第二個。」文華道：「真是鬼話，我面前那裏有？」于冰用手一指道：「不在大人面前，就在大人背後。」衆人齊看，果見那娃子赤着身子，在文華椅子後站着。廳上廳下又復大噓了一聲，將那娃子細問和做夢一般，全不知曉。陳大經又伸着指頭亂圈道：「此必替換法也！吾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神乎技矣！」世蕃道：「于秀才，你可會請仙女不會？」于冰道：「請真仙女下降，與別的戲法不同，我係掌法之人，必須在這廳上，也與我一桌素酒席，方能請來。」世蕃道：「一桌飯食最易，你們還是坐着吃，站着吃。」于冰道：「世上那有站着吃酒席人，自然也是坐着。」世蕃道：「這斷使不得。」于冰道：「大人欲怕褻尊，這仙女就請不成。」邦諷道：「他二人係秀才武舉，就暫時坐坐何妨？」世蕃道：「既衆位大人依允，小弟自宜從權。」隨吩咐家人，在自己桌子下面放了一桌素酒席。于冰城壘也沒什麼讓讓，竟居然坐下。于冰見城壘食用已足，向衆家人道：「不拘紅黑筆硯，拏一塊來。」家人們立刻取到，于冰在東邊牆上空闊中畫了兩扇門，口中念念有詞，用手一指大喝道：「衆仙女不來更待何時？」只聽的門兒內吹吹打打，曲盡宮商，衆官看見，凝眸含笑等候。少時起一陣香風，覺得滿堂上都是芝蘭氣味，香起過處，門兒大開，從裏邊走出五個仙女來，那門兒仍舊關閉。但見：

「蘭麝芬馥環佩叮嚀，面如皎月爭輝，神將秋水同潔，眸光留處，總然佛祖也銷魂；笑語傳時，任爾金剛亦俛首。正是：冤旌朱蓋雖不見，冰肌玉骨却飛來。」

衆官一見，俱皆魂銷魄散，目蕩神移，那五個仙女，走到廳中間，深深的一拂，隨即歌的歌，舞的舞，婷婷袅袅，錦簇花團，端的有裂石亭雲之音，霓裳羽衣之妙，歌舞既畢，一齊站在于冰桌前，衆官嘖嘖讚美。惟陳大經兩個指頭和輪轉一般，歌舞久停，他還在那裏亂圈不已。于冰道：「我意欲煩衆仙女，敬衆大人一杯酒，可使得麼？」衆官亂嚷道：「只怕我們沒福消受。」于冰道：「到是大爽快。」世蕃道：「大碗更好。」衆家人將大碗取至，五個仙女，各捧了一碗酒分送。慌的衆官連忙立起，都說道：「有勞仙姑玉手，我輩惟有捨命一乾而已。如內中有量大的，量小的，無不如飛吃過。五個仙女又站在于冰桌前。于冰見夏邦諷已斜倒在桌上，口中流涎。陳大經趙文華已着酒興，酩酊搖動起來，惟嚴世蕃尚不會吃的一樣。于冰揀了一個第一妖豔的仙女，吩咐道：「你去敬嚴大人兩大碗。」那仙女斟滿瓊漿，到世蕃面前微笑道：「大人飲貧道這碗酒。」世蕃手忙腳亂，站起

來接去，一飲而盡。」又是第一杯奉上，世蕃向于冰道：「于先生，我要叫這位仙姑，陪我坐坐，你肯通融否？」于冰笑道：「最好不過。」世蕃大樂，急喚仙姑座在自己坐下，陳大經趙文華大讓道：「世上沒有個獨樂樂的。」于冰又吩咐衆仙女，去分陪吃酒。這幾個官兒，原都是酒色之徒，小人之尤，那裏還顧的大臣體統，手下人觀瞻，便是摟一個，我抱一個，混鬧了一堆。嚴世蕃那那仙女抱在膝上，于冰向城璧道：「我們可以去矣。」用手向各桌連指他幾指，只見五個仙女改變了五個容顏，衣服通爲時樣裝束。世蕃猛瞧見他第四房如君，坐在趙文華懷中。陳大經抱住他第十七最寵愛的美姬，着實不成眉眼。夏邦謨和鄒懋卿二人都醉倒，是他第九房和第十房陪坐。世蕃看見，不由的心肺俱裂，大吼了一聲。這一吼，纔將衆婦人驚醒，心上方得明白，也不曉得怎麼便倒在大庭廣衆之地，一個個羞的往屏後飛跑。那第十七房如君，也急得要跑去。陳大經緊緊抱住，那裏肯放，還要吃嘴，被婦人用力在面上打了一掌，打的鼻中出血，方纔奔脫。嚴世蕃低頭看他抱的仙女，原來是他五妹子，係嚴嵩第三房周氏所生，纔十五歲，還未受聘，果然有七八分人才，比嚴世蕃的老婆們都強幾倍。世蕃大沒趣味，連忙丟開了小姐，忽然心明，做女孩兒的心上，羞愧的要死，沒命的跑入屏後去了。世蕃喝令快拿妖人，衆人却待上前，于冰拉城璧跑至夏邦謨背後，將袍袖連擺了幾擺，衆家丁便眼花撩亂，認趙文華爲于冰，又認陳大經爲城璧，揪翻在地，踏扁紗帽，扯碎補袍，任意踢打。鄒懋卿醉中看見，急的亂喊道：「打錯了，打錯了。」于冰用手一指，衆家人又認他爲于冰，揪倒狠打。嚴世蕃看得明白，見于冰城璧端端正正站在夏邦謨椅後，沒一個人去打，反打了趙文華等，苦在心上，氣憤不過，喊罵衆家丁，又沒一個聽他，氣極了，親自來拏于冰，被城璧一拳，打得跌了四五步遠，一頭撞在桌角尖上，腦後觸了一窟，鮮血直流。于冰又將他袍袖連擺，衆家丁彼此亂打起來。于冰趁亂中拉了連城璧，出府去了。夏邦謨醉中驚醒，只當又變出什麼好戲法兒來，如此喧鬧，他也不睜眼，口裏還大贊道：「精絕妙絕。」正是

「狡兔藏三窟，獼猴戲六窗；神仙頑鬧筆，攜友避鋒鋦。」

第二十四回 埋骨骸巧遇生死友 設重險聊試道中人

詞曰：「兄骸尋覓存何處？古剎聊停住。至親好友喜相逢。此遇真奇遇，蟒蛇驚寵心猶懼。又被婦人聒絮，勸破色卽空。便是無情慾，可取門牆朝夕聚。」

話說于冰和城璧混出了相府，到西猪市口兒，方將劍訣一煞，這裏將訣咒鬆放，那裏衆人看他明白，都亂嚷打錯了，嚴世

著見陸文華眉青目腫，鄒懋嘲口歪眼斜，陳大經腸傷腰腿，自己胸前着了重傷，腦門後又控下一大窟，血流不止，惟夏邦謨分毫未損，只氣得咆哮如雷，向衆家丁道：「妖人已去，你等可分頭追趕，再傳太師爺鈞旨，着錦衣衛官速知會本京文武差軍，兵捕役按戶搜查，此係妖人，有關社稷，怠忽者定行參奏，再吩咐吏兵二部，寫二人年貌，行文天下，若從該地方經過，不盤查輕縱，一經發覺，與妖人同罪，衆家人分頭去了。這話不表，再說于冰和城璧疾走出彰儀門，到店中，董瑋迎着問道：城璧只是哈哈大笑，于冰道：「少刻即有人擒拿，你們快將鞋襪拉去，我好作用，大家走路。」城璧是經驗過的，連忙伸與兩腿，任于冰畫符，董瑋主僕亦各畫訖。城璧道：「我們今往何處去？」于冰道：「可全去泰安一行。」于是算還店賬，將刀也丟在店中，四人向東南奔走。城璧想起要戲法的事，便捧着大腹歡笑。董瑋問明緣故，也不由的笑起來，飲服于冰和神人一樣。只走了二天半，便到泰安地界。于冰向城璧道：「此地是你犯過大案件所在，雖有我不妨，何苦多事。」隨用手在城璧頭髮鬍鬚上，摸了幾下，頃刻變的鬚髮盡白。城璧看見有些不爽快。董瑋主僕，含笑不言。于冰道：「老弟不必作難，難了泰安交界，管保你鬚髮還要分外黑些。」城璧方說笑起來，四人邁過了泰安，便到山下，四人上山頂，周圍一望，見絕壁如屏，攢峯若劍，猿接臂而飲水，鳥傳音而入雲，奇石剝天，高柯負日。于冰道：「此境真碩人之考槃，神仙之窟宅也。」又回首指一座大廟，向城璧道：「此碧霞帝君宮闕，爲天下士女燒香祈福之所，我們就在此多留連幾日，最是賞心。」隨即走至廟中，和寺主說明，情寓遊覽之意，又送了四兩布施，寺主與了一間乾淨房屋。到晚間無人處，于冰叫出趙摩、孫電二鬼，吩咐道：「你兩個領我符籙一道，去湖廣、荊州府總兵官桂林、芳術長，打探河南、虞城縣秀才朱文煒，並他家人殷誠，投奔秀才林岱，看他那邊，相待厚薄如何？如或未到，可從四面路上迎去，務必訪知下落覆命。」二鬼去了。次日，于冰領城璧、董瑋在廟前廟後閒遊。這座泰山，也有好幾座大寺院，並有名勝之地，日同去遊覽。次後董瑋只在碧霞宮，惟城璧跟隨于冰山谷深處閒行。一日，城璧向于冰道：「弟自到泰山，即心懷隱病，每想起我哥哥慘死在那大盤嶺上，屍骸暴露，日抱不安，久欲向大哥前告假三四日，到那邊尋我掩埋，奈我哥哥生前，行止不端，誠恐大哥見惡，未敢言及，今欲到那邊走走，不知使使不得。」說罷，淚流盈眶，不勝悽楚。于冰道：「這是你極孝友念頭，理該早說，你既有埋葬令兄念頭，我即伴你一行，廟中吃用俱足，董公子也不用說知，我與你此刻即去。」城璧道：「這事如何敢勞動大哥同行？」于冰道：「不必世套。」兩人緩步行去。城璧回身遙指泰安城道：「此城即某月某日，某某等劫與反獄，救我哥哥地也。」又言離此山二三里，下面有一土坡，此與我某某等殺敗官兵處也。于冰一邊聽城璧敘說舊話，一邊行行止止，領略那高下峯嵐，泉石樹木的景趣。城璧無心觀玩，惟有步步吁嗟。每到一山村，便指說道：「此某某等搶奪牲畜飲食處也。」到了玉女

峯日已沉西，遠見那大石堂，又指說道：「此某某等三十餘人，晝夜圍殺，商酌救我哥哥處也。」二人到石堂內，于冰道：「此處便可寄宿。」城璧取出些麵餅饅首充飢，至三更後，月上山頭，于冰道：「趁此幽光，可以行矣。」二人出石堂，又走紆迴曲徑，巖岷危嶺，沿山留連賞玩，至交午時分，方看見大盤嶺，橫亘于層崖壁絕之內，城璧痛哭交流，指說道：「此處與某某等對敵官兵，我哥哥自刎處也。」城璧上至嶺頭，四上一望，見白楊秋草，遠近淒迷，碧水重山，高下如故，追想他哥哥回首遺言，併衆朋友拚命交鋒之事，倍加傷感，同于冰西下至半坡中，到他哥哥自刎處，仔細一看，見有幾根白骨，被狼虫拖的，此東彼西，辨不出孰是孰非。當是時，三人同自刎在一處，此時止剩有一個骷髏，城璧心膽俱裂，即朝着那幾段殘骨，連連叩頭，放聲大哭。于冰也不禁感嘆道：「人生世上，好結局歹結局，不過如此，任他富貴貧殘，老少男女，終爲枯骨而已。我承吾師恩惠，或可免骨化形消也。」于冰扶城璧起來，城璧又商量掩埋之法。于冰道：「你且下嶺去，容我裁處。」城璧下至半嶺，聽候作用。于冰在嶺頭，揀了塊平正地方，口誦咒語，喝聲本山土司速到，須臾土神聽命，于冰道：「掩埋骨殖，人皆有惻隱之心，煩于此處，率陰丁控一大坑，將嶺前嶺後骨殖兒，皆收放在裏面，用石土掩埋。」土神領命，傳齊屬下陰兵，頃刻收拾完妥，土神去了。于冰叫城璧上嶺驗看，殘骨俱皆揀尋干淨，又見嶺東邊起一大堆，于冰指向城璧道：「你令兄同你衆友，俱入此坎矣。」城璧連忙拜謝，在坎前痛哭叩別，兩人下嶺，仍回舊路。本日仍宿玉女峯石堂，次早于重山環繞之地，見半山腰有一座廟宇，約略不過兩層院落，城璧道：「大哥緩行幾步，我去那廟中吃碗水解渴。」于冰道：「我同你到廟中小歇。」兩人行至廟前，城璧叫門，裏面出來一小道童，開門讓二人入去，剛走到院中，又走出個道人來，兩上裏六隻眼，彼此一看，那道人先問于冰道：「尊駕可是冷先生諱于冰的麼？」于冰道：「這裏纔要相認，城璧搶行一步，拉住那道人問道：「你不是我表弟金不換麼？」那道人樂的打跌道：「不是我，是誰？」三人俱皆大笑。不換道：「我做夢也想不到二位在此地相會。」一手拉了于冰，一手拉了城璧，讓入東房內，彼此叩拜，就坐。不換道：「冷先生一別三年有餘，容色如舊，怎麼二表兄幾月不見，便鬢髮盡白，到這步田地，我都不敢冒昧想認。」城璧笑道：「自有黑的日子，你且說怎生到此，便出了家？」不換道：「一言難盡。」便將城璧那晚上去後，如何吃官司，如何蒙知府開脫，如何棄賣田產，如何在山西招親，費銀叁百兩，挨了個四十板子，幾乎打死，城璧笑了笑，又說到救沈練之子沈襄，並分銀的話。于冰連連點頭道：「此盛德之事，做得很好。」城璧道：「我口渴的很，若無茶，涼水也罷。」金不換連忙着小道童燒茶。城璧又道：「你怎麼跑到此處出家？」不換道：「我屢次考驗自己，「妻才子祿」四字，實與我無緣，若再不思回頭，必遭意外橫禍，不如學了二位，或可多活幾年，打算着冷先生雲來霧去，今生斷遇不着，或與表兄相逢，亦是快事，豈期今日還得見面。」說着流出眼淚。

來，又道：「我自與沈公別後，原要去西湖見世面，路過泰安州，聞此山內有許多名勝所在，因此入山遊走，客居在白雲嶺玉皇廟中，不意生起病來，承廟中老道士晝夜照拂，纔保住性命。我一則感他情義，二則看破世情，送了他二十兩銀子，拜他爲師。此處關帝廟，也是他的香火，他保我和這小道童居守，這便是我出家的原由。」于冰笑道：「你兩個於患難中一家救了一個公子，真是難表兄弟矣。」說話間，小童送出茶來。城璧道：「苦海汪洋，回頭是岸，老弟此舉極高，你與我大哥原是舊識，今又出家，即成一體，嗣後不必稱呼冷先生，也學我叫大哥爲是，快過來與大哥叩拜。」于冰連忙止住道：「我輩道義相交，何在稱呼叩拜？」城璧道：「大哥若不受他叩拜，是鄙薄他了。」不換即忙叩下頭去，于冰只得相還就坐。不換去後院，收拾出素飯來，又配了兩盤子核桃仁，請于冰過口飯，畢道：「重點上燈來。」城璧方細說自己別後話。又道：「假如我日間不口渴，便要走去，豈不當面錯過，可見我輩會合，俱是定數，就在此多住些時，也和碧霞宮一樣，只是董公子主僕，尚在那邊懸望，老表弟須索與我們同行。」不換道：「這何須二哥吩咐，但深山中安可令道童獨守，就是玉皇廟老道人，我須親去與他說明，我不過後日間，定到碧霞宮了。」于冰道：「看你這光景，是決意要隨我們，但我們出家，與世俗僧道不同，我們出家，須將『酒色財氣』四字，看同死灰一般，忍飢受寒，自不必說，每遇要緊關頭，將性命視同草芥，若處處怕死貪生，便不是道中人了。與其到後來被我打破，將你棄去，不如此時不與你同事爲妙。」金不換道：「人若沒個榜樣擺在前面，自己一人去做，或者還有疑慮，當日大哥若不是捨死忘生，焉能有今日道果。我如各只學定不要命三個字做去，將來有成無成，聽我的福緣便了。」于冰道：「人只怕於『酒色財氣』四字，把持不住，你適纔說不要命二字，就是修仙第一妙訣，一個人既連命都不要，那酒色財氣，皆身外之物，他從何處搖動起？我明日同連二弟，先行在碧霞宮等你，你須定于後日午間要到，若是過了時刻，便說你失信於我，你須記清楚。」不換連聲答應，三人坐談了一夜。次日，又吃了早飯，不換送出廟來。于冰同城璧走二十餘里，見一處山勢，甚是險惡，林木長的高高下下，遍落溝壑，四圍都是重崖絕壁，上有一條攀道可行，于冰暗誦霜文，向山岔內用手一指，又向攀道上指了兩指，復走了二里多地，見路旁有一大松樹，形同金蓋，隨於松根上畫符一道，又拘來一個蒼白狐狸，默默的說了幾句話，那狐狸點首去了。城璧問道：「適纔次作兩用，是怎麼？」于冰笑而不言。走至對面嶺上，于冰又揀了兩塊大石，也就畫符一道，然後下嶺。城璧忍不住又問，于冰笑道：「金不換我前後，只見過他兩次，也看不出他爲人，止是你投奔他時，他竟毫無推却，後被他女人出首到官，他又敢放你逃走，這要算他有點胆氣，途間遇着沈襄，他竟肯將三百多銀子，分一半與他，一個種田的人，有此義舉，也是極難得的了。然此二節，不過做的可取而已，世風雖說涼薄，像他這樣人，普天下也還尋得出一個兩個來，細看他眉目間，

不是個有悟性人，日後入道頗難，若心上再不純篤，越發無望。理合試他一試，看他要命不要命。」便將如何試他法子，說了一遍。城壘聽了，心上甚是替他愁苦。不言兩人回碧霞宮，與董端詳說埋葬骨殖等語。再說金不換將廟中所有大小物件，開了個清單，和小道童說明去意，別了道童，已是申刻時分。他山路難行，強行了三十來里，估計日色要將落的時候，正走近了數步，仔細一看，原來是條大蟒。不由的毛骨悚然，又走間，猛見攀道上，推着有兩間房大的一物，有丈餘高，青黑色，細看似有鱗甲在上面，不換甚是驚訝，欲要回去，已與于冰有約，失時便為失信者，他將來看不起，欲別尋道路。兩旁皆岑崖絕壁，無路可行，偏這齋質又端端正正圍屈在攀道中間，心上大是作難。少刻見那蟒似乎動了兩動，心上便怕起來，四面一望，天色比前又暗了，心上越發着急，猛想起先時與于冰說的話，有不要命三字，便自己冷笑道：「生死各有定數，若不是他口中食物，此時也遇不着他，若是怕傷了性命，做個失信人，不但不得跟隨，姓冷的連玉皇廟也不必出家，還了俗，豈不是正務？」有此一想，便胆大了兩分，大踏步直向大蟒身邊走來，相隔不過四五步，猛見那蟒陡將腦袋直立起來，有七八尺高，又將長眼展開，甚是雄偉，只見那蟒張着血淋淋大口，向不換吞來。不換忍不住呵呀了一聲，連忙向一山門內一躲，誰想一腳踏空，滾下崖去，被幾株樹根架住，不至滾到山底，頭臉身手，擦破了好幾處，扒起來，定性片時，向崖下一望，約有四五丈深，又見兩三步中，有株極高大的核桃樹，於是半扒半走，挨到樹前，攀踏了上去，止上了二丈餘高，便看見那大蟒，將一塊房大的石頭纏繞住，張着口在石下來回尋覓，急將身軀隱藏在樹枝重疊之內，只見那蟒，又回着頭，折着崖一段一段，將所攀大石次第放開，然後展開長軀，天天矯矯，向攀道行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將大石看了看，方奮力一擲，投南邊山灣入深洞中去了。不換在樹上看得明白，心裏道：「這一滾兒滾的妙，若不是失脚，此時早在他腹中，不知成怎麼個苦况。」又待一會，方敢下樹，再看天色，已是黃昏時候。此時進退兩難，惟有向前路急走。約行二三里，見路旁有一間房兒，連忙推門入去，裏面寂無一人，炕上倒有舊布被一件，地下還放着些盆碗等類。不換道：「這是有人居住的，所在莫管他，且喘息片刻壓驚。」隨即打火照看，見地下有燈臺，點了燈，將門兒頂好，却待要取被子睡覺，聽的門外說道：「是誰在我屋內，還不快開門。」不換道：「屋主人來了。」連忙跳下地來，將門兒開放，門外走入個年少婦人，手提着個小布袋兒，雖是村姑野婦，到生的極俊巧人才，那婦人入得門來，將不換一看，也不驚惶，問道：「你這道人是從何時到我屋內？」不換將遇蟒逃生事，詳說與他，那婦人聽罷，粉面上落下淚來，道：「我丈夫日前打柴，也是與那蟒相遇，也被他傷了性命，客人是有福的，便逃的出來了。」不換道：「原來如此，老嫂適從何來？」婦人道：「丈夫死了，連日柴米俱無，我又無父母兄弟，今早到表舅家借米，懇求到日落時候，方與我半袋粗米，此身將來靠着那個。」說着，淚痕亂落。不換道：「老

嫂若住在平川，便可與富戶做點生活度日，這深山中不但度日，便是男子也獨自過不來，我不怕得罪老嫂，何不前行一步。」婦人道：「我也久有此意，只是婦人家難將此話告人。」說罷，做出許人嬌羞態度，好半晌，又說道：「似我這樣孤身無倚，客人若有個地方安頓我，我雖然醜陋，却不是懶惰人，還可以與客人做點小生活，不知客人肯不肯？」不換道：「我不是做道士，有什麼不肯？」婦人微笑道：「你止用將道依道冠脫去，便說不是道人了。」不換道：「我與其今日做俗人，昔日那做道士，怎麼？我四海為家，也沒安放老嫂地方。」婦人聽了，便將面孔放下，怒說道：「你既然願做道士，就該在廟守着，你那些天君門，三更時分，到我婦人房內做什麼？你就快與我出去，喂大蟒去。」不換道：「便喂了大蟒，也是我命該如此，我就出去。」跳下地來，却待要走，被婦人從背後用手築衣領揪住一丟，不換便倒在炕上，扒掙起來，心裏作念道：「不想山中婦人，這般力大，虧他還起個姻緣念頭，若是個粗蠢婦人，我穩被他摔死了。」婦人又道：「你不必心中胡打算，你怎麼清白，但你此時在我房內，我一世也不得清白了。」說着，便將被子展放，向不換道：「你還等我與你脫衣服麼？」不換道：「我到不意料你們山中婦人，是這般爽直，毫不客套，怪不得獨自住在此地，原來是等野筆兒的。」說罷，又跳下地來。婦人大怒道：「你敢走麼？你道我摔不死你麼？」不換道：「完了。」又見婦人神色俱厲，心有些怕他，沒奈何復坐在炕上，兩人各不說話。好一會，婦人換做滿面笑容，到不換身邊，放出無限的媚態，柔情艷語，百般打趣。不換初起堅忍，次後慾火如焚，每到得不能自主處，便用手在自己臉上狠打，打後便覺淫心少歇，婦人見他自打，却也不阻撓他。過一會，又來纏擾，一夜何止七八次，直鬧到天明。婦人將不換推出門去，不換如脫籠飛鳥一般，向前面嶺上直奔待走。到嶺下一抬頭，見嶺頭有兩隻虎，或起或臥，或這繞着攀道跳躍。不換道：「怎麼這條路上，與先大不同，蟒也有了，虎也多了。」在嶺下等了一個時辰，兩虎沒一個肯去，再看日色已在辰時左邊，又想道：「日前冷大哥言修行，每到要緊關頭，視性命如草芥，我今午若不到碧霞宮，冷大哥未必怎麼怪我，只是初次跟他學道，便先失信于他，且我自己說過不要命的話，等這虎到幾時，吃便隨他吃去。」想罷，放開胆子，一步步硬上嶺來，也不看那二虎的舉動，只低了頭自走，及至走到嶺上，四下一望，那兩隻虎不知那裏去了。不換心喜之至，下了嶺到碧霞宮時，日已午錯。城壘正在廟外張望，見不換走來大喜。不換道：「昨晚今早，幾乎與二哥不得想見。」兩人入廟，同到客房。于冰滿面笑容，迎着不換道：「着實難為老弟了，好好。」不換心內驚訝道：「難道他已知我遇蟒遇虎等事了？」于是和董公子大家禮拜，就坐。城壘道：「怎麼此刻纔來？」不換將途間所遇，詳細訴說。城壘笑道：「你這一說，我更明白了，你昨日遇的那蟒，却是真蟒，遇的婦人……」說到此，于冰以目示意。城壘不敢說了，不換又向城壘道：「我是和你說頑話。」自此三人日日游覽，也有與董琦同去的時

候。于冰又着城壁，傳與不換導引呼吸之術。于冰只因心懸朱文煒主僕，二鬼尙未回來，只得在泰山等候回音。正是：
 「埋兄同返煙霞路，古刹欣逢舊日人。設險中途皆解脫，喜他併命入仙津。」

第二十五回 會盟兄喜從新官任 入賊巢羞見被劫妻

詞曰：「顛沛流離遠來，欣會知心友；惡兄悔過不願終禽獸。誤入樊籠，幸遇妻相救；羞顏自倚門，回首猶把秋波溜。」

再說李文煒段誠，得了于冰助銀，本日搭船起身，走了十月光景，到了荊州。在總兵衙門左邊，尋了個店房歇下。到次日早間，問店主人林鎮臺有個姪子，是去年九月間從四川來的，叫林岱，你們可知道有了沒有？店主人道：「去年九月間，果然有大人家眷到來的，我們又聽的兵丁們說是大人的公子，並沒聽的是姪子，如今衙門內大小事務，俱係公子管理，最是明白寬厚。自從他來，把林大人的聲名氣質，都變化好了，也不曉得他的諱是什麼？」文煒道：「這一定是林岱無疑了。」一路還剩，下有三十四兩銀子，彼時四月天氣，主僕買了兩件單衣，穿在外面，又換了新鞋新帽，寫了個手本，一個全帖，走到轅門首，問兵丁們道：「裏面可有個林諱岱的麼？」兵丁道：「此係我公子名諱，你問怎麼？」文煒將手本全帖，交與兵丁道：「煩你代我通稟一聲。」兵丁們見他衣服，雖然平常，光景像個有來頭的。走去通知巡捕官，巡捕看了手本，又見全帖上，寫着同盟弟朱文煒，連忙叫請入官廳上坐，隨即傳稟人去。少刻吩咐出來開門，慌的大小武弁，跑亂不迭。不多時開放中門，請朱文煒入去。請見文煒，忙從角門入去，遠遠見林岱如飛的跑來，大叫道：「老恩弟，真叫人想殺，家父在大堂口時候。」又向段誠慰勞了幾句。文煒見林岱衣冠齊整，相貌也與前大不相同，急急的從引路道傍行走。只見總鎮林桂芳，鬚髮蒼白，站在堂口上，高聲向文煒道：「我們日日思念你，不想你竟來了。」文煒強行了幾步，先跪下請安。桂芳連忙扶起道：「你這個秀才，論理不該開中門接你，我爲你是個義氣人，又于小兒有大恩，所以在如此待你。」說罷，拉了文煒手，到了內堂，行禮坐下。文煒道：「生員一介寒儒，蹇遭手足之變，與公子有一面交識，今日窮途投奔臺下，承大人優禮相加，使生員惶恐無地。」桂芳道：「你這話，說的太斯文，稱呼也不是你，既與小兒結拜了弟兄，你就該叫我老伯，我叫你賢姪就是了。」文煒道：「樗櫟庸材，何敢仰攀山斗。」桂芳道：「這還是秀才們的酸話，日後不可斯文，我嫌不好聽。」林岱道：「家父性情最重，老弟不必過謙。」文煒道：「老伯吩咐，小姪今後再不說斯文話。」桂芳道：「這話纔算親熱了。」文煒又向林岱道：「自與哥哥別後，真是艱苦萬狀。」桂芳道：「你兩個說話的日子長着呢！此刻却不必說，吃酒飯後再說，叫廚子快收拾飯。」又向林岱道：「你看他主僕的衣服，和你夫妻來的時衣服，

也差不多，快尋幾件衣服來換換。」林岱吩咐家人們道：「我的衣服，朱爺穿太長大，說與裏面，把老爺的衣服，拿幾件來。」桂芳又指着段誠道：「這段家人的衣服，你們也與他換了，明日一早傳幾個裁縫來，與他主僕連夜趕做。」說罷，又向衆家人道：「聽見了麼？」衆家人連聲答應。少刻，嚴氏請文煒入去相見。桂芳道：「還早哩，等我說完了話，你們再相見罷。」文煒道：「老伯高壽？」桂芳道：「六十三了。」我只是不服老，如今還可扯十二個力的弓，還敢騎有性氣的馬，每頓吃四五碗飯，晚間還吃十來個點心，纔睡的着。」文煒又道：「還沒有拜見老伯母。」桂芳道：「他死了三十四年了，如今房中有幾個小女人服伺我，我倒也不冷落。你今年多少歲了？」文煒道：「二十四歲了。」桂芳道：「還是小娃子哩。」又道：「內外大小事件，我都交於你哥哥辦理，把那娃子每日裏，也忙壞了，你來的正好，可以相幫他。」文煒道：「衙門中文稿書啓，以及奏疏，請得幾位幕友。」桂芳道：「還說得起請幾個，前幾年又個張先生，是北直隸人，與我脾胃甚相投合，可惜就死了。昨年又請了個吳先生，是江南人，他最懶於辦公事，終日家咬文嚼字，每夜念誦到三四更鼓，他還要想中會，我也最懶於見他，嫌他之乎者也的厭惡，他背間常和人談論，說我是一字不識的武夫。我背間拿他做的書札文稿請教人，有好幾個說他不認道。如經有了你，我打發了他罷。」文煒道：「小娃一無所論，或者此人是個真才子，老伯亦不可輕言去舍。」桂芳道：「你這話，當我眼中沒見個才子麼？昔日在襄陽參將任內，會着王諱鯨的，年幾與你彷彿，沒一日不吃酒唱歌，下棋笑談，提起筆來，千言立就，我也不知他好不好，但沒一個不說他是大學問人，不想真才子用的都是心頭眼裏的功夫，不在嘴裏用功夫，那裏像這些酸丁，日日把本書明念到夜，夜念到明，也是管東家喜怒哀樂，一味家幹他的事，你要煩他動動紙筆，不但詩詞歌賦，他弄不來，連明白通妥一封書啓，一叩裏帖，也做不到中節目處。若說他不用心，他打了稿兒，左改右改，鑄改着就與我弄出亂兒子。那王鯨自中一甲第二名後，知今現做翰林院侍讀學士，算來不過八九年，那裏像這些捨上命，吆喝詩文的怪物，只問他吆喝的學問，在那裏功名在那裏。」回頭向林岱道：「明日着人通與他個信兒，叫他辭了罷。」家人們請文煒更換衣服。文煒到書房中，換了衣服靴帽，出來與桂芳拜謝。桂芳笑道：「我只嫌秀才們太禮多。」須臾酒食停妥，桂芳向文煒舉手道：「你弟兄兩個對面坐，我就僱了罷。」也不謙讓，坐了對面，斟酒後，拏來四個大盤，兩個大碗，逼着叫文煒吃了三大碗酒，便嚷着要飯吃。頃刻吃完，三人到書房內吃茶。桂芳道：「飯已經吃了，你快說你四川的事我聽。」文煒就將到四川省親的事說起。桂芳道：「這話你不用說，我知道你只從贛回你的嫂子說罷。」文煒從贛了銀子回廟中，如何被我哥哥打了三四次，如何分家，如何請人代懇，如何趕出廟外，另住。桂芳聽了，惱的鬚眉倒豎，就有個要發作的意思，只爲是文煒的胞兄，只得忍耐。又聽的拋棄父屍，不別而去，不由的勃然大怒，將手在腿

上一拍道：「這個忘八爺的，就該斬頭示衆。」林岱連忙提道：「這人是朱兄弟的胞兄哩！」桂芳道：「你當我不知道麼？我有日遇着這狗畜的，定打他子稀爛。」文煒又說道：「被崇寧縣逐出境外，自己已和段誠日夕討飯。」桂芳聽了，惘然林岱亦爲下淚。後說到冷于冰畫符治病，幫助銀兩，方得匍匐到此。桂芳拍手大笑道：「世上原有好人，異日會着這冷先生，定將他當長者的敬他。」又指着文煒向林岱道：「不但他在你兩口兒身上，有恩惠，便是路上苦到這步田地，我們心上也過不去，等他歇息了半月，與他打湊一千兩銀子，先着他回去，看望家眷；他若願意再到我們衙門裏更妙，不願意也罷了。」家人們來擎上酒來，三人坐談了半夜，桂芳纔入去。林岱同文煒夜床話舊。次日見了嚴氏，備道原由。嚴氏更爲傷感，自此飲食衣服，總如親兄弟一般看待。過了兩三天，文煒向林岱哭訴隱情，恐怕他哥哥文魁，逐離妻子，祇求向桂芳說項，並不敢求助多金，只用三五兩回得了家鄉，就罷了。林岱道：「老弟之苦，即我之苦，家父尙要贈千金，愚兄嫂無人氣，銀子到都現成，只是家父心性過急，老弟去的太速，未免失他敬愛之心。况他已有早打發你的說話，容愚兄遇便代爲陳情。老弟主僕二人，受令兄凌虐，幾至到死，弟婦梵梵弱女，何堪聽其荼毒，不但老弟日夕懸結，即愚兄嫂亦時刻眉皺，再過數日，定保老弟起行。」又過了三四天，家人報到朝命下，林桂芳擺設香案接旨。原來是調補河南懷慶府總兵，荊州總兵係本鎮副將加隆補授。文煒聽之大喜，隨即出來拜賀。桂芳道：「隨處皆臣子効力之地，只是我離的家鄉遠，你到靠爲家鄉近了。」吩咐林岱同文煒辦理交代各項，這話按下不表。且說朱文魁日日盼望山東，聞解喬武舉的信息，過了七八天，文書到來，那青州府遍查，並無喬武舉的信息，過了幾日，仇無可報，大哭了一場，與李必壽家夫婦，留了十兩銀子，祭定主意，去四川尋訪兄弟。僱了好幾天牲口，不是三兩個，就是六七個，沒有個單行的牲口，同人合夥，他總嫌貴。一日尋着個價錢最賤的牲口，脚戶叫周魁，帶了三百多兩銀子，同周魁起身。一路上說起家中被劫事件，並訪不着喬武舉下落等語。這脚夫聽了心中大喜，不想他是師尙詔手下的小賊，凡河南一省，士農工商推車趕脚，担肩乞巧之類，內中就有他的羽翼，別處府分這少些，惟歸德一府最多。這脚戶見他行李沉重，又是孤身，久有下手之意，只是地方不便，那有真心和他到四川去。今因他說起擊不住喬武舉，那晚揀奪時，此人即在內。隨向文魁說笑道：「不可惜此話，說遲了兩天，走多了百十餘里，瞎路。」文魁道：「這是怎麼話？」脚戶道：「你若去四川尋兄弟，我就夢不着；若說尋這喬武舉，真是手到擒來。」文魁道：「你認得麼？」脚戶道：「我豈但認得他，連他的窩巢也知道。歸德府東夏邑縣，有個富安莊兒，我們長在一處住，那邊也有六七百人家。這喬武舉日日開場窩賭，把一個家兄被他引誘的輸了好些銀錢，我正無出氣處，不意料他會做明火劫財強盜們的事業，真是大奇大奇！他這月前還娶了妾來家，說是費了好幾百銀子。」文魁問道：「你可見過他？」

這妾沒有？」脚戶道：「那日要來時，我們都看見他，在門前下轎，倒好個人才兒。」文魁道：「是怎麼個人才？」脚戶道：「長挑身子，白淨瓜子面皮，臉上有幾個微麻子，絕好的一雙小脚，年紀不過二十上下，穿着寶藍綢襖兒，外罩着白布廠兒，白素紬裙子。」文魁連連頓足道：「是是！」脚戶道：「是什麼？」文魁道：「咳，就是我的老婆，被也搶了去了！」脚戶也連頓足道：「咳，可惜那樣個俊俏堂客，這幾天被喬武舉揉擦壞了。」文魁皺着眉頭又問道：「這喬武舉是怎麼個樣子？」脚戶道：「是個極高大身軀，眼晴有二十七八歲，眉臉上帶些凶狼氣。」文魁道：「越發是了，不知他這個武舉，是真是假？」脚戶道：「怎麼不真，當安莊兒上，還算他有錢有勢的紳衿哩！」文魁聽罷，只急的抓耳撓腮道：「你快同我回去，稟報文武官拿賊。我自多多的謝你。」脚戶道：「不是這樣說，事要往穩裏做，天下相同的人甚多，你驟然稟報了官，萬一不是他，這誣良爲盜的罪，你到有限，我却難說。就是官府從輕施放了，我喬武舉也斷斷不饒我。」文魁道：「地方和他功名俱相同也罷了，那有個面貌並身上衣服處處皆同，不是喬武舉和我家女人是那個，快快的同我去來。」脚戶道：「只因你性情太急，好做人不做的事兒，家裏就弄出奇巧典故來，現吃着這般大虧，不想還是這樣冒失。」文魁道：「依你便怎麼？」脚戶道：「依我的主意，你同我先到那邊看看，若不是強盜，除脚價之外，你送我三兩銀子，這往返也是幾天路程，若果是強盜，你送我二十兩，我纔去哩！」文魁道：「就再多些，我也願意，只是這喬賊利害，到其間反亂起來，不是我被他打壞，就是你逃跑了。況他是開賭場人家，手下豈沒幾個硬漢子，且我素來未過，門上人不叫我入去。」脚戶道：「他家日夜大開着門賭錢，那一個個人不去，你要是認真他是大盜，同場的人就要拿他，六七百人人家地方，你道沒王法麼？何況又有我幫着你，你只到富安莊兒問問，那一個不服我，和家兄的拳棒，那一個不叫一聲周大哥？」文魁聽了這許多說話，「我就和你去，正是此事全要藉仗於你。」那脚夫拍着大胸脯道：「都交在我身上。」兩人說明，同回夏邑縣，到了一處村落，果然有四五百人家，走入街頭，文魁道：「我這行李該放何處？」脚戶道：「我同你寄放人家鋪子裏，要緊的東西，你帶在身上。」文魁道：「也罷了。」隨即寄放了行李，並脚戶牲口，身上帶了銀子，跟脚戶走到一家門首，見院中坐着幾個婦人，不敢入去。脚戶道：「有我領着，還怕什麼？」從這一家入去，灣灣曲曲，都是人家，有許多門戶，文魁有些心跳起來，要回去。脚戶道：「幾步兒就是了，回去怎麼？」又走了一處院落，方看見一座大門，四面都是小房子，圍着，內中出入的人甚多，到也沒人問他。脚戶道：「這就是了，快跟我來。」文魁道：「我心上好害怕呀！」脚戶道：「賭錢的出入不斷，人都不害怕，只你就害怕了！」文魁不敢入去，脚夫拉他進二門內，見房子院子越發大了，有幾個人走過來問道：「這小廝身上有多少？」脚戶笑道：「大約有三百兩上下。」那幾個人便將文魁捉拿。文魁喊叫起來，衆人道：「這個地方，殺一

萬人也沒人管，「猛聽的一人說道：『總管吩咐，看將這個人幫入去哩！』衆人把文魁擲入第四層大廳內，見正面房上坐着一人，正是喬武舉，兩傍帶刀劍的無數，衆人着他跪下。文魁只得跪在下面。只見喬武舉道：『這不是柏葉村那姓朱的麼？你來此做什么事？』文魁那裏敢說是拏他，只得說是尋訪妻子。喬大雄問道：『他身有多少？』只見那腳戶跪下稟道：『大約有三百上下。』大雄道：『取上來。』衆人從文魁身上搜出。大雄吩咐着管庫的，按三七分與那腳戶。又向文魁道：『你老婆我收用了，到還是個伶牙俐齒的女人，我心上着實的愛他，把他立了第三位夫人，前日你說他的脚是有講究的，果然包的好，也算你痴心尋他一番，你見你，你就死去也放心。』吩咐請三夫人來，閑人退去，左右只留下七八個人，不多時，殷氏出來，打扮的花明柳媚，極豔麗的衣裙，看見文魁，滿面通紅。文魁此時及羞又氣，不好擡頭。喬大雄讓殷氏坐。殷氏見文魁在下面跪着，未免十數年的好夫妻，哭亦不敢，笑亦不忍，只得勉強坐在桌邊。大雄問文魁道：『你看見了麼？』文魁含愧應道：『看見了。』大雄吩咐左右道：『收拾了去。』大凡賊殺人，謂之收拾。殷氏忍不住求情道：『乞將軍留他一條生命，也算他遠來一場。』說罷，有些欲哭不敢的光景。大雄笑道：『你到底還是舊情不斷，但此人放他回去，必壞我們的大事，留在此地，與你又有些嫌疑，也罷，着他到後面廚房內，與孩兒們燒火效力去罷。』文魁此時欲苟全性命，只得隨衆人去了。正是：

「一逢知己一逢妻，同是相逢際遇非；乃弟款留賓客位，劣兄縮頸做烏龜。」

第二十六回 聞叛逆于冰隨征旅 論戰守文煒說軍機

詞曰：「土雨紛紛，征塵冉冉，凝歸德百行人遠；飢鳥啄樹葉離枝，野鬼吹燐火接電。木偶軍門，才思短淺，書生抵掌談攻戰；奇謀三獻勝孫吳，凱歌方遶男兒願。」

且說林總鎮將各項交代清楚，擇了吉日起身。朱文煒歡歡喜喜跟隨赴任。過了幾天，見諸事已畢，便着林偈替他陳說要回虞城，探望家鄉。林總鎮聽了，當即應允，並着林偈帶了一千兩銀子，同他一走，仍囑咐他急速回來辦事。文煒隨即起身，一日到了虞城，訪知妻嫂被劫，兄長無存，把一個好好的人家，弄的家破人亡，不禁呼天搶地，痛不欲生，幸虧林偈痛勸了幾回，文煒此時生又無處，死亦無益，只得仍同回虞城來，苟延日月。且說于冰在碧霞宮，又傳與城壁，凝神煉氣，口訣過了幾日，二鬼回來，詳言先到荊州，不意林桂芳已赴懷慶，總兵官已換了姓任的，小鬼等趕至新任，始查知朱文煒段誠回家，願末隨，即詳述了一番。于冰收了二鬼，心下想道：『姜氏年青，我兒亦在少年，異姓男女，安可久住一處，設或彼此有一念悖謬，不惟陰功不積，且與

子孫留一番淫報。今林岱父子，相待文煒甚厚，將來必幫助他銀兩，叫他另立家業，不如我去與他說知原由，着文煒到我家，搬取家眷，豈不完全了一節心事。」隨到房內，向誠璧等說知，駕了遁光，已至懷慶府城外。入城到總兵衙門前，着人請文煒同段誠出來，到衙門東首一座關帝廟內相見。主僕一見于冰，就磕了一頓頭。于冰隨將路救姜氏，到成安自己家中，留住一節，詳細說知。一則安你主僕身心，二則說與你知道，速去到寒家，搬取尊夫人回鄉，另立家業方好。說畢，主僕二人歡喜欲狂，扒在地下，一上一下的，又磕頭。于冰扶起文煒，出了廟門來就走。主僕苦留不住，只得目送于冰而去。方回衙門入書房來，見桂芳林岱俱在。文煒喜絕，便將適纔見冷于冰如何長短，說了一番。桂芳大嚷道：「這是真奇人，真聖賢中人，你爲何不請他入來，我見一見，逼着文煒林岱快快與我趕回。」于冰剛走到東嶽盡頭處，只見幾個兵丁同文煒等跑來大叫道：「冷老先生，請留步。」于冰回頭看見，是文煒和一個雄偉大漢同來，見他生的虎頭燕頤，猿臂熊腰，神采凜凜，像個國家棟樑之器，問知即係林岱。後來被他再四跪請，只得仍同回關帝廟內。少刻聽的喝道鳴鑼，兵丁等入來說道：「我們大人來了。」須臾，聽的門外叫道：「冷先生在那裏？」于冰只得迎將出去。林桂芳看見，緊跑了幾步，拉住于冰的手大笑道：「先生固然是清高人，也不該這樣鄙薄我們武夫。若非小兒輩趕回，此刻已到安南國交界。」于冰道：「生員山野性成，村俗之態，實不敢投刺轅門。」桂芳大嚷道：「你爲何這樣稱呼？這是以老匹夫待我了。日後總要休我兄弟的方可。」兩人攜手入內，桂芳先叩頭下去。于冰亦叩頭相還，兩人坐下。林岱文煒下面相陪。桂芳道：「朱相公時刻說老長兄所行的事，小弟聽了，心肝肺腑上，都是敬服的，方纔又說起他媳婦，承老長兄幾千里路安頓他，這是何等的熱腸，且能未動先知，真正叫人愛極怕極。」于冰道：「這皆是朱兄過爲譽揚，冷某實無一能。」桂芳道：「你也不必過謙，我今年六十多歲了，心上還想要再活一二十年，可到我衙門中住幾天，將修養的道理傳與我，我纔放你去哩。」于冰說：「冷某賦性愚野，不達世故，况貴署事務繁雜，實非幽僻之人，情意所甘。」桂芳道：「我知道你不但我們武官，就是文官，你也害厭惡，我們衙門裏，有一處花園，你到那邊，我不許一個人來往何如？」于冰仍要苦辭。桂芳道：「你若不去，我是個老猪狗。」于冰見桂芳爲人爽快，敬意又誠，不好十分違他的意思，說着，桂芳即扯着一同步行入署，攜手到花園內。左右已安放酒席停妥，大家正在敘談時，只見家丁稟道：「有軍門大人差千總張彪爲飛報軍情事，星夜督火牌前來，在轅門立等回話。」桂芳道：「取文書來看。」須臾，家丁擎至。見上面粘着十數根雞翎，拆開一看，內言：「大盜師尚詔於是月初六日二鼓，率領數千逆黨，在歸德府城內，各門舉火，殺戮官民。刻下已據有歸德、衛陵亦同時爲賊所有，已飛飭南陽府總兵官管翼，正西南一路起兵，該總兵官即日整點五千人馬，揀選勇敢將備，限六日內至歸德城下會兵勦蕩。本院定於初八日辰

刻，帶兵救援，事關叛逆，不得少延時刻，遣候軍機，致于未便，火速火速。」原來此時各省俱着軍門提調通省人馬，管轄各鎮，督撫止專司地方事務，兼理糧餉。林桂芳看罷，大驚失色，將稟文送與于冰林偕同看。隨發令箭曉諭各營官弁，彙齊花名冊籍，准備衣甲器械，旗幟馬匹。今晚三鼓聽點，遵令定按軍法。又傳差來千總張彪問話，家人將張彪領來參見，畢侍立一旁。桂芳問道：「軍門大人，定在初八日起兵麼？」張彪道：「千總是初七日申時動身，此刻纔到，亦聽說大人早晚發兵，未知定在何日？」桂芳道：「怎麼陡然有此變異之事，你可知師尚詔是何等之人，並叛逆的原由麼？」張彪道：「這師尚詔，是初六日二鼓在歸德城內起手，辰刻聲息，即到開封。午時陳留縣解到奸細一人，係師尚詔妻兄，叫蔣沖。聽得他的口供說，這師尚詔原是歸德府城人，自幼父母早死，依仗他族兄師德慶度日。他生得身長七尺五寸，腰闊八圍，雙拳開三石之弓，二臂有千斤之力。從十八九歲，便在賭博場中尋覓衣食，屢行鬪毆傷人，被地方官逐雜境外。後便在各府縣遊走。甯陵縣中有父子幾人，姓蔣，名自興，原是跑馬賣懈人家。他有個閨女，名喚蔣金花，十五歲，遇一姓秦的尼姑，說他有后妃之相，就住在蔣家，傳與蔣金花一部邪書，名法原，密錄，能够呼風喚雨，豆入草馬之術。這尼姑又閒行市鎮，看見師尚詔說他龍行虎步，將來可做天子，因此蔣自興聽秦尼姑話，招他做了女婿，與金花相配。他嫌甯陵地近省城，不好做事，遷移在彭德府涉縣山中居住，園地中掘出銀二三十萬兩，借此招納四方無賴之徒，無所不為。數年間，逆黨遍滿一省，各州縣鄉村堡鎮，俱有窩家潛藏，叛賊頭目幹辦事體。本月初六日二鼓時，候率領賊眾，就在歸德一齊發作起來。」桂芳道：「我知道了。」吩咐家丁，用心打發他酒飯。張千總出去，桂芳向于冰道：「小醜跳梁，劫奪府縣，正是小弟等出力報效的時候。老長兄能替朱相公分憂，就不能與小弟出個主意？」于冰道：「冷某迂儒，未嫻軍旅，承下問，誠恐有負所託，然殺賊安民，正是替天行道。我尋思已久，要就這件事，成就幾個人，只是一件冷某若去，止可我們三人知道，只怕大人家下，傳出冷于冰名姓，那時我即不辭而去矣。」桂芳喜出望外，連忙出席，頓首叩頭道：「隱埋老長兄名姓，都交在小弟身上。」一面吩咐中軍官，先選二十名精細兵丁，此刻起身，往歸德開封兩處，打探軍情，陸續通報。傳齊副參游守千把等官，晚堂聽點。然後別了于冰，陸堂揀選征將官，復到教場點齊人馬。至四鼓回衙，向于冰道：「我與老長兄預備下小轎一乘，伺候登程。」于冰道：「我與金郎朱兄同騎馬去。」桂芳道：「小兒向會習學弓馬，就是到兩軍陣前，一刀一鎗，也還勉強去得。朱相公瘦弱書生，叫他去做怎麼？」于冰道：「我着他和他公子同去，有個意思在內，萬不可失此機會。」文煒連忙道：「晚生雖一無所用，也正要效犬馬之勞。」桂芳大喜道：「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原倚賴着老兄。既着朱相公去，便同去走一遭。」到天明祭旗放炮，人馬一齊向東南進發。走了一日夜，探子探道：「軍門大人初八日起兵，如今還在睢州道上安營，未敢輕

進。」原來這軍門姓胡名宗憲，是個文進士出身，嚴世明長子藏鵠之妻表舅也。嚴嵩保舉他做了河南軍門，只會吃酒做詩，究竟一無見識，是個胆小不過的人。因此躲在睢州道上安營，聽候歸德的動靜。佳芳聞知，心下想道：「既然軍門停住睢州，我且先會巡撫，亦未爲遲。」于是將人馬札住，吩咐備馬入城，巡撫曹邦輔，接入衙門，敘說目下賊情。言：「師尚詔運兵有方，已攻拔夏邑、永城、虞城等處，各差賊將鎮守；又于歸德城外東南北三面，各安了三座營盤，爲四方策應，使我不能來城；又于城西面安了八座連營，防圍封各路人馬，約有三萬賊衆，據守沿黃河一帶，並在永城地方各安重兵阻絕東南兩省的救應聲勢，甚是猖獗。聲言早晚來攻打開封，兩位老鎮台又未到，胡大人領兵離開封百餘里，就在睢州道上安營，按兵不動，一任叛賊攻取臨近州縣。今早聖旨到，着軍門火速進剿，勦賊弟辦理糧草，參贊軍機。若是這樣，就延時日，聖上責問下來，該如何覆奏？弟刻下委員于各州縣催辦糧草，也不過三兩日內，就到軍前。」桂芳道：「據大人所言，這師尚詔竟有調度，竟非尋常草寇可比。小弟此刻就去睢州，見胡大人請教破賊的軍令。」說罷，辭了出來，帶軍馬到睢州，離軍門大營三里安營，請于冰計議，並說刻下賊形于冰道：「俟大人見過軍門後，自有理會。」桂芳到軍門營前，稟見胡宗憲，傳見禮畢，桂芳列坐在一旁。宗憲道：「本院連日打聽，知師尚詔相貌猙獰，兵勢甚是凶勇，賊衆不下十數萬之多，本院因此按兵不動，等個好機會破他。」桂芳道：「兵貴神速，此時師尚詔雖據有歸德，究之人心未定，理當鼓動三軍銳氣，掃除妖孽，上慰聖天子憂勞，下救萬民倒懸；若待他養成氣勢，內外一心，任其攻奪州縣，似非良策。」宗憲道：「林總兵談軍，何其易耶？兵法云：『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大抵王者之師，以仁義爲主，不以勇敢爲先。此等鼠輩，有何成算？急則合同撞命，緩則自相攻擊，就延日久，必生內變，俟其變而擊之，非投降即鼠竄矣。若必決勝負於行陣之間，使軍士血肉糜踐，此匹夫之勇，非仁智之術也。吾等固應與朝廷用命，亦當爲子孫惜福。」桂芳道：「此賊籌畫，迥非草寇可比，大人還須急爲設處。」宗憲道：「本院已發火牌，調河陽總兵管翼，同到睢州，等他來，大家商一神策，然後破賊，汝勿多言，亂我懷抱。」桂芳見他文氣甚清，知係胆怯無謀之輩，只得辭出，與于冰訴說軍門的話。于冰道：「賊衆備細，冷某已盡知，俟管翼同曹撫院到來，自有定奪。」不想于冰于懷慶起身時，已將二鬼放出，在歸德一府，往前查聽衆賊舉動，許他們不論早晚，有信即暗中通報。又候一日，總兵管翼到來，先到桂芳營中，拜望，問了原委，然後同桂芳來軍門營前，稟見軍門，傳入兩總兵，參見畢，軍門令坐兩旁。胡宗憲道：「賊勢凶勇，斷不可以力敵，我看屯兵待降，還是勝算。二總兵有何高見，快我肺腑。」管翼道：「探訪得賊衆志氣不小，兼善邪法，必無投降之日；即投降亦爲王法所不容，宜速兵併力勦戮，除睢州腹心之患爲是。」宗憲拂然道：「此林總兵之唾餘也。」管翼道：「不知大人有何妙計？」宗憲道：「本院

欲行文山東江南兩省會同人馬三路軍掩全剿此戰必勝攻必取至穩之計二鎮將有同心否桂芳道賊勢疾罷風火山東江南人馬非一日可至倘再攻陷開封當如何宗憲忙用手拂耳道汝何出此不祥之言咒鬼國家就該參奏纔是兩總兵相顧駭愕不敢再議坐了好半晌宗憲忽然以手書空曰師尚詔師尚詔汝何不叛逆於他省而必叛逆於河南真是咄咄怪事兩總兵見了他心緒不甯各辭出來桂芳又同到管翼營中管翼道胡大人無才無勇必蹈老師玩寇之罪你這兩兩個總兵好容易得來豈肯白白的叫他帶累不如公寫書字將他我兩番議論的話詳細達知巡撫曹大人看他是何主義將來你我也有的分辦桂芳深以為然隨即公寫書字星夜傳去至第三日絕早巡撫曹邦輔到來先到軍門營中差人請二總兵議事于冰將林岱文煒俱暗中囑咐過要如此如此兩人扮做家丁跟了桂芳到中軍帳諸官見禮畢軍門巡撫對坐二總兵下坐大小武官分列兩旁曹邦輔曰賊勢日烈開封亦恐不保二位鎮臺大人不肯動兵欲師尚詔自斃歸德耶兩總兵俱不好回答宗憲曰弟等欲商議妙策一戎衣而定歸德奈事關重大恐蹈喪師辱國之恥故不得不細細斟酌耳邦輔微笑了一笑又向二總兵道兩位鎮臺又有妙策否二總兵齊聲道統賴兩位大人指示施行曹邦輔道我本文官未知行陣輕重緩急然此事已思索已久若率眾攻奪歸德賊眾遠近俱有陣營阻隔若命將力爭勝負均未敢定必須使他四面受敵不能救應方好無如甯陵夏邑永城虞城等處又為賊得去其羽翼已成奈何奈何諸官俱各無言只見朱文煒從林桂芳背後走出跪稟道生員欲獻一策未知諸位大人肯容納否胡宗憲問左右道此人胡為乎來桂芳忙起立打躬道此是總兵義子朱文煒係本省虞城縣秀才宗憲大怒道我輩朝廷大臣尚不敢輕出一語他是何等之人擅敢議及軍機重事曹邦輔接着道用兵之際智勇為先不必較論他功名大小此時即兵丁亦可與言說罷笑向文煒道你莫害怕有何意見只管向我盡情說說說的不是些不聽你就罷了有何妨礙文煒叩頭稟道目今師尚詔四面俱有連營列于歸德城外西門外人馬倍多此防開封之救援也依文煒下情猜奪賊西面雖有連營八座不過人多勢眾諒非精練之卒理應先攻通我開封道路甯陵雖為賊據鎮守者非大將之才可一將而取也文煒訪得賊眾家屬盡在永城寄頓去歸德只一百八十里此城內必有強兵猛將保守宜速選一大將帶領精兵鐵騎偃旗鼓繞道直搗永城尙詔必遣兵救應比及賊眾就到永城亦攻拔多時矣永城既得歸德賊眾人人心中俱有妻子繫念勢必心志惶惑戰守皆不肯盡力然未攻永城之先必須先遣一將引兵攻打甯陵使賊人無暇議我之後再着勇將三四員命一大將保之帶兵直驅歸德攻其四面連營却斷斷不可全攻或攻西北或攻西南止攻一營一營破則七營定必牽動復有一二將帶兵遙為觀望俟七營救援時趕來盡力合擊賊眾不知

有伏兵多少，必散敗走歸德矣。此時須趁勢，即勒兵歸德城外，佯爲攻打之勢，使必不暇照應他路，始留虞城夏邑不攻，俟永城、甯陵兩處成功後，則西北正東俱爲我有，就以破永城之兵攻夏邑，以破甯陵之兵攻虞城，二城諒無才智之人把守，破之最易。二城破後，沿河守禦賊衆，可不敗而散。大人可一邊遣將接應諸路，一邊起圍營，大兵攻歸德，師尙詔四面援絕，雖欲逃走，亦無道路矣。庸愚之見，未知各位大人以爲何如？」曹邦輔拍手大笑道：「此通盤打算，較圍魏救趙之策，更爲靈變敏捷。我亦曾晝夜思索，必須如此，使賊人前功一朝盡廢，只是想不着恁般調度，真是聖天子洪福。出此智謀之士，但還有一件，我到要問你：衆妻子果都在永城麼？」文煒道：「此係至真至確，生員何敢在軍前亂道，做此不保首領之事。」曹邦輔道：「永城一破，歸德賊衆之心必亂，此策最妙。然人家妻子，盡寄一城，城內強兵，自倍多他處，而猛將定必有數人鎮守，必須一勇武絕倫，智謀兼全之將，方克勝任。少有差遲，誤國家大事不淺。即虞城夏邑，俱不能攻奪。」說罷，將帳上帳下，普行一看道：「那位將軍敢當此任？」衆將無一應者。又見林總兵背後走出金剛般一大漢，跪稟道：「生員願去立功，若不得了永城，情願斬首，號令轅門，爲無勇無才，妄膺大任者戒。」曹邦輔向衆官道：「大哉言乎！」又笑問道：「看你這儀表，實可以奪崑崙拔趙轍，你且說你又是何人？」林桂芳欠身道：「這是小弟長子林岱。」邦輔亦欠身拱手道：「智勇之士，盡出一門，我看令郎儀仗雄偉，氣可吞江，定有拔山扛鼎之勇，此去必成大功。今朱秀才之謀，既在必行，理合一齊發作，方使逆賊前後不能照應。老鎮台就與令郎撥三千人馬，暗搗永城，功成之日，我與胡大人自行保題，攻打西面連營，責任也不在取永城之下，須得英勇大將，方可勝此巨任。兩鎮台屬下，誰人敢去？」管翼道：「小弟願帶本部人馬效力。」邦輔道：「老鎮台親去，勝于十萬甲兵，小弟無憂矣。」桂芳道：「小弟去攻打甯陵。」邦輔道：「甯陵不用起動，老鎮台遣兩員守備，帶一千人馬足矣。老鎮台可帶兵接應令郎，到是第一要務。管翼台只有本部五千人馬，攻打賊衆八座連營，實是不足，看來再有一二勇將，統兵接應協剿，方爲萬全。」話未完，忽見中軍帳下，閃出兩個武官，稟道：「小將一係軍門左營參將羅濟賢，一係轅門效力守備呂于淳，情願接應管大人，只是沒有人馬。」邦輔道：「就將胡大人麾下人馬，撥與你三千最便，何用別求。」宗憲滿面怒容，說道：「曹大人以巡撫而兼軍門，足令人欽羨之至。只是此般若勝，自是奇功，設或不勝，其罪歸誰？」邦輔大笑道：「以孔明之賢知，尙言成敗利鈍，不能逆睹。邦輔何人，安敢保其必勝。至言以巡撫而兼軍門，是以狂譁責備小弟，但小弟既爲朝廷臣子，理應盡心報國，無分彼此。勝敗非所計也。日前奉旨，着小弟參贊軍機，就是今日提調人馬，亦職分所應爲。今與大人講明，勝則大人之功，敗則曹某與二總兵之罪。若大人按兵觀望，小弟不敢聞命。」宗憲面紅耳赤，勉强應道：「小弟亦不敢貪人之功，以爲己利，只求免異日之虞而已。」邦輔又向林岱道：

兵貴神速，遲則機洩，公子可與尊公營內，整點人馬，即刻起行。」又向文煒道：「你係主謀之人，若得凱旋，其功不小。」眾人散去。邦輔又坐待宗憲發了令箭，點三千兵，與羅齊賢等，復到二總兵營內，打發各路兵將起身。然後入隴州城公館內，發火牌，催督軍餉。相宗憲在營內，一無所事，守着碧玉壺，頻頻把樽飲酒，嗟嘆而已。正是：

「秀才抵掌談軍務，巡撫虛心用碩謀。諸將捨身平巨寇，軍門拚命自傾壺。」

第二十七回 克永城陣擒師尙義 出夏邑法敗偽神師

詞曰：「遵依神畫，自然軍威振大；劍帶腥紅烟塵掃，小醜驚懼無家。妖尼行詐，又誰知着着俱下；到得斯時，不思求情，只思求罷。」

求罷。」

右調柳梢青

且說師尙詔據住了歸德，又得了四縣，他也知道收買民心，開倉賑濟，並恤被兵火之家。四縣亦如此行事，自己號為雄勇的大元帥，有十數個知心將佐，俱號為小元帥。其餘二百員賊將，俱號為將軍。妻蔣金花，號為妙法夫人。秦尼姑，號為神師。他族中的羣賊，各有名號。凡攻城掠地，戰守接應之策，俱係這尼姑提調。師尙詔久有取開封之意，聽得胡軍門初八日起兵，只得料理迎敵。後又聽的停軍隴州，謂兩鎮人馬，四五天不見動靜，遂遣諸賊將，傍取夏邑等縣。一日笑向諸賊將道：「軍門胡宗憲，無謀無胆，今駐軍隴州，不過遮飾地方官，和百姓耳目，他心上害怕，可想而知，我意欲分兵三路，一軍趨開封，東北聲言取此城，絆住胡軍門人馬；一軍趨開封之南，傍掠州縣，牽住各處救兵；我領諸將鼓行而西，直取開封，量胡軍門庸才，斷不敢回軍救應。即或敢來分兵禦之，亦未嘗不可。直要諸將竭力用命，攻打開封，傳檄諸郡，全省可得矣。爾等以為何如？」偽神師秦尼道：「此計尙非萬全，胡軍門提兩鎮人馬，早晚即到，我若能一朝而下開封，猶可併歸德之力，敵三處人馬，勝有八九。若屯兵于堅城之下，兩鎮救軍齊至，攻我左右，胡宗憲殺回，阻我歸路，開封曹巡撫發人馬攻我之前，是我四面受敵，反為不美。况歸德離開封三百餘里，一時不能接濟，軍兵一敗，人心動搖，歸德亦不能守矣。為今之計，速差精細人，得探兩路軍強弱，領兵主將才勇若何，然後相機而動，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再傳與四面連營八主將，晝夜防備攻擊，胡軍門既係胆怯之人，兩鎮定不服他調度。日久又恐朝廷罪責，勢必各領其軍。某等可選集諸將，敗其一路，則三路官軍，俱皆瓦解矣。此慎重之策也。」師尙詔道：「神師所見，甚是明透，我只愁朝廷另換軍門，則費手耳。」隨差人分路探聽官兵動靜。再說林岱領了三千人馬，桂芳又派了兩員守備相幫，于冰充做總兵府幕客，改為武職，衣巾打扮，也隨在林岱的軍中，捲旗息鼓，晝夜潛行，到了永城地方。鎮守永城主將，係師尙詔之堂

弟師尚義，又有族兄師德慶，還有幾個賊將軍：一叫鄒餘，一叫余鑄，一叫王之名，俱皆勇敢善戰；而鄒餘更是超衆，其武勇與師尚義一般。諸賊將家口寄頓永城，全仗此人保守。這日探子飛報入城，言有三四千官兵打着懷慶總兵旂號，離此不過數過。師尚義聽了，隨即點起一千賊衆，同鄒餘大開城門迎敵。少刻見一枝花馬飛奔前來，門旗開處，一將當先，但見：

「虎頭燕領，猿大熊腰，腕懸竹節鋼鞭，鞭指處千軍潰散；手提豹尾畫戟，戟到處萬夫退避。聲似震雷，有斬將奪旗之勢；眸如掣電，擅投石超乘之能。身披爛銀甲，坐跨蹄雪烏錐，成都稱爲宦家子，中州號作冠軍侯。」

師尚義將人馬擺開，出陣大喝道：「來將何名？」林岱也不答話，提戟就刺。尚義即忙架隔，只三合尚義敗走，鄒餘大叫道：「初次交鋒，安可失了銳氣！」倒提大刀，飛馬來迎。林岱見賊將身軀長大，相貌凶惡，知是一員勇將，提戟刺去，兩將鏖戰，有四十餘合。林岱不歸本陣，撥馬往北而走。鄒餘趕來，林岱翻身一箭正中鄒餘左臂，倒下馬來。尚義率兵救起了鄒餘，林岱殺回城內。余鑄領了二千賊兵助戰，這邊兩個守備亦率衆相殺。林岱一枝戟一條鞭，馬到之處無不披靡。尚義見林岱凶勇，領兵收入城去。林岱也不攻打，聽于冰吩咐，于十里以外安營，放尚義等入城。鄒餘咬牙切齒，誓報一箭之仇。余鑄道：「懷慶領兵主將，甚是勇猛難敵，看來不如智取。今他是戰勝，晚間必不准備依我主見，止留五百人入城，其餘人馬盡數帶領，我同元帥至二鼓時劫營。每人用布包頭，以便夜戰相識，殺他個片甲無存，與鄒將軍雪恨。」鄒餘大喜道：「此計最妙，我臂上也算不得重傷，大家同去爲是。」尚義依了余鑄的議論，請師德慶同王之名守城，約定二鼓後起身，且說于冰向林岱道：「此時天時漸晚，可吩咐將士不必御甲，速刻飽食，聽候將令。」少刻逐電暗報于冰，笑道：「不出吾之所料也。」隨向林岱耳邊說了幾句起更時候，請兩守備各帶人馬五百，在營盤兩旁埋伏，賊衆劫了空營，必要急回，二位可放起號炮，速領人馬追殺。兩守備遵令去了，于冰同林岱領二千人馬，暗暗的埋伏在永城東北五里之外。又着軍士以布包頭，臨期自有將令。二鼓以後，師尚義等領衆賊二千餘人至林岱營前，吶喊殺入，見是一座空營，喝令衆賊速退。號炮一聲，兩守備領兵殺來，于冰聽的號炮震天，知賊入營，吩咐軍士假扮賊衆敗回之樣，到城下亂叫賊開門。師德慶同衆賊見城外人馬俱用布包頭，知是自己的人，衆賊料是敗了回來，連忙開放城門。林岱率軍殺入，止有五百強壯衆賊，餘俱是老弱家屬，頃刻剝斬殆盡。于冰道：「衆賊劫了空營，少刻便回，誠空二守備兵少，林兄可領一半人馬迎殺上去，我在城中率衆搜拏賊黨家屬。」林岱分兵出城，沒有半里遠，只見賊衆飛奔而來，林岱率衆迎殺。後面二守備又到，兩下夾攻，衆賊只顧得性命。師尚義走脫，帶賊兵叫門。于冰又放出五六百兵，開門便殺。尚義大驚，招呼余鑄道：「巢穴破矣！你我速奔夏邑。」此時鄒餘因箭傷痛甚，不能力戰，已死在亂軍中。林岱同二守備追殺數里，分一半

兵令二人趕去，自己回永城料理。衆賊跑到天明，只見一枝人馬從西南來，爲首一員大將，帶領着許多將佐，喊一聲將衆賊圍住。衆賊俱係筋疲力竭之人，那裏當的起生力軍剿戮。隨後二守備又到，殺死者一千餘人，共五千賊衆，沿途跑散，並帶傷死亡者，又有一千餘人，其二千餘人都跪下哀呼乞命，情願投降，殺賊續罪。桂芳准其投降，活捉了帥尚義，斬了余鑄，合兵入永城。于冰迎着說道：「令公即已成大功，各賊家屬俱皆拿下，冷某還有懇求，未知肯容納否？」桂芳道：「我父子俱係老長兄提攜，若有吩咐，無不如命。」于冰道：「賊衆家屬，除師尚詔同族，以及親戚，聽候軍門巡撫發落外，其餘從賊家屬，婦女盡行釋放。男子未過十六歲，老人已過六十歲者，俱准爲民。精壯者未趕輕縱，理合監候俟事體平定，任官吏審問，分別辦理。若有逃脫再投逆黨者，拿獲立即正法，大人以爲何如？」桂芳大笑道：「不但老長兄有此仁慈，卽小弟亦何樂多殺將來起解他們，道上弟還要細細查問開脫些出去。」于冰作揖道：「如此更見厚德。」又說了一回，得永城點末，並林岱的武勇。桂芳欣悅不已，吩咐各將皆飽餐休息，看書吏將陣亡軍士記名，帶傷者養病。次早留一千五百懷慶兵守城，就着隨林岱的兩個守備鎮守，又將他二人着實獎饗了幾句，自己同林岱文煒于冰帶了投降的二千餘賊衆，並本部人馬，攻打夏邑。差官與軍門巡撫兩處報捷。再說：總兵管翼帶了本部五千人馬，離歸德還有三十里，便下令着軍士嚴裝飽食，又吩咐參將郭翰道：「我領三千人，先率領諸將攻其西北一營，你可遠遠差人探聽賊營，若攻殺不破，你可領兵速來併力協攻。若賊營已散亂，你可按兵不動，待我別營救兵到來，再領人馬幫助，此養精蓄銳，次第收功之法也。」郭翰領命，管翼帶兵急馳，不數里早望見八座營盤，每營相離各二三里不等。管翼大聲向衆軍道：「你們看賊人馬雖多，率皆烏合之衆，一經交戰，勢必喪胆，斷不可存彼多我少之心。本鎮今日不要命了，你等求功名，叩重賞，就在此刻，可捨性命隨本鎮去來。」衆軍們暴雷也似的答應了一聲，一個個如流星掣電，飛奔賊營。賊衆雖有探細作的，及至傳報時，兵已到了營門，發聲喊一湧殺入。衆賊見關人馬，久無動靜，他們有何紀律，有何軍法，便日夕飲酒食肉，硬奪左近村鄉財物東西，以爲快樂。那裏還作防備，不意此軍如風雨馳至，只得勉強迎敵。三兩合俱各棄營望南營奔馳，時營傳起鼓來，各營俱來救應，反被逃竄敗兵，踏亂了營盤。管總兵奪力趕殺賊衆，見官兵人少，一齊圍裏將來。陡聽的大礮一聲，見一將領兵如推山倒壁，風馳而來，兵勢甚猛，乃參將郭翰也。衆賊一見，各心上慌亂起來，見來兵也少，復勉強相殺。正戰間，又聽的大礮一聲，見一軍從正西殺來，兩員將官在前，兵丁在後，正是羅齊賢、呂于淳、楚應人馬，勢同山嶽般壓來。時衆早已心慌，今又見此軍殺止，也不知官兵有多少埋伏，多少接應，誰肯捨命相殺，便一齊往歸德敗走。三路官兵隨後追趕，離歸德府還有三里餘，管翼因兵少，亦不敢直逼城下，就在正西安營。遣官睢州報捷，請軍門合兵攻城。且說收兵跑入歸德城內，帥尚

詔明白原由，大怒道：「八營二萬餘人，連六七千官兵，都戰不過，還想攻打開封，真是可笑可恨之事。」僞神師秦尼道：「管總兵人馬遠來，又經戰鬥，可速遣兵破其營壘，使他不能停留城下方安。此兵容其過夜，則明朝開封人馬俱集城下矣。」尙詔道：「神師所言，甚合吾意。」却待遣將發兵，只見探子報到，懷慶總兵林桂芳遣子林岱攻奪了永城，已提兵攻打夏邑去了。尙詔大驚道：「永城本帥弟兄親戚，並各將妻女俱在內，此一殘破，斷難保全。定要遣將爭取。」諸將聽得失了永城，個個心膽俱碎。都摩拳擦掌，亂嚷的要去奪城。少刻又報寧陵已被開封兵打破，隨即又報虞城被河陽總兵遣將攻打，諸將率衆投降。夏邑又被懷慶衆兵攻陷。尙詔捶胸大叫道：「數年心血，半月辛勤，一朝盡喪矣！」秦尼道：「勝敗兵家常事，元帥不必過憂。不是貧僧誇口，管保已失州縣，指日復得。若爲永城有元帥並諸將的家屬在內，貧僧此刻領一千人馬，手到奪回，以安大衆之心。目今止存歸德一城，可速傳令，着城外諸將拔營入城，且不必與官兵對敵，只叫他們預備守城之具，並鳥鎗火炮，各門派將分守，準備官兵攻城，主帥亦不必戰，待貧僧奪了永城回來，再商妙策。」說罷，急急的領兵去了。師尙詔隨將城外諸賊，調回守城。且說林桂芳攻打了夏邑，斬了鎮城賊將，留兵把守，領人馬往歸德進發，攻打虞城。衆將亦來合兵，又帶來沿河守汛許多投降賊衆，忙差官去睢州報捷，請軍門同巡撫會剿。胡宗憲連接捷報，正在愧悔之間，曹邦輔來至營中笑說道：「諸將成功，俱是朝廷洪福，大人威德所致，刻下賊衆止有歸德一城，四面無援，指顧即可盡殲醜類，大人可速起軍馬，小弟同去收功走遭。」宗憲羞憤道：「此原是大家合謀而行，不意伊等盡能徵倖，到底是諸將之功居多，起兵圍城的話，尙須緩商。」曹邦輔道：「大人之言差矣，昔漢諸將論功，以蕭何爲功人，諸將爲功狗，蓋以追逐狡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今日諸將之功，皆大人發縱指示之力，朝廷論功行賞，大人有應首推，天下安有大元戎披堅執銳，與士卒拚命行陣的道理。」宗憲聽了這幾句話，連連點頭道：「大人見解實足開我茅塞也。」不用邦輔催促，隨即下令，着各營此刻俱起，限本日定到歸德城下。且說于冰與桂芳行走中間，超塵在耳邊暗報道：「適纔秦尼至兵一千去奪永城去了。」于冰想道：「我聞此尼精通法術，二守備如何是他的敵手。」忙向林岱道：「你可速帶一千人馬，同我速赴永城去。」桂芳欲問原委，于冰道：「回來自然明白，大人只管先行一步去歸德城下安營。」說罷，同林岱領兵走有三十餘里，見有一隊人馬在前。林岱大喝道：「叛賊那裏走？」秦尼見有官兵趕來，劍用虛向地下一畫，頃刻竟成數里長一道深溝。軍士驚喊起來。于冰看見，用劍向溝下一畫，即成平地。秦尼見破了他的法術，將人馬擺開，瞧見官兵隊裏門旂下有一將，身高體壯，貌若靈官，提方天戟，騎烏鐘馬，威風殺氣，冠絕一時。秦尼看見大驚道：「我見師尙詔相貌，以爲真正英雄，此人儀表較尙詔又大方幾倍，足證我眼界小，識人未多。」笑問道：「來將何名？」林岱將秦尼一看，但見

「面如滿月，頭無寸毛；目郎眉疎，微帶女娘韻致；神雅氣烈，不減男子魁梧；棄錫杖而掛霜鋒，權學曼陀之化卿相；騎白馬而誦神咒，非傳阿難之輪回；倩他做羣賊師傅，有餘有餘；算他為佛門弟子，不足不足。」

林岱道：「我乃懷慶總兵之子林岱，是也。秦尼何名？」秦尼道：「我師元帥殿下，秦神師是也。日前攻破永城，就是你麼？」林岱道：「是我。」秦尼說：「你氣宇超羣，將來定有大福，快回去換幾個薄命的來。」林岱笑道：「你這潑婦滿口胡說。」提戟飛刺，秦尼用妖相還，只兩合，秦尼敗走。取一塊黃絹兒，向林岱擲來，須臾變為數丈銅牆，林岱圍住。秦尼正欲擒拿，于冰出了陣門，將劍向銅牆一指，嘴中念念有詞，只見劍尖上飛出一縷青煙，煙到處，將銅牆燒為灰燼。秦尼見此法又破，急向對陣一便，瞧見于冰，但見

「儒巾素服，布履絲絛，目聚江山秀氣，心藏天地元機；神同秋水澄清，知係洗髓伐毛之力；面若春霞燦爛，多由調息辟穀之功；資汞燒鉛，掃盡壺中氤氳，懸壺種藥，救徹人世癡頑，真是劍尖指處乾坤暗，丹篆書時神鬼號。」

秦尼看見于冰大為驚異，道：「此蓬島真仙也，何故在塵世中煩擾？」隨向于冰打稽首道：「先生請了。」于冰亦舉手還禮。秦尼道：「先生何名？」于冰道：「無名姓。」秦尼道：「豈有無名姓之人，不肯說了也罷。」適纔先生破我兩法，足見通品，我還有一小法請教。」于冰道：「只管儘力施為。」秦尼用劍書符，望空一指，少刻狂風驟起，飛來房大一石，向于冰打來。于冰微笑，從離地吸氣一口，用力向大石一吹，化為細粉，飄飄拂拂，與雪花相似，頃刻消滅。兩陣軍兵，俱無心戰鬪，一個個眉歡眼笑，看二人鬥法。秦尼又用一分身之法，將頂門一拍，出十數道黑氣，黑氣凝結，現為十幾個秦尼，各仗劍來戰于冰。于冰將兩手齊開，向衆秦尼一照，霹靂一聲，十幾個秦尼化為烏有。秦尼向懷中取出五寸長一草龍，往地下一丟，立變為三丈多長一條青龍。秦尼下馬，騰身跨上，向于冰道：「我要到一地方公幹，亦無暇與你作戲。」用手在龍項上一拍，那龍便口張爪舞，四足頓起風雲，將秦尼架在空中，往正東去了。于冰大笑道：「妖尼計窮，必去永城作祟。」向林岱道：「你可領人馬回營，着實吩咐諸軍，有人敢露我門法一字者，定行斬首。」說罷，從馬上一躍，只見煙雲繚繞，亦飛向正東而去。兩陣軍士，看得目亂神癡。林岱便催馬向衆賊大喝道：「爾等還是要死要生？」衆賊皆倒戈棄甲，跪在地下道：「小的們皆朝廷良民，誤為妖人誘引，今願投降，永無異心。」林岱道：「你等既願投降，我何樂多為屠戮，可隨我回營。」衆賊齊聲答應，願聽將軍指揮。林岱將兩路人馬帶回，桂芳已在歸德城下安營。林岱入見，與桂芳訴說于冰與秦尼鬥法，並于冰吩咐不許傳揚的話。桂芳與文煒聽了，不由的瞠目咋舌，竟不知于冰為何如人。隨曉諭衆軍，有人傳言鬥法一字者，立行斬首示衆。正是

「雲車風馬時來去，人世軍營暫聽從；今日陣前傳道術，方知老子本猶龍。」

第二十八回 易軍門邦輔頒新令 敗管翼賊婦大交兵

調曰：「頒新令，邦輔恩，刁斗靜無聲，輕裘緩帶立功名，胸藏十萬兵。排五花，列七星，龍韜虎略精，遣將發兵次第行，指顧

慶昇平。」

右調阮郎歸

且說于冰駕雲趕上了秦尼，秦尼回頭向于冰道：「薄伐出境，兩賢豈相厄哉！」于冰道：「我代天斬除妖逆，亦不得不然。」秦尼道：「先生亦不可太小視我。」墮騎草龍，過了永城，到礪山境界，于冰雲路本快，因要看他的作用，遂緩緩的趕來。見他落在一空地上，用劍畫一方地，站在正中，仗劍在四方指點于冰，待他做作停當，方纔下來。秦尼道：「先生既有神通，敢到我畫的城來走走否？」于冰道：「如無入人之境耳。」提劍走將入去。秦尼將劍訣一煞，陡然間天昏地暗，雷雨交作，斗大的冰塊如雨點般打下。于冰早已遁出方城，劍上飛一道神符，大喝道：「雷部速降！」頃刻龐劉花畢四天神，協同着雷公電母，風伯雨師，聽候法旨。于冰道：「今有妖尼拘來無數邪神，在此地肆虐，煩衆聖即速趕逐。」衆神將領命施威，迅雷大電，薄空亂飛。秦尼請來的衆邪神，俱各四散逃匿，依然日朗天清。于冰道：「奉尼還有何法？」秦尼稽首道：「弟子佩服矣，弟子必定要求大名。」于冰道：「吾火龍真人弟子冷于冰也。」秦尼道：「我遊行四海久矣，道法神奇，無有出先生右者，吾欲拜先生爲師，未知肯容納否？」于冰道：「吾師門下無一女弟子，我何敢擅爲收留，你若能改邪歸正，速斬師尙詔夫婦投降，吾即收你爲弟子。」秦尼道：「先生既戒律精嚴，我亦不敢過爲強求。師尙詔是我勸他起手，今又殺他，實不忍做此不義之事。先生若肯放我回歸德，我勸師尙詔投降，或遠遁異域，成先生大功何如？」于冰道：「他如不降，該怎麼？」秦尼道：「不降便是不知時勢之人，我安肯與他同敗，即不辭而去矣。」于冰道：「你所言亦近理，我也不迫你，你若失信，拿你如反掌之易耳去之。」秦尼打一稽首，騎草龍向歸德去了。于冰亦借遁回營，再說秦尼入了歸德城，見師尙詔詳言與于冰鬥法原由。師尙詔做諸賊將，聽了無不驚懼。秦尼道：「今官軍氣勢甚大，量歸德一城亦難抗拒。王師，我等所憑恃者是法術，今官軍營中，又有高出我等百倍之人，不如收拾府庫金銀，領我家屬諸將，殺出城去，貧僧與妙法夫人前後照應，可保無虞。星夜奔到江南，由范公提架船入海，在外國另尋一番事業，亦可以稱王稱帝，傳及子孫，何必在中國圖謀？就是貧僧月前，着元帥親族，並各將妻子盡住永城，也是慮有今日爲走江南，留一條便路，不意永城先被官兵打被，反將家屬全喪，此冥冥中有天意，非人力所能防及。元帥宜趁早回頭，貧僧的話，都是

審時度勢之語，倘若歸德一破，玉石俱焚，彼時雖追悔，亦無及矣！師尚詔聽了，低頭無言。秦尼又着人將妙法夫人請來商議。蔣金花道：「吾帥偶爾失利，便就懼怕至此，吾親退開封人馬，真同折枝之易，誰肯將數年血汗勤勞，壞于一旦！」秦尼苦口陳說利害，金花不從。秦尼道：「你既執意不從，容候緩圖。」說罷，自回寓所。少刻人來報道：「秦師不知去向。」師尚詔聽得，如失左右臂，不禁舉止慌錯，命衆賊滿城查訪，杳無蹤跡。再說于冰回到了軍營，桂芳等迎接入去，相謝倍加欽服。坐間叙說，秦尼去勸師尚詔投降的話，不知尚詔聽他不聽。正言間，探子報道：「軍門巡撫二大人領兵同來，已在歸德城西十里之外，遣將預行安營，不過數里，兩位大人就到。」隨即便管總兵大人知會迎接，桂芳吩咐快備鞍馬。于冰道：「朱兄林兄亦該隨去交令。」桂芳道：「自然該去走走。」三人出營會齊了管翼，又帶領了此番得勝將官，同到軍門營中相見。曹邦輔亦在中軍，諸將上帳，見報功畢，見宗憲道：「爾等不至於敗，此皆朝廷洪福，我與曹大人用人之幸。」曹邦輔道：「二位大人身先士卒，竭力疆場，真令弟輩欣喜不已。朱文煒籌畫得宜，林世兄勇冠三軍，郭翰繩濟賢呂序淳，隨管大人建立奇功，破敵連營八座，平寇之功，曹大人同朱文煒林世兄實爲第一。」胡宗憲道：「曹大人過於獎譽，幾除些小毛賊，遇爾微倖得勝，算什麼軍功，今後只要將他破歸德，方算得奇功萬古。」二總兵道：「敢不聽大人指示，報效國家。」宗憲吩咐排上筵席，與曹大人洗塵。不多時，軍宇察敬樂來，安放桌椅，巡撫與軍門上坐，二總兵左右坐，副參等官下坐，餘俱兩旁站立。曹邦輔道：「林世兄朱秀才出奇用力，邦大請者比，我與胡大人該與他賀功酬勞纔是。」吩咐另設一席，在副參之下，本院還要借胡大人之酒，到先要敬他二人兩杯。胡宗憲道：「大人要賞飯可着他二人在中軍帳外另坐罷了！無祿人安可與仕宦同席。」曹邦輔大笑道：「大人能量他二人將來不能做到軍門巡撫麼？」胡宗憲瞑目搖頭，也大笑道：「只怕未能也罷了！既曹大人開了口，就着他兩個在副參以下坐罷。」文煒林世兄先向將門巡撫謝罷，次向二總兵叩謝，再次向副參打躬畢，又向二旁諸文武官謝罪，然後就坐。軍中行酒，鼓樂正濃，忽見中軍官慌來稟道：「聖上差緹緝數十人到曹大人營中去了。」衆官皆大驚失色，邦輔亦大驚異，心思道：「怎麼緹緝到來拿我？」飛忙的別了衆官回營，二總兵也要辭去探問。胡宗憲大笑道：「二鎮將亦太世故了，聖上嚴明，凡我輩大人賢否，無刻不在胸臆間，曹大人諸處皆好，也還有點才情，惟驕之一字未除，所以有此一跌。他是封疆大吏，師尚詔在本省謀事多年，他所司何事，縱容反叛四字，實罪有攸歸，即本院亦有失查微嫌，等待聖上問及時，我少不得與他方便一兩句，爾等俱各安坐飲酒，毋庸代爲愁煩。」又吩咐左右拿大杯來，今日有一不醉者，本院亦不依。衆官各就坐，中軍又奏起樂來。少刻中軍官稟道：「曹大人來了。」衆官各猜疑道：「既有緹緝，爲何輕易放回？」胡宗憲率領衆官出接。只見曹邦輔向胡宗憲道：「大人快將

軍門印請來。宗憲慌無所措，只得將軍門印傳與曹邦輔。邦輔接了，便遞與跟隨官，旋即往正堂一立，向宗憲道：「有聖旨跪聽宣讀。」胡宗憲朝上跪了，曹邦輔取出旨意朗念道：「胡宗憲身膺軍門重事，不思盡忠報國，自帥尙詔叛據歸德，宗憲事畏縮，無異婦人，以逆賊殺官奪城，皆其所致。今差緹綺鎖拿來京，朕面審一切，其軍門印務着巡撫曹邦輔兼理，率總兵官林桂芳管翼督師速擒巨寇，剿滅衆賊，早慰朕望，欽此。」旨讀畢，閃過緹綺五六人，將胡宗憲冠帶脫去，就要上鎖。邦輔道：「俟入都後再上鎖罷。」緹綺道：「此係奉旨欽犯，我等何敢徇私。」說罷上了大鎖，勒令交代軍門事務。宗憲淚流滿面，向邦輔桂芳等道：「三位大人俱在此，我有何畏縮不前處？」邦輔道：「此不過聖上急欲收功，借大人鼓勵將帥，想蜀日越雪，不久自昭白也。」緹綺等立即押入後營，這是要搜剝他銀錢之意。邦輔又淡淡的開解了幾句，隨他們去了一面排香案謝恩拜叩，一面吩咐幕客寫本回奏接印日期，衆官俱各叩賀。緣胡宗憲按兵睢州，前此兩總兵寫書字達知邦輔，邦輔將兩鎮書字並目下賊人情形同奏書在一處，進呈御覽，明帝大怒，還要拿他的家屬，虧嚴嵩開解，有侯宗憲到京，審明玩寇誤國實情，再行重治其罪，因此纔止拿了他一人。再說邦輔拜印後，臥帳坐下，諸官又復行參謁。邦輔道：「大寇未滅，非飲酒奏樂時也。」吩咐將筵席收去，向桂芳道：「領本部人馬，並投降賊衆，我再撥與你人馬二千，攻打歸德東面管鎮台領本部人馬，我再撥與你人馬四千，攻打歸德南面林公子武勇超羣，可當一面之任，今權受爲先鋒之職，領本部院六千人馬，偏將二十員，攻打北面；若參遊等官，不受節制，不肯盡力，敢于玩忽者，只管按軍法從事。」林岱叩謝，又向衆官道：「西面本部院攻打朱秀才，又有謀畫，可權充本部院參謀之職，自今日始，你就在我營中居住。」文煒叩謝，又喚過羅齊賢、呂于淳道：「與你二人一千兵，可分爲兩班，每到夜晚，在歸德四面巡查，不許放走反叛一人。」又令參將郭翰說：「與你三千人馬，不拘歸德那一門外，只揀地勢高處安營，于營內再築一台，差兵輪流眺望，見賊出那一門，你卽帶兵救應，一邊遣人報知本部院，不得違誤。」又着將此番克敵攻城有功兵將，彙一名冊，詳細註明大小功績，以便將來奏題選用。又着幕客做了十數道榜文，命諸將射入城內去，言開門接官兵者，受上賞，殺賊擒首級投降者，中賞；有人擒拏或斬首，尙詔夫妻投獻者，其功最大，另行保題，不在三賞之內；若軍民人等，仍敢從賊爲亂，抗敵官兵城破之日，查出或被入首，告定夷滅三族，又發火牌星夜催辦軍糧，飭令各官解交軍前，違限日時者，按律忽重參處治罪。諸將見邦輔調度，井井有條，各互相戒諭道：「新軍門與舊軍門，天地懸絕，宜事事小心，毋犯軍令方好。」且說尙詔自秦尼去後，心緒如焚，今又于四門接得曹軍門榜文，恐兵民有內變之心，越加熱煩。向將金花道：「如今軍門又是曹邦輔了，若胡軍門不在軍中，則掣肘伊等者無人矣！你我事不可問矣。」夫妻正私議間，忽聽得城外喊聲大振，火砲連天。探子報道：「胡

門已拿解入都，新軍門曹邦輔，分遣諸將四面攻城。尚詔急傳令各門賊將，用心防守，又問道：「那一門兵最多？」探子道：「軍門在西門，西門人馬最多。」尚詔道：「我自據歸德以來，從未臨陣，既西門兵多，我就出西門試一試官軍強弱。」隨即披掛帶三千賊軍，放開西門，衝殺出去。官兵如波開浪裂一般，紛紛倒退。曹邦輔聽得帥尚詔親出西門，連忙帶領衆將禦敵。看見帥尚詔在前，四員賊將隨後趕殺官兵，但見：

「頭戴銀兜盔，頂上根綵線一盞，身披金罩甲，腰間拴絲帶一條，兩眼圓若銅鈴，半紅半碧，滿面鬚如鋼爪，非赤非黃，身似金剛略小，頭比柳斗還肥，手中大砍刀，舞動時風馳雨驟，坐下捲毛馬，跑出去電去雲飛，向日潛逃涉縣，今朝名播

河南。」

曹軍門看罷，尚詔馬已在面前。邦輔道：「你是帥尚詔麼？」尚詔道：「你有何說？」邦輔道：「你本市井小人，理合務農安分，何得招據逆黨，攻奪城池，殺害軍民官吏，做此九族俱滅之事？」尚詔道：「皆因汝等貪官污吏，逼迫使然。」曹軍門大怒，回顧諸將道：「誰與我殺此逆賊？」言未盡，中軍劉總兵聽說，催馬提鎗與尚詔戰，不三合被斬馬下。右哨守備謝夢鯉、董昌兩將齊出戰，不五六合，謝夢鯉左脅中刀，董昌恰待要跑，被尚詔趕去腦後一刀，砍落馬傍。曹軍門道：「尚詔非一二將可敵。」衆將便一齊出馬，賊營中頭將看見，亦各上前廝殺。曹軍門見尚詔兇勇異常，衆將陸續落馬，協傳令箭，調北門主將林岱，快來大戰。過了一二刻，軍門標下官將，到損亡了八九員，諸將敗將下來。尚詔正要揮兵趕殺，只見一將匹馬提戟，飛刺面門。尚詔舉刀相迎，敗下去的諸將，又各勒馬觀看，兩人廝戰，往來有八十餘合。賊妻蔣金花，見尚詔臨陣時久，吩咐鳴金。尚詔聽的鑼聲亂响，只當城內有故，向林岱道：「日已沉西，明日再與你戰。」林岱道：「我也不逼你，且繞你去罷。」兩下各自收軍，曹軍門大讚林岱道：「先鋒真神勇也。若再來遲一步，吾大軍被賊衝破矣。」重加賞勞，使歸鎮地。林管二總兵，雖知四門交戰，因無將今，不敢私動人馬，只得親到軍門處請安。邦輔急令速歸汛地。次日，蔣金花向尚詔道：「聞南門係河陽總兵管翼扎營，我今日去報連破八營之仇。」尚詔道：「官軍內有一林岱，甚是了得，你去須小心。他一二日前，吾愛將鄒騷，即死於此人之手。」金花也不回答，領三千人馬殺出南門，管翼帶將佐出陣觀看，但見：

「詔盤髮，髻上罩飛鳳金盔，耳帶雲鬢，斜嵌紫龍珠隊，身穿玲瓏柳葉之甲，足踏凌波蓮瓣之靴，兩道蛾眉，灣如新月，一雙杏眼，明若懸珠，年紀三旬，也算半老婦女，容顏嬌嫩，還像二八佳人，腕携兩口日月銅刀，腰繫一壺風雷大箭。」

管翼看罷，向諸將道：「此必賊妻蔣金花也，誰個拿住他，不愁不加官進祿。」猛聽前軍隊內都司單元瑛大呼道：「小將

擒他。」催馬輪斧便砍。金花隔過了斧，問道：「來將何人？」單元珪道：「你不用問你總爺姓名，少刻拿住你，總爺定要娶你做個房中人，你叫我的日子在後哩！」金花大怒，匹馬交鋒，大戰數合，金花便走。元珪趕來，金花回手一飛鎗，打落馬下。衆將見元珪落馬，一湧殺出，將元珪救起。金花暗念誦咒語，頃刻狂風四起，捲土揚塵，飛砂走石，向官軍亂打。管翼立腳不住，顧不得隊伍錯亂，領兵向東南敗奔。金花率賊衆趕來，曹軍門聽的南門交兵，急發令箭三枝，着東北兩路主將各遣一將帶兵一千，窺看動靜。若官軍勝，協助攻城，使賊人不暇救應；官兵敗，火速救援，自己也遣一將領兵去策應。師尚詔在城頭看見三門，各有大馬，向東南飛奔，隨令賊將八人，領兵五千，接將金花回城。衆賊將殺出門來，一個個打着唿哨，望官軍趕去。將金花正在追殺管翼之際，聽見三路官軍前後殺來，急忙帶兵回頭助戰。管翼見有救兵到來，即招呼敗兵回身相殺，將金花腹背受敵，正要再施法力，聽的喊聲漸遠，原來是自己人馬，四五路軍兵攔在一處大戰，但見：

「愁雲滾滾，旂旄閃閃，天地無光，殺氣騰騰。鼙鼓震山河失色，弓弦响處，幾多歸雁墜長空。鞭影揮時，無數驚猿啼古木。將軍被困，隱聞喘息之聲，戰馬歪斜，無限啼嘶之力，真是盛落頭飛爭日月，血流腹破定龍蛇。」

兩軍混戰多時，金花恐官軍再添人馬，又怕尚詔親來接應，城內無人守護，不敢戀戰，招呼衆賊回城。各路官軍隨後追殺。金花向腰間解下一縷紅繩，往追兵路上一撒，頃刻變爲千餘丈長一條紅蟒，攔截道路。金花帶兵緩緩入城。官軍見了大蟒，個個驚疑，少時化爲五尺長短，一條紅繩，衆將官方各回營壘。正是：

「法無邪正，靈驗爲奇，個中生尅，個中人知。」

第二十九回 斷金花于冰歸秦嶽 殺大雄殷氏出賊巢

詞曰：「霧隱南山豹，神龍歸淵野，誰料娘行，憑他能賢哲，衷腸依舊向夫說，說不願做妻，仍願做官人侍妾。我心堅些你情切，孤檠吹滅，果斬了那人去也。」

右調梧桐樹

且說于冰自法敗秦尼之後，就在桂芳營中居住。桂芳敬之如神明祖師，又叮囑隨行兵丁，不許談及鬪法一字，宣傳者立斬，所以軍門同管翼兩下，俱不知于冰名諱。這日二鬼又來報說，秦尼勸師尚詔歸降不從，印刻隱遁的話。于冰深羨其知機，將秦尼遠避的話，向桂芳說知。于冰又寫了祕書一封，着桂芳差心腹家丁，到軍門營中，暗交與段誠付文煒拆覽。到點燈時候，軍門忽傳各門主將，並參守以上官員，俱到營中議事。桂芳管翼林岱，各率所屬去西營聽候，邦輔卸帳，各官參見。邦輔道：「師尚

詔不過一勇之夫，無足介意；伊妻蔣金花，深通邪術，爾諸將有何策各出所見以對？諸將道：「逆賊叛亂，小將等不惜身命，報國至言邪法，實是無策可破。」曹邦輔道：「本院到有一法，可以擒拿蔣金花，只要諸將用力，上下一心，則大功成矣！」衆將道：「願聞神策。」邦輔道：「尙詔孤守一城，已是釜中之魚，其賊衆不即解散者，恃金花邪術也；今後尙詔出城，林先鋒率將禦敵，將出戰，諸將對敵，蔣金花出城，本都院率將對敵。若尙詔同蔣金花一齊出城，爾諸將須要協力，必須他夫妻隔爲兩處；此後交戰之用，要互相策應，不必分營頭，俟拿住蔣金花時，然後併力攻城，羣賊自然心亂，此時攻城，徒損士卒無益。然各營不可不虛張聲勢，伴作攻城之狀，使羣賊坐臥不安，到二更以後，偏要鳴鼓放炮，着羣賊竟夜支應不停。」又喚道：「繮濟賢呂于淳道：「你二人閒時，仍照前令繞城巡查，以防叛賊逃遁；此後令你二人隨行，軍士每人各帶竹筒一個，長三四尺，不拘竹筒下面打透一孔，內用竹棍插提，棍頭用棉絮包裹，即俗名水槍是也。竹筒內裝豬狗血、大蒜汁、婦人精水等項穢物。打探的蔣金花出兵交戰時，可率兵用竹筒噴去，只有一兩點到他身上，則邪法盡屬無用。昔聞烏洞列仙奉行大心正法者，尙要迴避此物，況蔣金花耶！他邪法既不能施展，量一婦人兇勇，斷不及師尙詔，少有武藝者，即可擒拿，未知諸公以爲可否？」衆人齊聲道：「大人妙計，總在情理之內，邪不勝正，自古皆然，某等俱各小心，遵依共奏膚功。」說罷，令諸將速還汛地。此即于冰與文煒書中之調度也。文煒得此書後，打算着將來的功名，俱在曹邦輔手內，樂得暗中獻策，使曹邦輔居名。再說蔣金花回到城中，尙詔迎着慰勞。金花道：「如今糧草尙可支持，軍士也還用命，只是外無救援，強敵固守，日久必生變亂，依我的主見，明早元帥領六千兵，帶二將出東門交戰。他南北二營，必要接應，再着心腹將在城頭觀望，待他南北二營出兵後，其軍勢已分，元帥可預伏胆勇之將八員，各帶兵五百，直衝其南北二營，使他措手不及，城池着我父親同二子把守。我領兵五千，直衝西營，使曹軍門照應不來，勝則罷了，不勝我再去。此請一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使官兵四面迎敵，一營喪敗，則三營俱是散矣！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元帥以爲如何？」尙詔道：「此計固妙，只是岳丈年紀過老，二子又太小，俱無威力過人，今諸將也雖說用命，是見你尙未一敗，伊等猶欲攀龍附鳳，做開國元勳，你我俱出兵臨陣，城內設或有人開門投降，放入官兵，你即無家可歸矣！依我的主見，今後你我須互相戰守，方爲萬全，至親骨肉無人，日前曹軍門又有許多告示，射入城內。」金花道：「既如此，我明早帶萬人出陣，攻曹軍門西營，元帥遣四將帶兵一萬，劫東門林總兵營寨，兩軍若勝分頭攻南北二營，元帥再遣兵四面接應，這可使得麼？」尙詔道：「此計大妙，定於明日舉行。」次早，蔣金花率衆出城，聲勢甚銳，軍門遣將禦敵，諸將戰不數合，曹軍門帶人馬先退，諸將皆望西南而走。金花揮動賊衆趕來，約有八九里，軍門又遣回戰，金花大怒，當先交戰。正戰間，從北來了一文入馬，約有四五百馬。

軍一半步軍，賊將看見，分兵來戰。那些馬軍從斜刺裏跑去，直奔金花陣前。一個個舉水筒抽提，向金花身上噴去，弄的上下青紅藍綠，無所不有。金花惱極，揮兵趕殺。那一支人馬飛跑去。正趕間，猛聽的背後大炮一聲，來了一將，旗上寫着先鋒林，幾個大字，帶領着三千人馬，從背後殺來，勇不可當。賊將分南北俱奔，曹軍門率大眾從面前殺來。金花腹背受敵，慌忙拔劍作法，不意一法不靈，心內甚是着急，欲帶兵回城。後面又有林，前面又是曹軍門，大隊齊來。又聽的一將大呼道：「適纔軍門大人有令，賊婦量無妖法，爾等只要拿他一個，就是大功。餘衆便走脫幾個也使得。」話方未畢，諸將各奮勇上前，喊一聲，將金花圍了數層。賊衆萬人，死亡逃奔，止存二三千人馬，捨命保守金花。曹軍門吩咐搗鼓，衆兵將各要立功，殺得賊軍無門可入。此時金花力軟筋疲，滿心只望尙詔救應。被軍門右哨下一馬兵叫做丁，熙的趁空一鎗，刺于馬下。衆將軍大呼道：「賊婦落馬矣！」曹邦輔聽的賊婦落馬，忙傳令道：「吩咐前軍拿活的來。」不意金花已被衆軍馬踏得稀爛，賊衆俱叩首投降。邦輔着記了丁，熙名字，差人向三門營中曉諭報捷。正在擒殺賊叛之際，探子報說：「賊衆在東門劫營，衆賊與林總兵大戰，好半晌了。」曹邦輔傳令，着林儘速去救應。林儘如飛的去了。邦輔又遣參將李麟去領兵接應。再說師尙詔在城頭眺望，見金花得勝，向西追趕官兵。忙遣四將領兵一萬，去東門劫營。衆賊聽得蔣，金花已勝，殺出東門，個個賣勇而前，排山倒海的向林，桂，芳殺來。桂，芳聽得城外喊聲大震，慌率諸將禦敵。衆賊已拔開了龜角，撞入營門。桂，芳只得率衆攔拒，未免心慌。忽見北面轉出一枝人馬，是管總兵的旂，處，鼓，噪，蜂，擁，砍，殺，賊，衆，而，來。衆，衆，知，林，桂，芳，無，備，以爲操必勝之權。正在拚命相持間，見殺兵兇勇，料得不能成事，齊住原路。且戰且走。南面林，儘，又轉來截殺。衆賊慌懼之至，尙詔在城上看的明白，忙遣將帶兵截戰，救應諸賊入城。于冰聽得蔣，金花已死，賊營無用之人，急傳向超，塵，止留遂，電，吩咐道：「你可等歸德，平，後，打聽林，儘，朱，文，焯，受何官職，到山，東，泰，山，報我知道。」說罷，也不與桂，芳等告別，駕遁，光，回，泰，山，去了。且說師尙詔救回衆賊，西門敗殘賊衆，有逃回者，言妙法，夫人陣亡。尙詔聽了，捶胸大哭道：「我本良民，在涉，縣，山，中，得銀，二十，餘，萬，兩，做一富家翁，子孫享無窮之福，誤聽秦，尼，慳，慳，使，我，一，敗，塗，地，今，禿，賊，遠，颺，愛，妻，受，戮，而，子，尙，在，孩，提，兄，弟，陷，于，永，城，弄，的，王，不，成，王，霸，不，成，霸，雖，生，之，年，猶，死。」說到此處，就欲拔劍自刎。衆賊勸道：「昔漢，高，度，敗，而，猶，有，天，下，今，城，中，糧，草，可，支，一，年，軍，士，尙，有，三，萬，餘，人，背，城，一，戰，尙，在，勝，負，未，定，再，不，然，一，心，固，守，視，隙，用，兵，亦，是，常，策，元，帥，若，如，此，悲，啼，豈，不，搖，惑，衆，人，心，志。」尙詔聽衆賊同慰，又只得勉強料理軍務。再說桂，芳收了人馬，重整殘破營壘。到後帳，正要和于，冰說話，告知蔣，金花陣亡之事，不意遍尋無踪。桂，芳大怒，要斬伺候于，冰的軍士。軍士們痛哭道：「冷老爺聽的蔣，金花身死，止說了一句，吾之事畢矣。吩咐小的們帳外伺候，小的們數人並未敢離一步，轉眼時就不見了。小的們正要報

知還求人大原情。桂芳想了想道：「冷先生來去，原不可令人測度，他知賊營中邪術之人已無，師尚詔我等可以力取，既是此意也，該合我父子執手一別，少留一點朋情，竟這樣不辭而去，殊覺歉然。」喝退了兵士，心上甚是依戀，忽見中軍稟道：「軍門大人差官相請。」桂芳隨即到西營，見諸將俱在。曹邦輔滿面笑慰，說到師尚詔未平，原非吾等杯酌之日，然賊妻伏誅，真是國家快事，不可不賀。少刻大陳酒席，眾將次第就坐，各敘說前後爭戰的話。管翼又說起蔣金花飛砂走石的打衆將軍，頭破骨折，真是亘古未有奇異事。軍門同衆將俱大笑。桂芳道：「這些小術何足爲奇，日前秦尼姑鬪法一事，方算的大觀。」林信文、韓各以目相示，桂芳自知失言，曹邦輔大驚道：「我到把這秦尼姑忘了，此尼精通法術，係蔣金花之師，怎麼從不見他出來，方纔林鎮台言及本院又添一大心病矣。」忙問鬪法之事，若何。桂芳已經說出，難以挽回，遂將朱文煒被惡兒嫂百般謀害，致今流落異鄉，將文煒幫助林信的話，隱過不提。只言文煒素與林信是結義弟兄，後遇冷于冰資助盤費，始得尋林信至荊州。又說到于冰如何安頓文煒妻子，親到懷慶相告，如何被林某父子相留，衆官無不歎爲高人義士。又將隱藏在軍中與秦尼如何鬪法，如何駕雲務追趕秦尼，秦尼勸師尚詔不從遠避，若不是此人，賊衆還不知猖狂到什麼田地。衆官俱各驚奇道異，稱羨不已。曹邦輔聽罷，連忙站起道：「此本朝周顛冷謙之流，乃真仙也。既有此大賢，他總不願着人知道，林鎮台也該密向本院說聲。」吩咐左右，將酒席從新收拾整潔，待本院親去東營，請冷先生來大家再飲。桂芳忙稟道：「冷先生已用神術遁去矣。適纔總兵正爲此事，要重處軍士。」林信文煒聽知，大驚失色。邦輔道：「此話果真麼？」桂芳道：「總兵焉敢在夫人前欺罔一字。」又將于冰適纔走法，備細一說。邦輔道：「總去也只是在左右，近可遣官卒精騎，八面趕尋。」林信稟道：「此人日行數千里，前秦尼鬪法，不過騎草龍逃去。此人即于馬上一躍，飛身太虛，此林信目說者，既已便去，如何肯回？將軍等該從何處趕起。」邦輔撫膺長嘆道：「此非是本都院無緣見真仙，皆林鎮台壅蔽之過也。」又問朱文煒原由，文煒始將自己源由，委曲陳說了一遍。邦輔咨嗟良久，同衆官道：「此神仙中之義士也，未得一見，殊可恨耳。」不言衆官飲酒敘談，且說朱文煒自與殷氏會面之後，總在後面廚房內，做刷鍋洗碗燒火之事，少不如法，忍受衆人叱喝，遇性暴賤人，還要打，即或與殷氏偶爾相遇，兩人各自迴避，恐招禍患。尚師詔據了歸德，催各賊將家屬，同至永城，喬大雄因永城去歸德遠，又鍾愛殷氏，恐怕不能隨時取樂，將別的女人盡行打發。在永城，單留殷氏在富安莊，又撥了兩個本村的婦女服侍。後來師尚詔復遣心腹賊將，于各鄉堡黨羽內，揀選壯丁，止留老弱男子在家，其餘着盡盡歸德助戰，賊將要得文魁去當軍，殷氏有的是銀子，行了賄賂，將他留下，自大雄赴歸德後，殷氏又用銀錢衣物，買喇服侍的兩個婦人，又重賞廚房中做飯菜等人，一路買通，每晚與文魁同宿，重續夫婦舊好，日夜商量逃走之法。又

聽得傳說師尙詔屢敗，聽得四縣全失，各路俱有官兵把守，恐被盪門住，倒了不得。殷氏平日極有權術，到此時也沒法了。文魁也懨着殷氏，不忍分離。一日日西時分，殷氏正在院中閒坐，見喬大雄狼狽而來。殷氏接入房中，喬大雄道：「此刻這命纔是我的了。」殷氏道：「這是何說？怎麼連帽兒不戴？」喬大雄道：「還顧的帶帽兒哩！今早我隨妙法夫人出陣，與官軍對敵，原是大家要借仗他的法術取勝，誰想他並不施展法術，惟憑實力戰，被人家一鎗刺于馬下，我見勢頭大壞，捨命往來衝殺，喜的那些官兵都以妙法夫人爲重，我便偷出了重圍，將盜甲匹馬棄在了路上，因心上記挂着，與你來相商。如今秦神師也走了，妙法夫人也死，師元帥死困在歸德了，不久必被官軍擒拿，還跟他做什麼？我想家中有的是銀子珠寶，我與你可假扮做村鄉夫婦，逃奔江南，或山東山西，還可以富足下半世，你看好不好？」殷氏聽罷，半晌不言。大雄怒道：「你想是不願意麼？」殷氏笑道：「我爲什麼不願意，你忙甚的，且歇息幾天，與你同行。」大雄道：「十分遲了，歸德一破，被同事人拉扯出來，就不好了。」殷氏道：「師元帥也是個英雄漢子，歸德城現有多少人馬，就這樣容易破？總破也得一兩個月，我定在後日與你同行，我也好收拾一二。」大雄道：「就是後日，也不過就延一日多功夫。」殷氏着婦人們預備酒飯，少刻秉起燭來，大雄淨了面，更換了衣服，到定更時，酒飯齊備，殷氏與他斟上酒，開聲道：「你要放寬心胸，師元帥即或事敗，你又不是他的親戚族黨，那些官兒們，也想不到你一人身上，你吃幾杯罷，也着不的個驚怕。」又吩咐兩個婦女道：「你們都去安歇了罷，杯盤等物，我自收拾罷，把酒再拿兩壺來，我今日也吃幾大杯。」須臾，將酒又取到殷氏着暖着火盆內，又囑咐兩婦人去安歇，並說與廚下也都睡了罷，一物俱不用了。二婦人去後，殷氏將門兒閉了，與大雄並肩疊股而坐，放出許多狐媚姿態，說的話都是牽腸掛肚，快刀兒割不斷的恩情，讓大雄拿大杯連飲，直到二更時分，大雄滿口流涎，軟癱在一邊。殷氏開了房門，親到各處巡查了一遍，見人都安歇，悄悄的到廚房內，將文魁叫出來，說與他如此行事。文魁聽了，帶了大鋼刀一把，隨殷氏走來，先偷向門內一看，燭光之下，見鼻息如雷，大雄仰着面，在炕上睡覺。殷氏將文魁拉入來，叫他動手。文魁拿着刀，走至大雄身傍，兩手只是亂抖。向殷氏道：「我我不……」殷氏着急道：「錯過此時，你還有個出頭的日子麼？怎麼把我的話都說出來？」文魁道：「我怕怕他醒了。」殷氏唾了文魁一口，奪過刀來試一試，覺得沉重費力，猛想起櫃頭邊有解手刀一口，取下來一看，鋒利無比，忙將大衣脫去，止穿小祆一件，挽起了袖子，跑在大雄頭邊，雙手抱住刀柄，對正大雄咽喉，用刀往下一刺，鮮血直濺的殷氏滿面半身俱是。大雄吼了一聲，帶着刀子，從炕上一迸，跌在了地下。文魁叫了聲，嗚呼也倒在地下。殷氏在炕上往下一看，見大雄喉嚨內血流不止，兩隻腳還一上一下的亂伸不已，再看文魁也在地下跪着，要往起扒。殷氏連忙跳下炕來，將文魁扶起，着他動手，再加幾刀。文魁

起來坐倒四五次。殷氏見他無用，自己又將解手刀丟下，拿起那把大刀來，在大雄頭臉上劈了十幾下，見不動轉了，方纔住手，將刀往地下一丟，斜倒在炕上，歇氣。文魁方纔扒起來，看了看，大雄早已死了，滿地都是血跡。文魁用手指着殷氏道：「你果然算把辣手，也該收拾起來，我們好走路。被他們知道，都活不成。」殷氏道：「我再歇歇着，此時渾身倒蘇軟起來。」原來殷氏亦非深恨喬大雄，下此毒手，只因屢聽傳聞師尚詔，連失四縣，並連營八座，他是個有才胆的婦人，便想到師尚詔大事無成，將來必受喬大雄之累，已有殺害之心。今又聽秦尼已走，蔣金花陣亡，其志決矣！許在三天內，同去江南等處，恐一時下手不得，不意大雄一入門，就被他灌醉，廚上叫文魁時，已說明主見，同帶了大雄首級，到虞城或夏邑報功。他還想要得意外的富貴，或者起奏了朝廷，大小與文魁個官兒，一則對文魁好看，三則好蓋他的醜行，三則免逆黨牽連之禍。也是有一番深謀遠慮，並不是冒昧做出來的。這殷氏歇了一會，將鑰匙遞與文魁道：「正面櫃內，還有二千多兩銀子，你取去罷。」文魁遂即將櫃子開放，見銀子並未包封，都亂堆在裏面，心上好不快活起來，站在櫃邊思索。殷氏知道他的意思，說道：「我們還要走路，量力帶上幾百罷。」自己也下地來，用那把大刀，將喬大雄的頭鋸下，盛一個毡包內，然後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身邊貼肉處帶了兩大包珠寶。朱文魁將銀子滿身帶的，也沒處安放，還呆呆的端相那櫃子。殷氏道：「我已收拾停妥，快走罷。」此時已交五鼓了。文魁走了兩三步，覺的着實累墜，定要叫殷氏分帶。殷氏道：「我還要抱人頭，能籠多少。」說了好一會，帶了一百多兩，方纔吹滅了燈，悄悄的走至後院，開了門，二人放胆行走。外面院落雖多，都不關閉，是防有變亂，大家好逃走的意思。夫妻走了幾層院子，也有聽脚步响，隔着門窗問道：文魁總以喬總管，連夜去歸德爲辭，二人出了富安莊。文魁便叫少息。殷氏道：「這是甚麼地方，我們做的是甚麼事，纔走了幾步兒，就要歇息。」文魁道：「我身上甚是沉重，如何不歇。」殷氏道：「你棄了些走罷。」文魁道：「棄了如何使的，我不如埋了些再去。」說罷，又將銀子埋了幾百，方纔向夏邑走去。正是：

「妻被賊淫家被劫，今宵何幸皆歸結。莫嫌那話本錢貼，舊物猶存不必說。」

第二十回 困軍營手足重完聚 試降書將帥各成功

詞曰：「非越非吳，因可惱，無端將面花打了；獻首軍營原圖富貴，先自被他刑拷。脉脉愁思如攪，聞說道同胞來了，細問離

踪幾多驚愧，深喜邀天垂報。」

右調明月棹孤舟

且說：林桂芳自軍門宴罷之後，奉曹邦輔將令，着諸將併力攻城。一連攻打了兩晝夜，反傷了許多士卒。皆緣賊寨知道罪

在不赦，因為拚命固守。這日在營中看着軍士，修理雲梯轟車之類，只見中軍官稟道：「本鎮屬下守備宋體仁，今鎮守夏城縣，遣兵解到夫婦二人，言在夏城路四十八里內，被巡邏軍士拿住，審明男叫朱文魁，女殷氏，俱夏城縣人，為賊衆喬大雄拿去，住居富安莊兩月餘，今趁便殺了喬大雄，攜首級到夏邑縣報功，並言富安莊實係賊衆停留之地，請兵剿除。今文魁身邊還有許多銀兩，未查數目，外有該守備詳文一角告覽，並請示下。」林桂芳心內疑惑道：「這人的名字，不是朱相公的哥哥麼？」卽刻到中軍帳坐下，看了來文，吩咐道：「左右帶人來。」少刻將男婦二人帶入跪在下面。桂芳問道：「你叫朱文魁麼？」文魁道：「是。」又問道：「殷氏是你妻子麼？」文魁道：「是。」又問道：「有個朱文煒是府學秀才，住在虞城縣柏叶村，你可認得麼？」文魁隨口應道：「這是小人的兄弟。」桂芳道：「他妻子姜氏可在家麼？」文魁心內大驚道：「怎麼他知道的這樣詳細？」忙稟道：「小人兄弟文煒，已同妻子姜氏，四川探親去了，如今尚未回來。」桂芳笑道：「我把你這千刀萬剮的狗彘，我也有過着你的日子，你做的事體，本鎮備細都知道，我也沒工夫與你較論。」吩咐左右，先重打五十個嘴巴。衆兵喊了一聲，打的文魁鼻口流血，頃刻青腫起來。又着將殷氏也打五十個嘴巴。衆兵又喊了一聲，打的殷氏哀聲不止，將左腮兩個牙，也打吊了，打完桂芳問解來兵丁道：「他的銀子，在何處？」兵丁們稟道：「小的們彼時搜檢出來，在本官面前呈驗，本官仍交還他，如今都在他身上帶着。」桂芳道：「取上來我看。」左右將文魁身上取出，放在一旁。桂芳問殷氏道：「你有多少，身邊取出來。」殷氏道：「並無一分。」桂芳向左右道：「搜。」殷氏聽見要搜，他連忙從身邊取出來道：「只有這一百多兩銀子。」桂芳道：「你怎麼說一分沒有，我知道你這小淫婦子狡猾的，了不得，朱文魁硬是你教調壞了。」吩咐左右再打他二十個嘴巴。殷氏痛哭求饒。桂芳道：「我分明沒有夾棍，若有，我定將你這兩個喪盡良心的，一人一夾棍纔好。」吩咐左右又打了十下。桂芳着書吏與了批文，打發押解兵丁回去。又兌了銀子數目，共四百四十餘兩，交付中軍官收存。文魁同殷氏除埋了外，還共帶了六百餘兩。被夏邑上下兵丁，刮刷了二百多兩，所以只有此數。桂芳復問文魁，你殺的賊首在那裏？」文魁將毡包遞與軍士，將士打開，桂芳看了，問文魁殺賊原委，並富安莊內舉動。文魁都據實稟說。桂芳道：「你兩個真是廉恥喪盡，還有臉來獻首報功。本鎮今日只不往反叛裏問你，還是看你兄弟的情分。」吩咐押在後營鎖禁。朱文魁與殷氏摸不着頭腦，倒像與林總兵有大仇的一般。這樣處置，殷氏哭的如醉如痴，同往後營去了。桂芳着人去北營，將林岱請來，說起朱文魁夫妻報功，並打了幾十個嘴巴，監禁了後營的話，「心上快活不過，因此叫你來商議，還是當反叛的處死，還是解赴軍門，若叫朱相公知道，那孩子又要討人情。」林岱道：「父親這件事做的過甚了，受害者是朱義弟，我們不過是異姓知己，究竟是外人，他兄弟雅是仇敵，到底是同胞骨肉，況文

魁妻被賊淫，家被賊破，報應已極，我們該可憐他纔是。况他又殺賊投首，父親如此用刑，知者說是爲文煒兄弟家務事，不知者豈不生疑，且阻將來殺賊投功之路。就是朱義弟聞知，也未免心上歉仄。又將他的銀兩拘收，越發動人議論了。林桂芳聽了，有些後悔起來，勉強笑道：「我不問他是誰的哥嫂，像這樣人不打更打何人！」林岱道：「朱義弟事，軍門大人前已盡知，莫若將此事啓知，看軍門大人如何發落。」文魁既說富安莊兒是反叛巢穴，這事豈可隱昧不言，父親還是親到轅門一行纔好。」桂芳道：「收他的銀子，本意是與朱相公使用，你方纔的好話，也自有道理。我此刻就見軍門。」又吩咐中軍道：「朱文魁我兒子與他討了情分，可將他夫妻鎖開了那四百多兩銀子，你當面交與他，說與他知道。」說罷，父子一同出營，林岱回汛。桂芳到軍門處稟見，曹邦輔請入相見，林桂芳將朱文魁殺賊報功，並自己處置的刑法話，詳細啓知。」邦輔道：「打的爽快，若叫朱參謀知道，雖本院亦不好動刑矣！」桂芳道：「文魁言富安莊是聚賊家屬潛聚之所，理合遣兵剿除。」邦輔道：「這是使不得，本省像這樣村庄，竟不知有多少，只可付之不見不聞。嗣後若有人出首，非師尙詔已親骨肉，一概不准，祇可暗中記名，俟師尙詔平後，自然要細加查拿，此刻一拿，內外皆知，非弭亂之道也。」又着人請朱參謀來。少刻文煒拜見，邦輔就將桂芳言語說了一番。文煒聽知哥嫂從賊巢遁歸，又聽見桂芳重加責處，心上甚是喞然。回稟道：「生員祖父功德涼薄，因爲肅清禍起，變生同胞，家門之醜不一而足，今夫妻于萬死一生中，匍匐于義父林總鎮營內，情既可憐，生員欲給假片時，親去看看，未知可否？」說罷，淚眼盈眶，不勝淒楚。桂芳見此光景，不覺沒趣起來。邦輔道：「令兄備極頑劣，你還如此體恤，足徵孝友。本部院安有不着你看望之理，就是林總鎮薄責幾下，亦是人心公憤，使然，你慎勿介懷。」文煒道：「生員義父素性爽直，就是生員祖父在世，亦必大伸家法，義父代生員祖父行法，乃尊長分內事，何爲不可？」說罷，同桂芳辭出。到了東營，文煒參拜了桂芳，桂芳又自己說了幾句性情過暴的話，方着他到後營。文煒走將入去，見他哥嫂臉上青紅藍綠，與開了染匠店鋪的一般，上前抱定了文魁，放聲大哭。文魁看見是兄弟文煒，置身無地，也放聲大哭。殿氏也在一旁邊大哭，三人哭了一堆，哭了半晌，文魁跪下道：「愚兒原是人中畜類，你看父母分上，恕我罷！」文煒也連忙跪下叩頭道：「哥哥休如此說，皆是我兄弟們時命不至，故有此分離之事。」又想來向殿氏下拜，殿氏幸虧臉上蓋了許多嘴巴，不然就羞成火炭了。連忙還禮不迭，一句話也不敢說。三人方纔坐上，文魁就要訴說自己的原委。文煒道：「哥哥嫂嫂的患難，兄弟知之至詳，至切，到是兄弟的事，哥哥嫂嫂必不知道，待兄弟詳細陳說。」遂從四川遇冷于冰起，說到姜氏同段誠家女人，寄居在冷于冰家等事，文魁夫妻聽了，又愧又喜，不覺合掌道：「但願我夫妻做萬世小人，只願你夫妻重相聚會，多生些桂子蘭孫，與祖父增點光輝，我夫妻亦可少減罪過。」文煒又說：「目今與軍門曹

大人做參謀。文魁大喜道：「此皆我弟存心仁厚，故上天賞以意外遭逢。若我夫妻的際遇，真令人不堪回想。」文煒又道：「林大人是熱腸君子，哥嫂切勿介意。兄弟在軍營中辦事，不能時時請見，我送哥嫂到林義兄營中住幾天，待平賊之後，自可朝夕相聚。家中斷去不得，兵荒馬亂，恐再蹈意外之虞。」隨向桂芳的家丁道：「你們與我叫段誠來。」不想段誠在帳外已久，聽得叫他答應一聲，走入來，也不與文魁夫妻問候，叩頭白白的站在一旁。到是文魁道：「段誠我臉上甚見不得你。」段誠和沒聽見的一般。文煒吩咐道：「你到北營先鋒林爺處，說就是我的胞兄嫂，今日暫去後營內住幾天，一切飲食，照拂一二，改日面謝。」段誠去了。文魁道：「愚兄在賊巢中帶來銀四百餘兩，固是不潔之物，老弟可收用了罷。」文煒道：「兄弟在軍營，正缺使費，此銀來的甚好。」急忙收下。殷氏向懷中也淘出那兩包珠子，打開向文煒道：「此是我的兩包臭物，不知二叔肯賜光不肯？」文煒道：「此珠大而白潤甚好，但軍中用他不着，嫂嫂留着罷。」殷氏羞的哭了。文煒恐傷兄意，改口道：「我不是不收嫂嫂的，實因軍營中用他不着，既承眷愛，等將來與弟婦用罷。」說罷，即揣在懷中。殷氏方纔止住淚痕，不多時林岱的家丁，着人拾兩乘轎來，接請文魁夫婦。文煒將銀子珠子，俱交與段誠，又到桂芳前稟明，方同文魁、殷氏出營，自己回西營去了。且說師尚詔被困孤城，心若芒刺，意欲臨城，又怕失機，越發人心動搖。坐守又非常計，逐日裏長吁短嘆，深恨秦尼。一日正捧杯痛飲，賊衆又抬的告示幾張，言逆犯只師尚詔一家，其餘皆係誤為引誘。今後凡失身賊中，能隨城投降者，准做良民，將來闔家免坐。接應官兵入城者，准做四品武官，生擒師尚詔投降者，封侯，斬首者次之。若仍固結黨羽，抗拒王師，城破之日，男女盡屠等語。師尚詔看了，倍加心驚，行動坐臥，總着心腹數人圍繞。此夜緝城投降官軍者十數人，尚詔嚴加責打，賊將這夜看城投降者更多。三鼓後，火炮之聲，震的城內屋瓦皆動，尚詔親自上城，率衆守禦。天明官軍退去，午時又來攻打，申時又退。這晚踰城投降者，百十餘人。尚詔見內外援絕，人心日變，大會羣賊議戰守之策。賊衆議論紛紛，究無定見。尚詔道：「吾以孤城，焉能抗河南全省人馬，耽延日久，誠恐天下兵集，欲走亦無路矣。日前秦尼勸我由永城趨陽山等路，奔江南范公堤入海，另尋事業，我彼時未曾應允。今時勢危急，限爾等兩日內各收拾應帶之物，分別前後開路者何人，保護家口者何人，斷後拒敵者何人，押解糧草者何人，都要揀選精銳，方為萬全。」賊衆道：「餘事都易處，惟糧草最難依小臣等意，莫若隨地劫掠，亦可足用。在後日三鼓起行，還有一計，先驅老弱者率百姓衝西南北三面營寨，牽住官兵，使他不能追趕。老弱等衆，以及百姓有不從者，立即斬首。然後元帥同我們併出東門。既出城後，仍須元帥斷後，庶官兵不可窮追。再分遣諸將，連路設伏，元帥若能就便攻破永城，救出諸將家口，更是妙事。」尚詔道：「爾等所議亦妥，只是屬下諸人，賢愚不等，設或洩露，使曹邦輔知道，反受掣肘。從此刻為始，原除舊守城將士外，每城

上一面各添巡邏將士十員，日夜輪流走動，杜絕奸謀。有人拿獲投降人一名，賞銀一百兩。尚詔號令已畢，諸賊將各去準備。內中老弱賊衆，聽了心下甚是不平，一個個三五合夥，在背間議論，怎麼強壯者都隨他逃走，老弱的就該同百姓去。劫西南北三營，替他們挨刀，我們要大家設個法子，叫他少壯者先死。內中有幾個道：「他如今四面添了巡邏，日夜稽查投降的話，斷不能若開門接應官兵，我們又無力，只有個待官兵攻城時，佯爲救護，將他們密謀，詳細寫幾封書，拴在箭上，射將下去。到那日定要分撥我們，只管聽他驅使，分出西南北三門，出事時並不接戰，就跪倒投降，難道官軍連投降的也亂殺不成。」衆人道：「此話大通，各要留意。」彼此互傳弄的百姓們也都知道人人痛恨。到晚間官軍攻城，各拾得許多書字，向四門主將投遞。衆將不約而同，齊到軍門營中，計議曹邦輔道：「書字是賊人窮極生計，設法誘激，亦未可知，或竟是實情，亦不敢定我們毋論虛實，總要預備，諸將有何奇謀，可速說來，共成大功。」只見參謀朱文煒獻策道：「賊衆固真假未定，此事最易裁處，書字內言明日三更，師尚詔出東門逃走，西南北三門遣老弱者，就依他的書字，明日日落時四門加力攻打，堅他速走之心。一更時分，便退兵不攻，大人同二位鎮台，吩咐各營，俱嚴裝飽食，率兵等候。若果真劫營，便與他相殺，若實在投降，請二位鎮台入城安插，東門少撥兵，留下一條走路，讓他逃去，亦不必阻擋。將北門林先鋒人馬先去，永城要路三十里內埋伏，此刻即用羽檄行文，江西南文武備兵截殺，以防漏網之賊。待師尚詔向永城逃走時，大人可率兵合勦，留將鎮守歸德。賊衆或過期不劫營，或出城仍行對敵，則師尚詔不逃走可知，即遣人將林先鋒喚回，做一策應亦好。賊中勇悍者，不過一師尚詔，其餘無足論矣。」衆將齊聲說：「朱參謀此計，周詳審慎，極其妥穩，就照此施行。」曹軍門道：「還有一說，如賊衆假借投降爲名，引誘官兵入城，林管二鎮台，豈不誤灑毒手。依本院主見，賊衆若投降，可先遣勇將分三門入城安插，二鎮台隨後入城，以備不虞。本院率兵追殺尚詔，何林先鋒合擊，俟城中安插後，餘軍起來會勦，擒拿逃散逆黨，方爲萬全。」諸將道：「大人神算無遺，尚詔成擒必矣。」衆將議定，各回營分派去了。到了次日酉時，官兵四面攻城，尚詔親自支應。待到三更，先遣賊將逼迫老弱賊衆，同百姓向西南北三門出城，劫官軍營寨。自己帶賊衆還有兩萬餘人，保護家屬同行，殺出東門，止存了八九千人，不想少壯賊中，半是老弱。賊衆子姪親戚，見尚詔逃走，早定他凶多吉少，皆趁便回城，趕赴西南北三門，隨衆投降。林管二總兵，遣將安插鎮守，一面帶兵追趕下來。尚詔走了七八里，先是曹軍門兵到，兩軍互有殺傷，尚詔率衆且戰且去。少刻林管二總兵，又帶兵圍裹上來，賊衆力戰，死亡十分之四，家口並所有，俱爲官軍所得。沿路投降者，又去了一二千人。再看纔離歸德，不過十七八里，先是曹軍門兵到，心下大驚，忙傳令衆賊：「有馬者隨行，無馬者亦不必勉強，各尋一條生路去罷，也算你們輔佐我一番。」說罷，含着淚，揮着手，打馬如飛。

的向東南奔馳。衆賊有不忍割捨者，猶捨命相隨。未四五里，只聽的東面一聲炮響，人馬雁翅排開，當頭一將正是林岱。衆賊看見喊一聲，跑去了一半。尙詔此時人困馬疲，交手後急欲脫身，又被林岱一枝戟攔住，支應不暇。又聽的背後喊聲大振，心內一着忙，未免刀法疏漏。林岱趁空一戟，刺中肩膀，倒下馬來。軍士一齊上前拿住。諸將分頭趕殺賊衆，少刻軍門二總兵大隊俱至。林岱迎上去報功。邦輔大喜道：「獎擧將軍之勇，今古罕儔。遣軍埋伏此地者，知非將軍不能了此巨孽也。本院報捷時必首先保題。」隨傳令諸將，各帶兵分四路追殺餘衆，並押解尙詔同他子女親屬回歸德。正是：

登壇秉鉞元戎事，斬將勤王大將才。霜布傳聞天子悅，三軍齊唱凱歌回。

第三十一回 沐皇恩文武雙得意 搬家眷夫婦兩團圓

詞曰：「風雲際會爲難，今日報鸞遷，榮膺寵命列朝班，文武兩心安。握管城，書彩簡，遣役迎迓宅眷，從茲夫婦喜相逢，拭目

合歡眼。

右調喜遷鶯

且說曹邦輔率領諸將，同至歸德，擒拿餘黨，安撫軍民。遣軍從永城，將賊衆家屬捉來，委文武大員會審，招出許多容留逆黨村莊、派林管二總兵，命將分頭擒拿。一邊寫本遺官入都奏捷，詳具各將功績。以文煒、林岱爲第一，管翼、郭翰等爲第二。林桂芳、呂于淳等爲第三。馬兵丁照刺死金花，軍營已授千總，聽候旨意。諸將見邦輔叙功等第，無不悅服。先將尙詔，並其子女遣官押解入都。餘賊審明，酌奪輕重，再解。復自行檢舉失查師尙詔並參地方等官，以及失陷城池、文、武、捷音到了朝中，嘉靖大悅。隨頒旨星夜到歸德，諸將官跪拜，聽候宣讀。內言師尙詔本市井無賴，屢犯國法。該地文武並不實心任職，養成賊勢，致逆黨潛藏各州縣，多至數萬，攻城掠地，殺戮官民，叛逆之罪，上通于天。師尙詔並其子女業經解送入都，其餘從賊，已差戶部侍郎陳大經、江部侍郎嚴世蕃、星馳歸德，會同該軍門研審，務須盡搜黨羽，分別定擬治罪。曹邦輔才兼文武，赤心報國，朕心喜悅。着加太子太傅，兵部尙書。其失查師尙詔皆因歷任未久，着加恩寬免。其餘失查文武地方等官，理合嚴懲，以肅國法。統交陳大經、嚴世蕃與該軍門審明，有無知情，縱寇擬罪。具奏總兵管翼、身先士卒，連破賊衆八營，著有勞績，着陞補松江提督。其總兵缺員，着該軍門委員署理。候朕另降諭旨。參將郭翰、副將缺出，卽行提補。朱文煒、林岱俱係秀才，非仕籍食祿人，比乃一能出奇制勝，足見籌畫得宜。一能先克永城，全獲逆黨家屬，又復生擒巨寇，厥功甚大，着卽帥副來京，引見後再授官爵。林桂芳、羅齊賢、呂于淳，俱交部從優議叙。其餘有功將弁，並陣亡官員士卒，候該軍門查奏到日，另降恩旨。各營兵丁，按打仗勤勞論功。咨送兵部，以

千把總並指揮陸續補用。今先賞兩月錢糧。其鎗刺蔣金花之丁熙，勇敢可嘉，亦着送部引見。餘依議旨意。贖罷。歡聲若雷。大小官員謝恩後，又各向軍門叩謝林岱文煒。另謝提拔之恩。邦輔大喜，留兩人飲酒。本日俱拜爲門生。邦輔欣悅之至。各贈路費銀二百兩，令速刻起身。二人辭出，忙忙的拜謝了各官，同到林岱營中。文煒向他哥嫂道：「兄弟已奉旨馳驅相見，此行內外雖不敢定，大小必有一官引見後，自必是速着人迎接。哥哥嫂嫂同往，好搬取父親靈柩。林義兒已在軍門前，交了兵符。此營是曹大人官將統轄，我們一刻不可少留。適纔軍門賞了路費銀二百兩，哥哥可拿去同柏葉村李必壽處暫住，等候喜音。我已托林義兒預備下官車一輛，差軍兵四人護送回家。連日賊黨，俱各拿盡，不必懼怕。」文魁聞聽引見甚喜，要到桂芳面前謝謝。文煒道：「我替表說罷。」又囑咐了幾句家中的話，纔打發夫妻二人起身。林岱親自送別。次日文煒同林岱拜別了桂芳，一同連夜入都。先到兵部，報了名，並投軍門文書。不過三兩日，就傳引見。兩人入得朝來，這日明世宗御勤政殿，文武分列兩旁，吏兵二部帶領二人引見。二人各奏名姓、年歲籍貫。天子見林岱氣宇超羣，儀容雄偉，聖心大悅。問林岱道：「師尚詔是你擒拿麼？」林岱奏道：「是臣在歸德城東三十里以外拿的。」天子道：「你可將屢次交戰詳細奏來。」林岱奏了一遍。天子向閣臣道：「此國家柱石材也。」閣臣齊奏道：「此人人材武勇，不愧干城之選。」又問文煒獻策始末。文煒將平歸德前後三策次第奏聞。天子向衆閣臣道：「宋時虞允文破逆亮於江上，劉琦謂國家養兵三十年，大功出于儒者。朱文煒其庶幾乎！」又問前軍門胡宗憲如何按兵睢州，致失夏邑等縣。文煒盡將胡宗憲種種委靡實奏。嚴嵩聽了，甚是不悅。天子道：「胡宗憲真誤國庸臣。」遂傳旨將伊二子俱革職下獄，又問閣臣道：「朱文煒所陳是非，可勝御史之任？」嚴嵩道：「御史乃清要之職，歷來俱用科甲出身者。文煒以秀才偶談兵中，驟加顯權，恐科道有後言。」天子道：「然則應授何職？」嚴嵩道：「朱文煒可授七品京官，林岱可授都司守備。」天子道：「信如卿言，將來恐無出謀，用命爲國家者矣。」隨降旨，朱文煒着以兵部員外郎即用，林岱人甚去得，着實授副將署理河陽鎮總兵，管翼之缺，速赴新任。二人謝恩下來，文煒在兵部候補。林岱有速赴新任之旨，不敢久停，將本身應做之事料理了幾天，與文煒話別。文煒知林岱還要去看軍門，託他將文魁夫妻送入都中，自己看了一處房子住下，又收用了幾個家人，買辦了一分厚禮，書字內借寫于冰始末，救落得官原由，差段誠同一新家人，星夜往成安縣，搬取姜氏。再說姜氏自到于冰家，上下和睦，一家兒敬愛，與親骨肉無異。每想起與親哥嫂同居時，也要事事思前想後，不敢錯亂一句。主僕二人甚是得所。冷逢春遵于冰訓示，非問明姜氏在處，再不敢冒昧入內。每日家在外面種花養魚，教他大兒子讀書，運會試場也不下了。一日書房院中，看小廝們正在灑灌諸花，只見一個家人稟道：「姜奶奶的家人來了，有禮物書字。」逢春着請入曉院，東書房坐。

不多時拿入禮物來，逢春看了看，值一百餘兩銀子，兩副金帖，一寫愚姪朱文煒，一寫愚盟弟稱呼，將書字拆開一看，裏面備述他夫妻受恩，以及得功名的原委，俱係他父親始終成全。如今以兵部員外郎在京候補字內，兼方朝廷事，都一會，意甚殷切。逢春看了大喜，隨入內與大老爺言說，早有人報知姜氏，卜氏同兒媳李氏，到姜氏房中道喜，把一個姜氏歡喜的沒入腳處，隨着人將段誠叫來，要問話。李氏迴避了，卜氏也要迴避，姜氏道：「我家中的話，還有什麼隱瞞母親處？就是段誠也是自己家中舊人，大家聽聽何妨？」卜氏方纔坐上。少頃段誠入內，先與卜氏磕了四個頭，纔與姜氏磕頭，回頭看見他妻子也在，心上甚是歡喜，問候了幾句，姜氏叫他細說，文煒別後的始末。這段誠從四川老主人去世說起，說到段氏被喬大雄擒去，卜氏忍不住的大哭起來，又說到手殺喬大雄，夫妻報功，被林總兵打嘴巴的話，把一個卜氏笑的筋骨皆蘇。姜氏同歐陽氏也笑的沒收煞。段誠整說了半天，方纔說完。卜氏道：「可惜路遠，我幾時會令嫂，他到是個有才膽的婦人。」歐陽氏說：「那樣的蠢婦，太太不見他也罷了！」段誠又說：「林岱林老爺起身時，小的老爺已說他搬大相公家兩口子來京，大約不過二十天內可到。」卜氏又問于冰去向，段誠又說了一番。卜氏也深信于冰是個神仙了。段誠出來，外面即設酒席款待，飯後逢春將段誠叫去，細說于冰踪跡。一聽又喜又想。次日段誠稟明姜氏，就要僱驛轎，卜氏那裏肯依，定要叫住一月再商。段誠口口懇求，卜氏方纔許了五天後起身。自此為始，于冰家內外天天總是兩三桌酒席，管待他主僕。卜氏李氏婆媳二人，各送了姜氏許多的衣服首飾等類。逢春寫書字並回禮，也用盟弟稱呼，又差陸永忠、大章兒兩個舊家人護送上京。卜氏又送歐陽氏衣服尺頭等物。主僕們千恩萬謝。姜氏臨行坐驛轎大哭的去了。在路上走了數天，方到文煒已補了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夫妻相見，悲喜交集，說不盡離別之苦。文煒厚增陸永忠、大章兒盤費，寫了回書拜謝姜氏與卜氏。李氏也有書字，就將段氏的珠子，配了些禮物，謝成就他夫妻之恩。凡逢春家婦人女子，厚薄都有東西相送，臨行親見陸永忠、大章兒，說許多感恩拜謝的話，方纔令回成安。再說林岱到了河南開封，不想軍門還在歸德，同兩個欽差審叛案未完，到歸德，知他父桂芳早回懷慶，管翼已上松江任去了。次日見軍門，送京中帶來禮物，又代文煒投謝恩提拔稟帖，邦輔甚喜，留酒飯，暢叙師生之情，又着林岱拜見兩個欽差，方赴河陽，任一邊與桂芳寫家書，差家人報喜，搬取嚴氏、桂芳恐林岱初到任，費用不足，又想自己年老，留錢財珍物，何用將數十年宦囊盡付嚴氏帶去。林岱就將嚴氏帶來銀兩內，取出三千兩，送文煒，又餘外備銀二百兩，做文魁夫妻路費，差兩個家人兩個兵丁，先去虞城縣請文魁夫妻，一同上京。不一日到了柏葉村，將林岱與他的書字，並送盤費銀二百兩，都交與文魁。文魁大喜，將來人並馬匹，都安頓店中酒飯，告知段氏。段氏道：「我如今不願意上京了！」文魁道：「這又是新典故話。」段氏道：「你我做的事體，甚不光彩，

二叔二嬸，他夫妻還是厚道人。惟改誠家兩口子，目無大小，同家居住，日日被他言語譏刺，真令人受他不可，不受亦無法。你說怎麼個去法？」文魁道：「我豈不知，但如今的時勢，只要把臉當牛皮象皮的使用，不可當鷄皮貓皮的使用！你若是思前想後，把他當個臉的抬舉前來，他就步步不受你使用了！就是段誠家夫妻，目無大小，也不過譏刺上你我一次兩次，再多了我們整起主綱來，他就經常不起。況本村房產地土，出賣一空，親友們見了我，十個到有八個，不和我舉手說話，前手過去，後脚就聽的笑罵起來，你我到不去做員外郎的哥嫂，反在這龜地方，做一鄉的玩物。再者月前二兄弟，與了二百兩，如今到盤用了好些，你說不去，立立骨氣也好，只是將來就想這幾兩銀子，過度終身麼？若說不去，眼前林鎮台這二百銀子，就是個收不成，不知你怎麼說？我就捨不得。」殷氏也沒的回話，僱了一乘驢轎，殷氏同李必壽老婆同坐，文魁騎牲口起身。一日入都，文煒上衙門未回，文魁見門前車馬紛紛，拜望的不絕，心下大悅。殷氏下了轎，姜氏早接出來，殷氏雖然面厚，到此時也不由的面紅耳赤，倒是姜氏見他夫妻投奔，有些動人可憐，不由的吊下淚來。殷氏看見，也禁不住的大哭，同入內室彼此叩拜，各訴想慕之心。少刻文煒回來，見過哥嫂，到晚間大設酒席，林岱家人兩桌，弟兄二人共一桌，殷氏姜氏在內一桌，林岱家人受主人之囑，拚命跪懇，只得全收，着段誠等交入裏面，殷字披肝瀝胆，其意惟恐文煒不收，諄囑至再。文煒只收一半，林岱家人受主人之囑，拚命跪懇，只得全收，着段誠等交入裏面，殷氏和姜氏飲酒間，姜氏總不題舊事一句，祇說冷于冰家種種厚情，殷氏見不題起，正樂得不問為幸，不意歐陽氏在旁邊笑問道：「我們那日晚間吃酒，你老人家醉了，我與太太扮男裝逃走，不知後來那喬武舉來也不會？」殷氏羞恨無地，勉強應道：「你還問我哩？叫你主僕二人害的我好苦！」歐陽氏笑道：「你老人家快活個了的不得，反說是我們害起人來了！」姜氏道：「從今後止許說新事，舊事一句不許說。」殷氏道：「若說新事，你我同是一樣姊妹，你如今就是員外郎夫人，我怎麼人做不的，鬼變不得？」歐陽氏插口道：「員外夫人不過是五品官職分，那裏像個將軍娘子，要殺人，就殺人，要放火，就放火，又大大威武。」殷氏聽了，心肺俱裂，捶胸打臉的痛哭起來。姜氏再三安慰，又將歐陽氏大罵一番，方纔住口。次日文煒將他夫妻叫到背間，盡力數說了一番又細細的講明主僕上下之分。此後段誠夫婦，方以老爺太太稱呼。文魁殷氏不敢放肆了。文煒取出五百銀子，交付哥嫂，煩請主家過度。凡米麵油鹽應用等物，通是殷氏照料，銀錢出入，通是文魁經管，用完文煒即付與，從不問一聲。文魁兄弟骨肉情深，絲豪不記舊事，越發愧感無地，處處竭力經營，一心一意的過度，到成了一個兄弟恭的人家。文煒又買了四五個僕女，兩處分用，留林岱的人住了幾天，方寫字備禮鳴謝，又重賞諸人，纔叫起身。過了兩月以後，囑文魁帶人同去四川，搬取朱昱靈柩，付銀一千兩，以為營葬各項之費。文魁起身去了。正是：

「哥哥嫂嫂良心現，弟弟兒兄同一戮；天地不生此等人，戲文誰做小花面？」

第三十二回 連城璧盟心修古洞 溫如玉破產出州牢

詩曰：「山堂石室，一別人千里！十年面壁，修行人應如此。叛案牽連起，金銀權代替！不惜破家傳遞，得苟免為幸耳！」

右調月當廳

話說于冰自蔣金花身死之後，即遁出林桂芳營中來。到泰山廟內，連城璧道：「大哥原說你就去就來，怎麼四十餘天不見形影，我們死守此地，日夕懸望。」于冰道：「我原去懷慶，與朱文煒說話，着他搬去家眷，不意師尚詭造反弄的我也欲罷不能。」于冰詳細說了一遍。城璧大笑道：「功成不居名，正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之說，惜乎我二人未去看。」兩人一般的熱鬧，自此于冰與他二人講究元理，或到山前山後遊走。一月後，遂電回來說道：「林岱投副將職，已署理河陽總兵管翼之缺。朱文煒補授兵部職文司員外郎，差因誠去法師府上搬姜氏去了。」于冰大悅，次日寫了一封書字，向董煒道：「公子與我們在一處，終非常法，昨查知總兵林桂芳之子林岱，現署理河陽總兵官，我竟斗胆于書字內改公子名姓為林潤，他如今已是武職大員，論年紀與他做個晚輩，也該着他認他子為姪兒，將來也好用他家三代籍貫，下場求功名，書內已將公子并尊翁先生受害前後緣由詳細說明。」又將金不換身上存銀百餘兩付與他主僕，做往河陽盤費。董煒道：「承老先生高厚洪恩，安頓晚生生路，此去倘林鎮台不收留奈何？」于冰大笑道：「斷無此理，只管放心。林岱朱文煒二人功名，皆自我出，我送公子到他們處，必定待同骨肉，因朱文煒是京官，耳目不便，故着公子奔投林岱處，到那邊號房中，只管說是他姪子從四川來，又有冷某書字要當面交投，他聽知我名，必定急見，見時只管說要他退去左右人役，先看我書字，然後說話，你二人俱可心照，從此再無破露之患矣。今朝日子甚好，我也不着世套，就請公子此刻同貴价起身。」又向城璧道：「山路險峻，你可送公子下山，即回。」董煒感情戴德，拉不住的就盪下頭去，那淚不覺兩行直下，又與城璧不換叩頭，大家送出廟外。董煒復行叩拜，一步步大哭着同城璧下山去了。于冰見此情形甚可憐，又見金不換也流着眼淚一邊揩抹，一邊伸着脖項向山看望，回到廟中，只覺得心上放不下，隨將超塵叫出，分付道：「今有董公子投奔河陽總兵林岱衙門，你可將中跟隨，到那邊看那林岱相待如何，停留數日，亦必須看聽詳細，我知道。」超塵道：「法師就在此山，還往別地去說與小鬼，好回覆法旨。」于冰道：「你們作甚麼是我欲和城璧不換去湖廣，你回來時在衡山玉屋洞等候我可也。」超塵領命去了。到次日城璧送了董公子回來，于冰道：「湖廣有黃

山赤壁巖門等處，頗多佳境，我意欲領你們一行，又在此住了許久，用過寺主柴米小菜等項，理合還清。連二弟可包銀十兩，交與寺主。城壁送銀去了，不換收拾行李，兩事方完，纔出房外，忽見寺主披了法衣，沒命的往外飛跑，不多時迎入個少年官人來，但見：

「面如凝脂，大有風流之態；目同流水，定無老練之才！博骨鮮衣，飄飄然肌履瘦弱；金冠朱履，軒軒乎容止清揚！手拿檀香畫扇，本不熱也要搖搖；身墮浮華家人，即無事亦常問問。若論他笙簫音律，果然精通；試考他經史文章，還怕虛假。」

于冰一見，大為驚異，向城壁道：「此人仙骨珊珊，勝二位老弟數十倍。」城壁道：「大哥想是爲他生的眉清目秀麼？」于冰道：「仙骨二字，倒不在模樣的好醜，有極醜不堪之人，俱有仙骨；但此已非一生一世所積。」不換道：「大哥何不脫渡了，他也是一件大好事。」于冰道：「我甚有此意，還須緩商。」少刻廟主人來，不換迎着問道：「適纔出去那位少年，是個甚麼人？」廟主笑着將舌尖一吐道：「他是泰安城中赫赫有名的溫公子，諱如玉，他父親做過陝西總督，他是極有才學的秀才，他家中錢也不知有多少。」于冰道：「他居住是在城內，還是在鄉？」寺主道：「他住在泰安城東長泰莊內，是一個大鄉紳家。」城壁道：「我看他舉動有些狂妄，大哥事事如神明，今日與這姓溫的恐怕要走眼力，他家裏堆金積玉，妓妻美妾，不知有多少，幾曾肯跟隨我們做這苦難事。」于冰笑道：「一次不能，我定兩三次度他，與老弟踐言。」三人說說笑笑中間，忽聽得溫公子要過來談談，急叫寺主過來通知，原來溫如玉聽得有外鄉人學道在此居住，亦有驚訝之意，彼此見了面，各叙姓諱，城壁遂將于冰棄家學道始末詳說如玉聽來，心中甚是不然，向于冰道：「老長兄以數萬家資，又有嬌妻幼子，忍心割絕如此，這豈不作的，是糊塗事！」于冰道：「我有昔日糊塗，纔有今日明白。」城壁又說西湖湖洞看火龍真人，如玉雖聽的高興，到底半信半疑。于冰道：「弟輩此刻即要拜別，然既有一日傾蓋，即係百歲芝蘭，今後公子宜諸事收斂。」如玉以爲也不過爲嫖賭而言，隨應道：「小弟非不知壞品傷財，每思人生在世，如風前蠟草，頭露爲歡，幾何即日夕竭力宴樂，而長夜之室人，已爲我築矣。」于冰道：「公子既知爲壞無多，何不永破長夜之室，做個不死完人，况人至七十爲古稀，其中疾病纏擾，窮富奔波，父母喪葬，男女賢愚，方寸內無片刻安然，爲數十年快樂而失一大羅金仙，知者恐不爲也。」如玉道：「老長兄今日已成仙否乎？」于冰道：「吾雖未仙，亦可以不死。」如玉道：「老長兄游行四海，即到死時，小弟從何處查考昔秦始皇漢光武，以天下之力，遍訪真仙于山岩海島，尙未一遇，况我輩何許人，乃敢存此妄想乎？」于冰道：「秦始皇漢光武，日事淫樂，若再教他身列仙班，天地安肯偏私至此。」

「如玉怒道：『小弟上有老母，下有少妻，實不能如老長先割肉斷愛，老兄請勿復言。』城璧大笑道：『何如？』于冰見如玉滿面怒容，隨即站起道：『公子氣色上不佳，本月內必有大口舌，須小心一二，我們此刻就要拜別了！』三人出了廟門，行走着，城璧道：『我一見這溫如玉，就看出他是個少年狂妄，不知好歹的人，今日良言苦語提引他，他到大怒起來。』不換道：『這也難怪他不得他頭一件就丟不下他母親，况又在少年有財有勢，安肯走這條道路。』于冰道：『就是我也不是之處，着他立刻拋却父母妻子，做這不近人情的事，只是願他早些回頭，不致將仙骨墮落，不意他花柳情深，利名心重，只得且別過了他，直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不怕他不入元門。』說罷，三人竟自走在大樹下，城璧道：『我們如今還往湖廣去不去？』于冰道：『怎麼不去。』一則遊覽湖廣山水，二則衡山玉屋洞內，還有我個徒弟猿不邪，我也就要便去看他。』不換道：『我兩人在碧霞宮住了許久，從來未見大哥說起有個徒弟來，今日纔知道大哥肯渡脫他，必定是個有來歷的人。』于冰笑道：『他是一隻老猿猴，因我用法力收伏，認爲徒弟，使他在衡山看守洞門。』城璧道：『他的道行淺深，比弟等如何？』于冰大笑道：『你們如今還講不起道行二字，比如一座城，你連城牆還沒有看見，這猿不邪他也是雲來霧去修練的皮毛純白，已經是門內人了，再加勤修一二年內，便可入屋中。若講道行二字，他還可以講得幾分。』城璧拂然道：『我們拚命跟隨大哥，雖不敢望做個神仙，就多活百五十年，也不枉吃一番辛苦，似這樣今日遊泰山，明日遊衡水，游來游去，遊到老時，一點道行也沒有，直至死後而已。今日大哥說連城璧還沒有看見，真令人心上冰冷。』于冰大笑道：『人爲名爲利，還有下生死血汗功，况神仙是何等樣的二字，就着你們隨手搵來，就是我還差大半功夫。我如今領你們遊山玩水，並非爲娛目適情也，不過煉你二人皮膚筋骨，再經歷些極寒極暑，多受些飢餓勞碌，然後尋一深山窮谷之地，靜性修煉，慢慢的減去火食，方能漸次入道。至于法術二字，不過借他防身，或救人患難，氣候到了，我自然以次相傳，以你這樣性急，我却如何指授。』城璧道：『弟性急有之，怎麼就不欲指授。今與大哥相商，我兩人立定主意，下一番死命功夫。湖廣山水也不過和泰安山水一樣，與其遠行，不如近守。今日仍回泰山，於山後極深處走幾天，或尋個石堂，或結個茅菴，若能還去柴米更好，即不然樹皮草根，可以當飯，餓不死就是福分。只求大哥將修煉的法術着實往透徹裏傳示傳示，我二人誠心盡力的學習，設或大哥去遠方行走，我們被着妖蛇虎豹所傷，這也是前生命定，只求積一個來世仙緣。』不換也不等城璧說完，一蹶劣起來，大叫道：『二哥今日句句說的，都是正經修行人話，我的意念也淡了，大家捨出這身命去做一做，有成無成都不必論，從今後我與二哥心上，總以死人待自己，不必以活人待自己，現仿着大哥就是活神仙，就是我們入道機會，只聽大哥們吩咐了。』于冰聽了二人話，大樂道：『你們能動這樣念頭，生死不顧，也不枉我引進你

們一番，好好可敬可愛，就依二位賢弟議論，再回廟去罷！三人一齊起身，復到碧霞宮，煩寺主收拾了些乾餅乾菜，帶在身旁，充飢，出廟門，即向深山無人處行走。晚間就在樹下或崖前打坐功，經歷了十八載，甘嘗道味，忘却世情，凡一切奇奇怪怪，妖魔鬼境，斷澗橫橋，蜈蚣嶺，天門山等險峻，看不盡奇峯怪石，瀑布流泉，并珍禽異獸，瓊樹瑤葩等類，一日於層巖疊嶂之下，盼見一座洞門，三人走進去看，但見：

「碧岫堆雲，青山削翠，雙崖競秀，欣看龍踞虎蟠，四壁垂青，喜聽猿啼鶴唳，蒼松古檜，洞門深鎖竹窗寒，白雪黃牙，石室重封丹竈冷，參差危閣，欣來水面之風，枒槎踈海，常映天心之月，正是碧前生意，惟存草檜，外光陰如過駒。」

三人在洞中前後看了半晌，見前後兩層大石室，四周圍回欄曲樹，旁邊丹室經閣，石床石椅，石桌石凳，石杯石碗之類，件件俱全，又有許多的奇葩異卉，堂前正尚鑿着「瓊崖洞府」四個大字，城壁道：「此洞幽深清雅，乃吾兩人死生成敗之地也。」于冰也說甚好，三個就在石堂內坐下，不換道：「修煉的地方到有了，只是飲食該如何措處？」于冰道：「你兩人要立志苦修，衣服飲食，却是易辦的事。」問城壁道：「你身邊還有銀子沒有？」城壁道：「還有五十多兩。」連忙付與。于冰道：「你們在此少坐，我去泰安城內走一遭。」兩人送出洞外，于冰步罡踏斗，將脚一開，踪跡全無，兩人互相驚嘆。到日沒時分，兩人坐在洞外守候，只聽的洞內于冰在那塊叫道：「二位賢弟那裏？」兩人跑進洞來，見于冰在前層石堂內着站，旁邊堆着四十多担米，盆罐碗盞，火爐火刀火紙，每樣四五件，十數件不等，還有鉄斧四柄，麻繩數十條，又有皮衣皮祆，皮襖，帽，襪，鞋，大小綿單衣，亦各有七八件。二人大喜道：「諸物皆不可少，只是皮衣褲太多了！」于冰道：「此處風力最硬，非碧霞宮可比，此時炎熱，還不覺冷，一交三秋，只怕兩弟就支持不來，只怕冬天又嫌皮衣太少，修煉至三年後，即可以不用皮衣褲矣。」二弟求道過急，只得格外相從，論理還該隨我山行野宿，將皮膚熬煉出來，萬無中寒中濕之病。柴是山中所有之物，自去砍取。」二人叩拜道：「大哥用心至此，真是天地父母。」于冰忙扶起道：「只願二弟始終如一，勿壞念頭，愚兄無不玉成。」從此二人輪流砍柴，做飯，口淡到極處，採些山花野菜來潤補。于冰見他二人向道真誠，不辭艱苦，恐早晚出入，遇蟲虎豹鬼怪妖魔，隨傳與二人護身逐邪二法，又過了幾日，留心細查，見二人沒甚麼走滾壞心處，隨引以真訣傳授。然于不換傳時，猶有難色，再三教戒，再過兩日，二人日夕精進，少有不調，便誠求細問于冰，即指示一切。一日于冰向二人道：「自昔年吾師教諭言修行一道，全要廣積陰功，不專靠凝神煉氣，我自出衡山，只成就了朱文煒林官并平師，尚詔功德尚淺，我再去遊行天下，河南遭叛逆之變，不無落難等人，亦須察訪，隨便看視猿不邪，你二人在此俱妥，我有幾句話，要切記在心，虞靖天師有云：不怕念起，只怕念滅，念起是病，不續是藥。」

蓋能剪情欲則神全，導筋骨則形全，慎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則可以入道矣！邇來與二弟講究元理，似有幾分領會，連二弟更明白些；只要于出細時循序漸進，不可求效太速，求速效則氣行異途，爲害不小，務須破至于你們至于蒂，使氣息綿綿，上下流通，則子母有定向，水火即可立時交會矣！積久縛就真胎，便成有道之士，于你們所行外功，雖遠不及內功十分之三，四，然活筋骨，舒五臟，亦內功之一助。若每天按時行，則始終按時隨便行，則始終隨便，如按時行幾天，則隨便又行幾天，于己有益，再一聞斷，則功夫妄用，反不如一心只行內功，良言盡此，我此刻就去了。」不換道：「大哥就去，我等何敢即聞，只是回來的日子，要說與我們，免得日夕懸望。」于冰指着旁邊那米堆道：「此米五十倉石，你們用完時，我即可以來。」城壘道：「早知大哥又要離別，到不如去湖廣衡山洞內，與猿不邪一同廝守，豈不又添一個道友？」于冰道：「我當日出家時，有誰與我作伴來，俗云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二位賢弟留我，我豈不知是愛我，但出家人第一要割愛，割愛二字，不只是聲色貨財，像你一人今日想我，明日盼我，則道心有所牽引，修爲心不能純一，而道亦終于無成。」說罷起身，兩人送出廟外，心上甚是難捨，只是不敢再言。于冰將木劍取出，口誦靈文，在洞門頭上就畫了一道符，城壘笑道：「此是何意？」于冰道：「你二人法力淺薄，洞外何物無有，吾符雖無甚奇，除鳥洞列仙，人部正神，恐無有敢從吾符下過者，此後除去取柴米外，須要少出門，爲白龍魚服，困于豫且之鑿。」說着一步步走去，兩人望不見了，方悶悶入洞，按下于冰。且說陳大經嚴世蕃原是一對刻薄小人，在歸德府審了一月餘的叛案，倒不爲朝廷家辦事，全是借此收縮銀錢，報復私仇之地。凡遠年近歲官場私際中，有一點嫌怨者，必要着差人通通消息，着叛賊人扳本人，或親戚族黨任途中人，被于渾者，也不知壞了多少，不但容爾賊衆的人，就是一飲一食的地方，要吹毛求疵于中道尋富戶，透出普信着，用錢好買命。曹邦輔深知嚴嵩父子利害，也只好言語間行個方便，賴情面開脫一二無辜人，那裏敢參奏他們。明帝屢屢下詔，不准干連于人，他二人那裏把這旨諭放在心上，只以弄錢爲重，一日拿到叛案內一散賊，叫吳康來訊之下，把着他說富戶人家停飲食，并吵鬧過的地方，吳康開寫了十數人，內中就有溫如玉，說他父親昔會做個總督，手內甚是有錢，陳大經聽了，心中甚喜，隨即發了溫公子，竊藏叛黨，謀爲不軌，事火票又札諭泰安文武官同去獲拿，添差解送歸案等語，事關叛逆，急同風火，不過數日，即到了泰安。這日溫如玉在家，正在着人擺列菊花，要請朋友們賞玩，猛見官役跑來，說：「道州裏老爺和營裏老爺，帶着許多人拜大爺來了！」如玉摸着頭，一邊更衣，一邊預備茶水，又着廚下收拾便飯，剛迎接到三門外，只見文武官已走進大門，守備看見如玉，指向衆人道：「那就是溫公子，拿了有跑上，便將如玉上了大鎖，蜂擁而去，把些大小家中人都嚇呆了。如玉的母親黎氏，聽得將兒子平空拿去，嚇得心膽皆碎，忙差人到州裏打聽，晚間家人們回來說道：「大

爺是爲窩藏河南叛家內一個姓吳的，明日就要解去河南聽審。」黎氏道：「你大爺在那裏？」家人們答道：「已下在監中，小的們又不敢去問，這還是州宅門上透的信。」黎氏同兒媳洪氏大哭起來，家人們道：「哭也無益，不如將大爺素日交厚的朋友，請來相商，看他們有個救法沒有。」黎氏着人分頭去請，衆人聽是叛案，一個個躲了個精光，衆家人跑了二更時候，沒請來一個，至四更後，家人說黎大爺來了，黎氏是本城黎指揮女兒，他有個姪子叫做黎飛鵬，與如玉是表兄弟，黎氏全姪兒進來，放聲大哭，飛鵬道：「有要緊話，向姑母說，此時不是哭的時候，表弟家乃逐日狐羣狗黨，弄出這樣彌天大禍來，他一入監，我就去州衙門折了個過打聽，來文上言溫公子窩藏叛賊吳康着泰安文武官添差押解，赴歸德聽審，此事關係重大，我與州官門上家人胡五、蔣二相商，他說這事若問在裏面，定要滅族受刑，罰還是小事，如今已代我們在文武衙門，并歸德提差說合，他定要三千五百兩銀子，上下分用，言明過一月後，定要起解，我們連差安當的人，到歸德去解脫，他們却有絕好的門路，只要多費幾個錢，保管無一點事。又領我到監中，與表弟說明，表弟恐姑母不允，着我來稟明。」黎氏着急道：「家中那有這錢？」飛鵬道：「表弟也會說過，着城中兩處貨舖裏先儘現銀湊辦，安頓住提差，并文武衙門再說，我此刻就回去，明日還要與他們兌過銀子，姑母只管放心。」說罷，辭了出門，仍要回城去，黎氏聽了，心上略爲的安些，次日三更天，飛鵬將銀兩如數交付於州衙胡五、蔣二、文武兩處，并提差以及捕衙，各得了賄賂，樂得靜候。飛鵬又向提差計議，提差具一一說知，飛鵬又轉說與如玉聽，如玉將他鋪中夥計俱曳入監中，着他們將生意折變，與人好好理塗，衆夥計見事關重大，只得另尋財主，盤他的生意，弄亂了七八天，方纔有人成交。可惜二萬餘兩生意，除撥去三千五百兩，止剩下七千一百兩本錢，兩處舖房，止算了一千兩，向如玉說知，如玉只急得要出監，隨將飛鵬請入監中，煩他帶了個家人，並八千兩銀子，去歸德辦理，早夜起身，不想陳大經嚴世蕃每人各有腹心，門客相隨，大經門客叫張興，世蕃門客叫繡龍文，兩人同寓在歸德東嶽廟內，凡有通叛案，綫索者，去尋二人說話，他二人要點了頭，就是真叛黨，也可以開脫，乾旋的亦不止一家。飛鵬到他二人寓所聽了幾次，總說不來，飛鵬替如玉日日跪懇，哭訴了好幾次，方纔依了七千之數，餘外要百五兩，置跟隨的小廝們，飛鵬將銀子如數交割，張繡二人隨即打入密票，止說六千兩，他二人將一千兩下了私腰，次日陳大經嚴世蕃，又將吳康傳出復問，審得溫公子是同賭人，並無知情容留的事，將如玉開導，不應同賭，例該州發學打四木板，釋放回家，斥革話一字沒有，並即行文泰安文武衙門招諭施行，又將案內使費過的一總開放，沒有使費過的，還着監候。訊到第三日，即得放如玉的票，繡龍文也不差人，即着飛鵬看了，然後封訖交付飛鵬，說你自投去罷，飛鵬得了文票，大喜，謝了兩人，回到下處，與跟來的兩個家人說知，將剩下的五百兩銀，與兩個家人每人分了一百，自己分

了二百；留下一百做回去盤費，以便開張單兒，着如玉看。三人僱牲口連夜趕至泰安衙門，投遞文書。文武官看了大喜，立即將如玉放出監來，如玉謝了文武官，又到黎飛鵬家叩謝問明前後情節，雖是心疼八千多銀子，喜得免了禍患，又結計他母親和飛鵬一同回家，母子各痛哭。黎氏再三向他女兒道謝，飛鵬又細說歸德話，黎氏向如玉道：「我已望六之年，止生了你一個，自你入監後，我未嘗一夜安眠，眼中時流血淚，精神大不如前，你若是可憐我，將嫖賭永斷，少交是非之人，我尚可以多活幾年。」如玉道：「我自今以後，再不敢胡行一步。母親只管放心，那冷先生，他也曾勸我這話，且說不出一月，定有大口舌，今果應了，豈非奇人。」正言之間，家人走進來說道：「本莊內的親友在外面看望大爺。」黎氏聽了大怒道：「平素不分晝夜，天天來吃我家，一聞叛案，請了半夜，狗也沒有一個上門來。今日聽的無事，又尋不費錢的飯鋪吃來了，你們將這沒人心的賊了，都與我一齊趕出去，永不許上我的門。」如玉道：「你們向衆位說，我不敢當，請回罷。」飛鵬將一路剩下盤費交還，又取出一本賬，着如玉留下看，如玉心着實感激，謝了又謝，兩人同吃酒飯後告別，過了幾日，如玉又備了一分厚禮，親去拜謝，從此不嫖不賭，安分守己起來，正是：

「不嫖心裏想，不賭手發癢；叛案雖除名，可惜一萬兩。」

第三十二回

冷于冰施法劫貪吏

猿不邪採藥寄仙書

詞曰：

「銀囊空，金袋碎，驚破奸邪心意！千方百計聚將來，都被神劫去。日漸升，月已墜，至玉洞傳法周歲；丹砂甫採接仙書，飛入長安省會。」

話說：溫如玉出了州監，再不嫖賭了，安分守己，過度日月，這且不題。再說：冷于冰出了瓊巖洞，架遁光片刻即到歸德城外，先在西關遊行，次後入城，見此地雖經兵火，士民尚各安業，天色漸晚，隨便尋一旅店過宿，打坐至二更天，忽聽得一人大罵道：「嚴世蕃這狗才了不得！」于冰聽了嚴世蕃三字，就坐不定了，慢慢的開了房門，走出院來，見西邊房內，燈燭輝煌，走近了幾步，只聽得一人道：「你雖費了四千多銀，你家中還是富足日月，買出命來就好一個叛案，拉扯住，可是頑的，你該吃這一大杯。」又一個道：「這兩個殃煞，此時離京，也不過六七天路了！我聽人說：一人有二十多萬銀子，陳大經是浙江人，說他的銀子，着他姪兒同幾個家人，由江南水路送回，嚴世蕃和羅龍文、張典這三人的銀子，恐人議論，分作前後走，嚴世蕃帶了一半，陳大經帶了一半，上天若顯報答應，聖上知道了，將他們各抄家斬首，子孫世世做乞丐，使他一個錢留不下，我心上方快活。」又一

個道：「你也不過咒罵他幾句。」九卿科道：「以及督撫；那一個敢參奏他，聖上從那處知道；銀子已經丟了，說他何益，大家吃酒罷！」於是同嚷鬧大杯小杯，你多我少起來。于冰回到房內，自己打算道：「適纔這些人的話，若果真，此係搜剔平人脂膏，害人許多身家，與其着他兩個拿去，不如我且奪來，賑濟貧人，強交他兩個胡用。」又想到：「他着這銀子分南北兩路，走水路的慢，我明日先從都中這條路趕去，得了嚴世蕃的，然後再從水路，取陳大經的，不道叛案所得的錢，着他們一文錢不住，就使從京中帶來財物，也弄他個精光，使他倒折本錢，與萬人解恨！」想算停妥，次日走出城門，到無人之地，架趲光約行有一千餘里，趕到直隸地界，看見嚴也蕃在後，陳大經在前，相隔有六七十里，都在路上行走。于冰先到曠野之地，略爲等候，望見陳大經率領多人，押着行李走來，遂用劍尖上飛一道神符，勅令六丁六甲衆神，起了一陣黑風，飛沙走石，刮了個久，和馬散，頃刻天氣清明，大經速着家人尋覓行李，銀兩都歸無有，各各相顧失色。無奈復回舊路，與世蕃看見，不料世蕃亦於是日一樣被風，迷失行李，銀兩，人人互相嗟異，也猜不着是神是妖，反倒都怕懼起來。世蕃向大經道：「罷了罷了！這叫江裏來水裏去，枉費了一番心，想大人原是財福雙全，如弟實是命薄。」大經道：「大人不必過慮，小弟銀兩已送回家鄉，將來定要寄信去，分與大人一半就是。」世蕃連忙叩謝，二人也嫌聲名不好，倒吩咐家人們，一字不可洩露，從此一徑回京去了。于冰這裏，着衆丁叩神將，將兩處行李物件，收在一處，卽着人都押送上湖廣衡山玉屋洞，交與猿不邪收管，可到鎮江岸口，回吾話說衆神領命，于冰復架趲光到江口等候，諸神復命于冰退了衆神將，少刻超塵同逐電俱來，超塵稟道：「小鬼奉法旨，送董公子到林岱衙門，林岱認爲胞姪，相待極厚，小鬼在他衙門中，留心探聽，住了半個月，見其始終如一，前法師吩咐着在玉屋洞等候，小鬼從河南回來，等候了數日，今看逐電，知在此處，因同來繳法旨。」于冰聽了，心上大悅，收了二鬼，隨架趲到鎮江江面，見有一隻大沙船飛走而來，船上有戶部侍郎門燈，又有官衙旗懸着，于冰看的明白，忙用劍在江面上畫符一道，少刻波翻浪湧，本地江神聽候，馳使于冰用手指向衆神道：「適纔過一大沙船，乃戶部侍郎陳大經之官船，船內有二十餘萬銀兩，并應用貨物，皆是刻害良民所得，煩拿神率領屬下，推他船過焦山放翻，切不可損傷一人性命，俱要扶掖在岸上，再煩尊神將船內金銀行李取出，堆在江岸，無人之地，我有用處。」諸神領命，陡然起陣怪風，大風過處，滿江船並未損壞一隻，止捲走陳大經的船，飛沙雲馳而去。于冰架趲光隨後趕來，過了焦山，翻在了江面，舟中人落水一沉一浮，都奔在了岸上，那船也不沉底，只順水流了二三里，也便傍岸停住，銀兩諸物俱堆在岸上。于冰送了水神，又拘請了丁甲，將銀物仍送至玉屋洞，然後緩緩的跟來了。甲衆神又于玉屋洞交割了銀物，中途相遇，于冰發放訖，到洞門前，用手一指，門鎖脫落，其門自開，于冰走入，猿不邪看見，喜歡的猴子心花俱開，跑上前跪下叩頭。

道：「弟子猿不邪未曾遠擡，望乞師尊恕罪。」于冰扶起坐在石床上。猿不邪又從新叩拜于冰道：「我原說八九年或十數年後來看你，今因陳巖兩貪官賍銀一事，隨吩咐二鬼搬放銀物于後洞。」又向不邪道：「你年來道力如何？」不邪道：「弟子自尊師指授，日夜誠心修煉，一月間不食亦不飢，多食亦不飽。」于冰道：「此服氣之功也，積久可以絕食。」又問：「火龍真人同紫陽真人來否？」不邪道：「未曾來。」于冰見不邪雖係異獸，舉動甚是真誠穩重，于冰心上甚喜，看將來必成正果，過了幾天，教示不邪道：「你本異類，修了千餘年，亦能馭風駕雲，此汝自得之力，非我教授，今見你一心向道，立志真誠，是異類中大有根氣者，將來可望成仙。奈滿身皮毛，顯得仙凡眼目，我今傳你移形換影，變化人形之法，然此法止可假借二個時辰，仍復本相，若欲始終不變，你須用一番煉煨苦功，使吾出納口訣，便脫盡皮毛，老少人隨你心之所欲，雖歷千年，無改變，永成人形。」隨詳細指授煉煨之法。不邪跪領元機，又感又喜，繼之以泣。一月後竟能變化人形，五天後復還本相。于冰驚異，問不邪他自知也不知，所以于冰思想了幾日，方笑說道：「是我小看他了，修道千餘年，腹中原本有丹，煨煉易於堅固，豈三個時辰所能限定，隨傳與不邪淨口淨身淨壇淨世界，並安土地魂魄清靈等咒，吩咐道：「俟爾諸咒煉熟後，我好傳你大法。」不邪大喜叩拜，誠心日夕默誦。過五日之後，于冰向不邪道：「我今傳你押神遣將五行變化之法。」不邪連忙跪倒聽候指示。于冰道：「凡人持大法咒，必先取千里外五方之土，金銀珠玉丹砂銅鐵，木石綢緞紙筆等件全備，方敢作出，奈法本自仙傳，止宜就地用劍畫法壇一座，將淨口淨身等咒，念訖，腳踏斗罡，左手雷印，右手劍訣，取東方生氣一口，先念清心咒，次念通靈咒，然後畫符，亦與世人運用不同，或用指畫，或用劍畫，皆可以代筆墨。而畫符最是難事，定要以氣攝形，以形運氣，運氣歸一，則陰陽通貫，天地合德，不但驅神役鬼，叱電逐雷，即山海亦何難移易。至請神召將，汝異類更要誠敬，每請一神一將，必先定一事差煩，若見神將兇惡醜陋，或生長懼玩忽之心，受禍即在此時間，總能苟免，神將亦不肯來，汝宜慎之，戒之切記吾言。」不邪聽了，毛骨悚然，連連頓首道：「弟子安敢有違師訓，自取不測。」于冰將寶籙天章內大法，選擇十分之七，傳示先着。不邪煉符精熟後，然後一一教道：如何挪移，如何變化，如何召神來，如何送神去；先是于冰掌法，不邪隨後演次，便是不邪獨自持行。猿不邪心思靈敏，還用一年工夫，方能指揮如意，他此時固形之法，已煉的百日外，方露本相一次，通是人形，身上猴毛脫得七零八落，漸次全無。百日外，露本相，又須復變人形，或老或少不一，必須猴形脫落淨盡，自此方能修道千年。自于冰傳與火龍出納口訣，便時常收異貽為狼，又有此大法力，必須煉成千萬年不易之面目，方合他的心。又想起當年與謝二混女兒苟且，雖是前生夫婦，到底有虧品行，今須煉成一少年形像，殊覺可取。于是化為個童顏鶴髮美髯道人，頭戴束髮銅冠，身穿紫金道衣，腰繫絲絛，足踏藤履，居然是個得道

倭真，比于冰不衫不履，還打扮得清淨幾分。于冰見他內外道行，皆有一半成局，又見他小心誠謹，較前更慎重許多，心中着實喜愛他，向不邪道：「吾修道無多年，仰邀吾師同紫陽真人恩惠，指示捷徑，血肉之軀，已去六七，此皆吾師易骨一丹之大力也！歷數修道之士，誰能似我有此際遇？我久欲煉幾爐丹，用佐內丹，無如施於人者功德甚少，數端微善，安敢妄冀上仙，今在玉屋洞偷閒一載有餘，傳汝諸般法力，亦有深意，一則着你九州四海，採取藥料，你若無道術，安能隨地尋覓，禁服諸魔；二則還有幾個道友，寄居泰安山內，將來你即傳授伊等法籙，省吾提命之勞；三則你具此神通，可代吾分行天下，斬除妖邪，與扶危濟困，我收指臂之力，你亦可積些陰功，今與你一單，共藥二十一樣，每樣下面，俱詳註分辦真假，所產地道，大約海外居十之八九，中國不過一二。你此刻可帶銀兩下山，於天下城池市鎮，覓劍一口，不拘銅鐵，只要先代之物，精雅清妙，可吹毛碎鐵者方好。」不邪領命去了。過兩月後方回，用銀八百兩，買來單雙劍各一把，捧與于冰過目。于冰見裝飾俱古雅，先將單劍拔出一看，面列七星，吞口以上，鑄着射斗二字，光輝奪目，寒氣逼人。于冰笑道：「此劍雖不可以實名，亦古劍中之最佳者。」又將那雙劍拔出來，只見面上鑲龍虎柄，付三環，托盤以上，日月雙分，試之輕妙，鋒利無比。于冰又笑道：「你還有眼力，此雙劍與單劍身分，伯仲要皆斷龍截蛟之器也。」立命不邪盛淨水一碗，走到洞院中間，吸太陽精氣，吹于右手二指上，右劍兩面，各畫符一道，然後念咒噴，嘔畢，遞與不邪。又將雙劍亦如此作用完，吩咐不邪道：「丹藥乃天地至精之氣所萃結，非人世寶物可比，不產於山，定產於海，既係珍品，自有龍蛇等類相守，更兼妖魔外道，凡稍通人性者，皆欲得此一物，食之為修煉捷徑，較採日精月華，其效倍遠。仙家到內丹胎成時，必取外丹者，蓋非此不能絕陰氣，歸純陽也。我今再傳你幾路劍法，庶可以保身無虞。」不邪欣躍演習，兩月後劍精熟，于冰選一吉日，令不邪先從海外採取，來來往往，不下六七月，內中也有真假，于冰一一分別貯在丹房內。不邪于山岩海島，經過許多異怪，明奪暗取，不必盡述。一日從嵩山取藥歸洞，先將藥着于冰看了，又從懷中取出一封書字，寫于冰違此于冰大為驚異，開拆封一看，上寫速赴陝西崇信縣，傍邊寫着火龍氏諭。于冰看罷，連忙站起道：「此吾師法牒也。」隨安放石桌中間，叩拜了四拜起來，問不邪道：「你在何處得遇祖師？」不邪道：「弟子從嵩山採藥回來，被一老道人在山前用手一招，弟子即風停雲止，落在積雪峯下。老道人將書付與，着寄與師尊，弟子正要問他名姓，一轉眼就不見了。」于冰吩咐不邪道：「藥不用採了，可用心看守洞門。」又將超塵逐電，叫入葫蘆內，急急的取了些隨身應用之物，不邪跪送洞外。于冰雙足一踏，烟霧纏身而去。不邪見于冰行色匆匆，也不敢問歸來的年月，只得回洞，自行修煉。正是：

「一聞師命即西行，且止丹砂採辦雲待得餘閒歸洞後，再將鉛汞配雌雄。」

第三十四回 貼賬單賄賂貪知府 攝贓銀分散衆飢民

詞曰：「平涼登歲遇飢荒，望合分賑；窮氓無端貪墨欲分光，姑與何妨。秘訣搬移食項，神符竊取私囊；宦途如膏雪，潑湯

掃蕪堪傷。」

右詞畫卷堂

話說于冰駕雲行來，頃刻到崇信縣交界，見人民携男抱女，沿途乞討，多鳩形鵠面之流，問起來說，鞏昌蘭州平涼三府地方，連年荒旱，鞏昌蘭州各州縣，還有些須收獲之地，惟我們這平涼一帶，二三年來一粒不收，餓死的也不知有多少。于冰道：「本地官府爲何不賑濟你們？」衆人道：「聽的說朝中有個姓嚴的宰相，最愛報告吉祥事，凡百姓的疾苦，外官們總不敢奏聞，恐怕嚴宰相惱了，頭一年荒歉的時候，地方官還着紳士捐穀捐銀賑濟，第二年各州縣官因錢糧難比，將富戶門捐助銀兩的米穀，不過十分中與我們散一二分，其餘盡皆尅落在腰內，今年連一家捐的也沒有了。先前你我的入市關鄉，還可乞討些食米，度命如今無一人施與，只得在道路上延命，慢慢的投奔他鄉。」于冰道：「巡撫兩司難的寫遠本地道府，他是大員也，該與你們想個法子。」衆人道：「還敢望他想法子，只要莫把我們的窮命刻剝了，就是大造化，自我們這本府太爺到任以來，弄的風不調，雨不順，把平涼一府的地皮都被他刮去，不但十兩八兩，就是一兩二兩，他也不肯輕易放過，事體不論大小，要起錢來，比極小的佐雜官還沒身分，沒一日不向紳士借銀錢，若不借與他，他就要尋事件相陷，輕則罰他財帛，重則革他功名，若做生意的人，更受他的害，也是日日無物不要，要了去便如白丟，討價者重加責處，責處後即刻發價，大要值十文的，止與一文，年來綢緞梭布當鋪各生意，關閉了十分之七，就是賣肉的屠戶，也迴避了大半，把一個府城竟混的不成世界了，地方連歲荒旱，又添上這樣官兒，兩路夾攻，我們這個樣子，那裏還有活處，他屬下州縣之錢糧無出，只得將百姓天天拷打弄得父子分離，夫妻拆散。」于冰道：「他是這樣作福作威，巡撫司道爲甚麼不參他？」衆人道：「我們會聽得衙門中人，常說京裏有個趙文華大人，是他的親戚，他年年差家人上京，送禮，趙文華大人許多厚禮，趙文華與巡撫司道，寫信囑託，他有些大門路，誰敢惹他？」于冰道：「他所好甚麼？」衆人替他起個外號，叫做馮剝皮，官名馮家駒，聽說是四川陞來的。」于冰想道：「只馮剝皮不是在金堂縣，追比林信的那個人麼？他怎麼說一下陞了知府，我今日既到此地，到要會會他，又不枉費祖師着我到陝西一番之深意也。」心裏想到，我有嚴陳兩人，這宗銀兩，着我賑濟此地窮民，我一個出家人，久留在洞中，何爲只是這三府的飢民甚多，這幾兩銀子，濟得甚事，想來想去，想出個道理來，笑道：「天下的窮民億千循萬，我只將這三十多萬銀子，開銷去就是功德，刻下三

府之中，惟平涼最苦，理合先於極貧之家，量力施捨。但我非官非吏，該如何查法，此事必須拘這本地土穀諸神，着他們挨戶察查妥當，就着他們暗中分散，庶奸民不能冒領。」又想道：「神人異路，無原無故，與百姓們送銀子，豈不驚世駭俗？」想了一回，又笑道：「此事必須人鬼兼施，明暗並行，方為妙用。」打算停當，到了三更時候，走到郊外無人之地，伏劍噓哈，拘到日夜遊神，並涼州一府土穀灶社各大家小戶中，帶居漏諸神，一個個前後森列，聽候差使。」于冰道：「今有一件最要事，仰藉諸神，大家協力措辦，目今平涼一府，並所屬各州縣，連遭荒年，百姓餓死者無數，貧道有銀三十餘萬兩，意欲布散貧民，貧道一人實難稽察，今煩衆神於城市鄉關，挨門細防，一門清楚一門，一鄉清楚一鄉，只要於極貧窮之家，分別大口小口，某戶某人名下，共男婦大小幾口，詳細各造一本清冊，送至貧道寓所，貧道好按人數估計，便知平涼一府各州縣，共有貧人若干，每一人分銀若干，方能接濟。到秋收時候，到施放銀兩之時，還要仰仗諸神，一邊領銀，一邊變化世間凡夫，代貧道沿門散給，使貧人各得實道，方為安適。奈此事瑣碎之至，未知諸神肯辦理否？」衆神聽畢，各自歡喜，鞠躬道：「此係法師大德洪慈，上憲聞知，必加紀錄，小神等實樂於普救災黎，豈有不奉行之理！小神等即各分身督率，斷不敢教一人舛錯，自負清德。」說罷，各淺虛御風，欣喜而去。于冰回在廟中，寫了四五十張報單，差超塵、逐雷於城鄉市鎮人烟稠密之處，連夜分貼上，寫道：

「具報單人冷秀才，為周濟貧民事。冷某係直隸人，今帶銀萬兩，到西口外販賣皮貨，行至平涼一帶地方，見人民窮苦，贍養無資，今情愿將此銀兩盡數分散窮民，有願領此銀者，可將本戶男女大小幾口，詳細開寫，具一清冊，到府東關大神廟，親交冷某手，以便擇日按名數多寡分散，定在三日內收齊，後期投送者，概不收存，專此告白。」

天明時二鬼回來，到日出時候，早哄動了一府，有互相傳念者，有到大神廟來看的，有窮人携男抱女領銀子來的，這話按下不表。且說平涼府知府馮剝皮，果是金堂縣，追此林岱的那知縣，因與工部侍郎趙文華妻弟結了兒女姻親，用銀錢鑽銀保舉，在此處，他仗趙文華勢力，無所不為。這日門上人稟道：「有快班頭役，接來報單一張。」剝皮接來一看，笑道：「這冷秀才，必是個瘋子，他能有多少銀兩，敢說分散涼州府通府，就是作善事，也該向本府稟知，聽候示下，怎麼他還敢居然下了報單，着一府百姓任他指揮。」想了一想，吩咐道：「可寫我個年家弟名帖，到東關大神廟，請他說我有話相商，立等會面。」門上人答應出去，少刻稟道：「冷秀才將老爺帖子繳回，他說正要來拜會太老，隨後他就到了。」少刻門上人又稟道：「冷秀才到他說太爺傳喚甚急，寫不及手本。」剝皮吩咐大開中門，迎接至大堂口，于冰將剝皮一看，但見：

「頭戴烏紗官帽，內襯着玫瑰花數朵，腳踏粉底皂靴，傍鑲着綠夾淺兩條，面紫而鼻豐，拆幾步如風走楊柳，鬚黃而頭

小笑一面似跌破西瓜；內穿起花縐紗紅襖，外罩暗龍四爪翻袍。雙眼顧盼靡常，無怪其逢財必喜；兩手伸縮莫定，應知其見縫即過。看年紀已是五旬上下老人，正當端品立行之際；論氣質還像二十左右，依然瘋嫖惡賭之時。

馮剝皮見于冰衣服襤褸，先阻了一半高興，讓到二堂行禮，坐下。皮剝問于冰名諱，于冰道：「叫冷時花。」剝皮道：「適纔接到年兄報單，足徵豪俠義氣，本府甚是景仰，未知年兄果有數十萬銀兩否？」于冰道：「數十萬不能，十數萬實有之。」剝皮聽了甚喜，吩咐左右獻茶，又問道：「銀兩放在何處？」于冰道：「有幾個小价在後押解，不過兩三天即到。」剝皮道：「未知年兄是怎麼個與百姓分散法？」于冰道：「報單上已申說明白，着百姓們自寫家口數目，投送火神廟內，生員按戶酌量分發。」剝皮道：「如比辦法，勢必以假亂真，以少多報，可惜年兄幾兩銀子，徒耗於奸民，於真窮人毫無補益。依我愚見，莫若先遣官吏帶同鄉保，地方安戶口逐一查明，登記冊簿，分別極貧、次貧兩項，而於極貧之中，又分別一迫不可待者，再照冊簿，每一戶大口幾人，小口幾人，另寫一張票子，上面鈐蓋圖章，標明號數，即將票子令本房人收存，俟開賬時持票走領，年兄可預定極貧大小口，與銀若干，次貧大小口，與銀若干，先期出示，某鄉某鎮百姓，定於某日在某處領取銀兩，照票給發，若將票子遺失，一分不與，延不可待者，即令官吏帶銀子按戶稽查時，酌量其家大小人口若干，先與銀若干，使其度命，即於票子上批寫明白，到放賬時照極貧核扣，除前與銀數給發，如此辦理，方為有體有則。再次百姓多，官吏少，一次斷不能放完，即做兩三次，何妨？若年兄任憑百姓自行開寫戶口，浮冒還是小事，到分散時，以強欺弱，男女錯雜，本府有職司地方之責，弄出事來，其咎誰任？依小弟主見，年兄共有多少銀兩，都交與小弟，小弟委人辦理，不但年兄名德兼收，亦可以省無窮心力，未知高明以為何如？」于冰道：「老公祖議論，真是盡善盡美，只是註冊領票，未免耽延時日。一則百姓迫不及待，二則生員也要急於回鄉，祇願將這幾兩銀子，速速打發出去就罷了！至於大公祖代為措處，生員斷斷不敢相勞。」剝皮聽了，勃然變色道：「若地方上弄起事來，我一個黃堂太守，就着你個秀才拚去不成麼？」于冰遂意將左右一看，似有個欲然不敢之狀。剝皮是人經吃錢的辣手，什麼骨骸，還不曉得連忙吩咐衆人外面伺候，衆人都退去。于冰道：「件件事全仗老公祖玉成，生員一點善心，生員還有些微孝敬呈送。」剝皮忍不住就笑了，說道：「平涼百姓，皆小弟兒女，小弟何忍從他們身下刮刷，幸喜先生是外省人，非小弟治下可比，就收受隆儀，亦不為貪，但未知老先生如何錯愛小弟？」于冰道：「些微薄禮，亦不敢入大君子之目，微儀三千，似可以無大過矣。」剝皮作色道：「此呼而與之，老先生可施於道行之人。」于冰道：「半萬賊民，似可供老公祖指揮。」剝皮連忙將椅兒一移，坐在于冰肩下，蹙着眉道：「不是小弟貪得無厭，委因平涼百姓愚陋，重擔是小弟一身肩荷，老先生總忍心輕薄小弟，獨不為小弟功名計。」

耶！此地連年荒旱，小弟食指浩繁萬金之貲，高厚全出在老先生。說能連連作揖。于冰亦連忙還禮道：「大公祖既自定數目，生員理無再却，容五日後交納如何？」說罷，兩人相視大笑。剝皮定要留于冰便飯，亂之至再，方別了出來。剝皮拉了于冰的手，兒一定要送至大堂口始回，少刻剝皮到火神廟回拜，見于冰是獨自一人，又無家人行李，心中大是疑惑，回到衙門，喚在四個靈變些衙役，吩咐道：「這冷秀才舉動詭譎，你四個可在他廟前廟後，晝夜輪流看守，若是他逃走了，我只向你四個要人，此事總要你們暗中留神，不可教他看破為妙。」四人領命巡守去了。那平涼百姓聽的說知府都去拜冷秀才，說的分散銀兩之事，越發真了。家家戶戶，各寫人口大小清單，向火神廟送來。于冰俱着放在神坐前，直收至燈後方止。二鼓時候，于冰吩咐二鬼到玉屋洞，說與猿不邪，將後剝皮箱內銀子並衣物，着他用攝法盡數至平涼府，送到火神廟來，再領我符籙二道，爾等佩戴身上，便可白日顯化人形，好往來在人前聽候驅使，限兩日即回。」二鬼飛行去了。次日三鼓後，于冰聽得風聞如吼，即駕馭看視，原來是諸神交送各州縣貧戶清冊。于冰一一收下，大喜道：「辦理極為簡當，銀兩到時，那時再勞動諸神。」衆神散訖，過了一日，猿不邪亦假變凡人，同二鬼押了許多牲口，駝着銀物，還有腳戶諸人，於定更時候到火神廟來。街上人看見都來問問，二鬼通以冷秀才賑濟銀兩回答。巡查的衙役看見，飛報剝皮。剝皮大喜，立即撥了三十個衙役，二十個更夫，在廟周圍看守，又寫了兩張告示，盛稱冷秀才功德，貼在廟外牆上，不准閒雜人等一人入廟。次早剝皮差內使送到許多米麵雞鴨豬羊茶酒菓鹹餅糟醬腐等物，于冰只得收下，就着超塵帶一萬銀子，煩他家人內使與剝皮押去。早有人報知剝皮，把剝皮喜歡的跳了幾跳，跑在大堂引路上看見，收入去，他也不迴避什樣聲名物色，對着衙役書辦高聲吆喝，冷先生是大英雄丈夫，不絕口，又着廚司辦了兩桌極好的酒席送去。于冰着不邪等去詳查冊子，見每一州縣後面，俱有貧戶大小人口若干總數，通共合算，大口二兩，小口一兩，各州總共帶銀七十三萬餘兩方足。于冰聽了道：「陳嚴兩家贖銀，不過二十七萬，這却怎處？」低處頭思，想這三十餘萬兩出在何處的，忽然大笑道：「都有在這裏了！」不邪道：「從何處取用？」于冰道：「我一入平涼境界，便知本府知府馮剝皮做官甚是不堪，此番又硬要我去銀一萬兩，我且將他的私囊取來，看看有多少，其餘仍向嚴高府中取用罷！」吩咐不邪用搬運法取來數斤白麵，又着超塵逐電用水調和，都捏做成老鼠形象，于冰都用筆在上面書了符，大小也有八十個，都頭朝西的擺列起來，一心定向平涼府衙門運動。少刻見那些白麵老鼠，口內吐出青烟，于冰用手一指，喝聲速去，速來，那些老鼠們隨聲盡化青烟一股，直奔趕平涼去了。且說馮剝皮平空裏得了于冰銀一萬兩，心上快活不過。這日正和幾個細君們談笑，見使女們跑來笑道：「太太房內各箱櫃內面都是老鼠打咬，太太將各箱櫃打開一看，銀子都變成無數的白老鼠，隔窗隔戶的飛

去了。剝皮不信，走來親自驗看，見還有幾個未開的箱櫃，忽聽的裏面亂打亂叫，搬弄的響聲不絕。剝皮打開，果然都是些白老鼠飛去，瞧了瞧銀包兒到還都在，銀子一分無存，剝皮呆了一會，家人們又跑來報道：「府庫內有許多的白老鼠飛去，請老爺快去開看。」又見他兒子馮奎也跑來說道：「了不得！我適纔同書吏開庫看視，各銀櫃俱有破孔，將應有公項銀二萬九千餘兩，一分無存。」剝皮聽罷，用自己拳頭在胸前狠打了兩下，不知不覺軟癱在地，口中涎水直落，只有兩個月，便病故在署。他兒子將平涼所得物事，盡行拿出來變賣，賄補官款，尙欠一萬五千有餘，又忽家中典賣房產田地，始行還完，這都是後話。于冰等至午後，見一縷青烟，或斷或續，從西南飛來，內有數十萬白鼠飛來廟前，皆成銀兩，惟麵做老鼠依舊復了。于冰估計有十萬餘銀兩，笑向不邪道：「這馮剝皮在任也不過幾年，怎麼弄下這許多銀子，只要算一把神手辣手。」旋用硃筆在黃紙上畫了符籙一道，又塗成大紅圓圈一個，與萍實相似，隨用訣咒作用畢，叫過二鬼，吩咐了一遍，此去速到黃府，要如此這般，限一日即回。二鬼領命去了。到次日黎明，即見二鬼押着一條大白蟒，自半空中蕩於地下，即刻俱化為元寶，于冰着不邪細檢數目，共計二十六萬三千兩。是日嚴嵩府中，有人見井裏有火球一個，光耀奪目，不可逼視，趕着報知世蕃，隨懸重賞，着人取了出來。世蕃以爲萍實復出，祥瑞之兆，隨即稟知嚴嵩，刻即備了許多酒席，着通請闔府婦女夜宴，賞此佳瑞，當真不啻燈燭，輝照一室。嚴嵩父子樂極，讚頌不絕，世蕃意欲割而視之，剛走近前，那火球響了一聲，飛起來打中世蕃脖項，又一聲響，觸向嚴嵩胸脯，須臾那火球便亂觸起來，將衆男女打的眉青目腫，髮散鞋去。正忙亂間，那火球真滾入第四層院銀庫門，衆家丁跟隨去看視，猛聽見响了一聲霹靂，只見庫門大開，從裏邊走出數丈長一條大白蟒來，口內啣着那火球，直上雲霄去了。一府嚇的目瞪口呆，到明天查點銀庫，少了二十六萬三千多兩銀子，事出怪異。嚴嵩相戒府中人等，一字不許漏，竟是暗吃了這番虧苦。于冰這裏查對銀數敷足，隨將所請諸神召來，用碎銀法着諸神一兩二兩包好，趕緊各戶按口分散去了。到第三日，諸神俱來覆命云：「小神等各按口散給，皆是真正窮人，二兩亦未嘗錯用，目今百姓稱誦法師恩德，晝夜不絕於口。」于冰又向諸神感謝道：「此番功德，諸位尊神居半，貧道居半。」又指着殿內道：「此處還有衣服網緞雜項等物，並所餘銀兩，懇請位尊神盡數拿去，再行施放貧人，統算諸神功德。」諸神聽了，各大歡喜道：「法師積無量陰德，諸神等亦得藉些行小善事。」各化凡夫去，水旱兩路，並蘭州鞏昌二府地方，遇極貧遠路，須先行救渡過去。于冰向不邪道：「此皆由吾祖師積德，萬不能不行之，我不過承命代勞而已。」又向不邪道：「泰山還來兩個道友，不出一月，我與他們先到衡山，你可回洞等候，我此刻即領超塵逐電去也。」說罷，師徒即分手而去。

「爲救羣黎役鬼神，攝來俱是賍官銀；平涼百姓人多少，吃盡剝皮片片心。」

第三十五回 恨貧窮謀財商秘友 走江湖被騙哭公堂

詞曰：「人心千古傷心事，被騙最堪嗟；舊時王謝堂前燕，于飛向誰家？恍然一夢豪華日，電光雲影泡花；引司馬青衫淚，濕想在天涯。」

右調青衫濕

話說于冰賑濟了平涼一府的窮民，下了隴山，沿途救人疾苦，慢慢的向山東路上行來，要會合城璧不換二人，這話不表。且說溫如玉自從費了萬金銀兩，出了泰安監，果然安分守己，等閒連大門也不出，不但做嫖賭的事，連嫖賭的話也絕不口題，只是本城去了這四處生意，日用銀錢，都要自己打算，就是與家下男女分幾疋梭布穿用，離了現銀，便覺呼應不靈，他的舊夥紀都與新財東做了生意，如玉取點貨物，也還支應，未免口角間，就有些推辭的話傳來，即或與些貨物，幸皆是些平常東西，到還他時一文也不能短少，反比別人家價錢多要些。因此如玉負氣，縱寸絲尺縷，斤酒塊肉，都用現錢買辦。過了半年有餘，甚覺費力，自家遭叛後，將現銀俱弄盡，祇存了些地土使用。過慣大日子，人心中甚是索然，逐日在家眉目不展，要想一個生財法子，復還原本，做吐氣揚眉地步。朋友們雖知他現成銀兩俱無，而地產還分毫未動，到底要算一把肥賭手，仍是時來談笑，引他入局，比昔時更要敬他幾分。他却動了一番疑心，看的人敬他，是形容他沒錢的意思，緣此謀財之心，越發重了，只是想不出個發財的道路來。一日忽想起本城一個朋友來，叫做尤魁，是個聰明絕世，極有口才的人，有事與他相商，必有奇策。前番在監中，他也來看過幾次，還未謝謝他。隨着家中做了酒席，差人次早去請，到下午時候，尤魁到來，但見：

「雖抱蘇張之才，幸無操卓之胆；幼行小慧，竊豪傑之虛名；老學權奸，欺純良之懦士；和光混俗，惟知利慾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爲重；功名蹭蹬，丈夫之氣已灰；家業凋零，婦人之態時露；用銀錢無分人己，待弟兄不如朋友；描神畫吻，常談鄉黨，闔閭棄長就短，屢發骨肉陰私，人來必笑在言先；渾是世途中，謙光可仰之君子；客去即罵隨背後，真是情理外異樣，無比之小人。」

如玉見尤魁來，心甚喜，兩人攜手入房，各行禮坐下。尤魁舉手道：「老長兄真福德兼全之人也！高而不危，顯而不覆，處血肉淋漓之事，談笑解脫，非有通天徹地之手段，安能履險若平？若是沒有擔當的人，惟有涕泣自盡已耳！如何不教人服殺？」如玉道：「不過是錢神有靈，孔方吃苦，於弟何能之有？」尤魁道：「什麼話！人書還有拿住金山，尋不着安放地方哩！家人們

獻上茶來吃畢，尤魁又道：「自長兄出圍圍後，小弟急欲趨府聽候起居，無如賤內脚上生一大疔，哀哀之聲，夜以繼日，延醫調治，到耗去許多銀錢。你我知己，必不立看遲介懷。」如玉道：「老夫人玉體違和，小弟着實缺禮之至，爾來全愈否？」尤魁道：「託庇好些了！」如玉道：「城鄉開隔，不獲時刻聚首談心，未詳老兄近來作何等清高事？」尤魁道：「小弟近來竟成了個忙中極閒，閒中極忙之人，自己也形容不來，止有一個字，將人害死。」如玉道：「是甚麼字？」尤魁道：「窮。」如玉道：「我與老哥，真是同病。」尤魁大笑道：「這就不是你我知己之話，小弟盡一身的膚髮，也不能抵長兄之一毛，同病二字，還不是這様用法。」如玉又道：「小弟到不是隨口虛詞，自家君去世，家中尙有三萬餘金，年來胡混用了一萬六七，此番因叛案，又是一萬餘兩，上有兩座生意，一朝廢盡，今僅存薄田十餘頃，家中人口衆多，有出路而無入路，豈不是同病麼？」尤魁道：「肉原生於骨，無骨而欲長肉，勢不能也！土地即生肉之骨，以地產十餘頃之多，仍是排山倒海之勢，少爲幹旋，何愁不成郭家金穴？若坐吃死守，恐亦不能生色。」如玉道：「小弟正是爲此，請兄施一良謀，爲財用恆足之計。」尤魁道：「謀財必先要割痛痛不可割，而欲生財是無翼而思飛也。所小弟愚見，莫若學寇萊公澶淵之戰，庶可收一博即反之巧。」如玉道：「願老哥明以教我。」尤魁道：「小弟意思，乃孤注之說也，忝屬至好，理合直言。爲今之計，莫若販賣貨物，然販賣必須用資本盈餘。老長兄田地數十頃，若盡數變賣，至佳者不過賣三四千金，以三四千貿易與市井人何殊？不但老兄不屑於經營，卽鄉黨亦添笑議，必須大起昔日官囊，湊足一萬兩方可。近年北方絲價大長，可到蘇州或南京，實辦細緞紗羅，在濟南立一批發局，再不然，運至都中亦可。盤川雖大，則利益自寬，棄死物方能變爲活物，生財之道莫過於此。到其間或遣心腹上人辦理，或用小弟少效微勞，不過周轉一兩次，則財用充足，只一二年間，弟包管兄長本利相對，然後因時乘便，開財源，節財流，擇物之賤者而居之。則劉晏持籌陶朱致富，又不足道矣。况拿府管纒世冑，爲一郡望族，今遇遭事變，致令桑梓有盆釜一空之謂，吾甚爲長兄恥之。如必包藏珠玉，使之填箱壓櫃，真愚之至也。若謂耕種土地，可容盈室盈倉，此田舍翁與看家奴事業，非克勤克儉，積累二三十年，不易得也。迂腐之見，統聽高明主裁。」如玉大喜道：「兄之計果中要，若舍此亦再無別法。此時寒家若罄其所有，還可挪湊七八千兩。小弟定要親去走一遭，取煩老哥同行，再得一諱貨人相幫，則大事濟矣。」尤魁心中暗喜，又說道：「當今時勢，友道凌替，豈僅有青松色落，小弟一生爲人，只愿學劉顛廉蘭，不愿學張耳陳餘。老長兄當全盛之時，試思小弟登堂幾次，祇緣品行兩個字關心，寧甘却衣凍死，與趨炎附勢輩同出入，弟不爲也。今長兄聲價小減兩金，小弟方敢搖唇鼓舌，竭誠相告，使採蘭贈芍之士，知有後凋松柏，弟願卽足至言尋覓識貨人，弟心中已有兩個，皆斬頭灑血，知恩報德，萬無一失之事，皆係貴鋪舊夥。錢智毅大恩，弟於此二人中加意選

擇其一，以備驅策，將來長兄再看如何？」如玉大悅，家人們安設酒席，兩人復行揖讓就坐。尤魁道：「長兄舉事的在何日？」如玉道：「求諸己者易，來諸人者難，統俟小弟變賣田地後，再定行止，至期自然要親邀老哥同往，少刻水陸俱陳，備極三湯五割之盛。」兩人大語喁喁，甚是投機。本日坐至三更多天，次日又吃了早飯，尤魁纔別去。如玉將此意詳細告知他的母親，黎氏見如玉日夕悶愁，也望他發發財，亦開哭顏，問訊了一會，買賣如何做法？如玉又高高興興的說了一番。黎氏聽得說須用萬金，賣盡田產，只好發一半也沒用。如玉開口將幾世積累的金珠首飾字畫古玩，並兒媳洪氏所有釵環珠玉等類，拿出交與如玉變賣，吩咐到起身時，務必同你表兄飛鵬去。如玉道：「臨時再說。」又將家中些玉帶蟒袍，並地土，晝夜煩人各處變賣，價值十文者，實上五六文；如此胡亂打發，也弄了九千二百餘兩，到被替賣的人落去三千餘兩，忙差人通知尤魁，將對大恩領來。如玉見他說話兒伶俐，講論起來，販賣綢緞的話，事事在行，心大，大喜，又與尤魁商量走水旱兩路，那一路穩便？尤魁道：「若走旱路，未免要早起遲眠，一上一下的勞苦，老哥的身子，比泰山還重，如何當得起？不如從濟甯僱一大馬溜子，或二號太平船，順流而下，甚是妥當，又可以兼顧行李，你我說說笑笑，也便宜許多。」又向如玉道：「跟幾位尊管，還有別位親友沒有？」如玉道：「並無別的親友，祇帶四個家人去。」尤魁道：「太多太多，只用兩人即足，既講到做生意，一文也是錢，多一人是一人盤攬。」如玉道：「再減一二個也使得，我定到蘇州罷，我還要帶些蘇州雜貨到虎邱觀音山等處要看看。」隨擇了吉日，本月十五日起身，各送了兩人安家銀兩別去。黎氏聽用如玉起身，不聽得請他姪兒同去，問如玉道：「你可約會下你表兄了沒有？」如玉道：「表兄一則家中事忙，二則生意上不知竅，我與尤大哥數夥紀去，真是千妥萬當，回來時謝多謝少，他們也不好爭論。」黎氏聽了一聲兒不言語，究竟如玉嫌他表兄不合脾胃，到了起身時，黎氏千叮萬囑，着他路途上小心謹慎，又着他事完即回家，免得倚門盼望；又將三個家人孫二等也吩咐一番。如玉道：「我這一去，不過兩個月，即回。」與母親留下一百五十兩銀子盤用，帶了九十多兩，同尤毅二人起身。先到濟甯，尤魁僱了個中號馬溜船，往江南進發。一日到了鎮江地方，遠遠的見金山寺撞臺殿閣，層層疊疊擺列在江中，尤魁大聲叫好道：「我們生長北方，真正空活一世！若不出門，焉能觀此奇境！」毅大恩道：「遠看便如此佳妙，若到上而定必和天宮一樣，太爺不可不去走走。」如玉高興之至，也嘖嘖的讚賞不已。四五個水手並家長，都七言八語的幫襯道：「今日這好難得，清明天氣，微風不作，我們江船擺在金山背後，只用片刻，就見了大世面了！」說話之間，船已纜到金山海面。如玉見游船甚多，挨次排在山脚下，便拉尤魁同去。尤魁道：「我同毅夥守船，你僕們只管都下去，好看易到此處。」如玉強之再三，尤毅二人總以守船為重。如玉道：「你兩個不上去罷了，我三個家人，着兩個同我上去，一個在船

中等候。」說畢，就急急的下船走上金山寺去了。二個家人如飛的跟去，留下一個家人，在船中抱怨道：「我只遲走一步，被他兩個搶先去了。」尤魁道：「後悔甚麼？快快的上去就是，你主人原說留一個在船中，船中有我兩人，還怕什麼？你主人若怪你，有我在，若遲一會，我們就回來了，你終身便看不成。」如玉平日用的家人，都是些浮華小子，那有一個知是非輕重的人，聽了尤魁作主，深知主人信愛他，也便忙忙的便下船上山去了。再說如玉在寺內，東瞧西照，遊賞那迴廊曲舍，殿閣參差，又上寶塔，看了一會江景。三個家人都跟着他，說長論短，他也毫不理論。是幾個好半晌，方同家人遊走下來，到原下船處，不見自己的船隻，心上甚是着急，問同櫓船的人，都說是你們上山去時，就立即開船去了。此玉驚的神魂失散，幾個家人面面相覷，互相抱怨。如玉道：「必定他們在鎮江岸邊等候，這該如何去尋他？」主僕四人沒一個走過遠路，連一隻船也僱不下，從新到寺中，煩和尚代僱了一隻船，搖到鎮江岸上下船來，在江岸見船叫問，那裏有個影兒。如玉到了此時，情知中計，眼望着大江呆了一會，忽然大叫一聲，往江中就跳。幾個家人連忙拉住，岸上的人問明原故，說道：「你在此鬧一年也不中用，一個中號馬溜子船，也還可以查訪，今日沒風，此去必不遠，你速到府裏去喊稟，我們這位太爺，最廉明，好管地方上事，快去莫誤功夫。」如玉昏昏沉沉，兩個家人攙扶到府衙門內，加好知府升堂，判斷公事。如玉同家人一齊喊起冤來，兩傍人拿去。知府叫上去，如玉等跪在上頭，叩頭大哭，訴說被騙情由，哀聲甚是悽慘。知府道：「你說船從濟寧僱的，拿船票來我看。」如玉道：「生員初次坐船南來，不曉得什麼叫船票。」知府道：「你這船是誰替你僱的？」如玉道：「說是騙生員的朋友尤魁僱的，他說從濟甯起，在蘇州止，共是三十八兩船價。」知府道：「南方有船行，北方有車行，驛行，一般設立這個行頭，原就是防備此等拐騙，劫奪殺害等事，你既無船票，這來往的船，有千千萬萬，教本府從那一隻船拿起？」如玉聽了叩頭有聲，痛哭不止。知府見他哭的甚是可憐，立即將平素能辦事的衙役，按名喚上八個來，吩咐道：「適纔這溫如玉，被騙情由，你們都是聽見的，可着該房出兩張票，你八人分爲兩班，一班沿江向下路追訪，一班過江從上路追訪，見馬溜船無分大小，即盤詰，立限十日，有無即來銷差。銀至九千兩，爲數甚多，不拘那一班拿獲，着溫如玉與銀四百兩。」又向如玉道：「你可願意麼？」如玉連連叩頭道：「生員與其全去，果能拿獲，就是送他們八百兩也情愿。」隨同差役下來，問問尤魁，數大恩年貌，并船戶人等形狀，八個差役領票欣喜分散而去。如玉復到江邊站了好片晌，心下還想着他們一時船在別處，找尋回來，亦未敢定。家人們又扶他入城，尋店歇下，雖然行李一無所有，幸而家人們身邊，都有幾兩散碎銀子，主僕用度，又時時到府衙探聽，至十一日早堂，將如玉傳去。知府道：「差去衙役，前後俱回，查訪不出，我想尤魁俱是山東泰安人，你可連夜回去，稟官拿他兩人家屬審問，在此無益去罷。」如玉聽了，覺得是正話，又怕水

踰遲延渡江到揚州，僱了包程牲口，是夜回鄉。原來尤魁本意也不想望八九千兩銀子，只想着一早二晚，望空兒偷竊幾百，又慮一人拿不了許多，因此又勾通了個毅大恩，這毅大恩是個小官出身，幼年時與尤魁不清楚，如今雖各老大，到底還是知己；這樣話是最容易透達的，兩人已講明得多得小尤魁七分，毅大恩三分，自如如玉與他們安家銀兩後，第二日尤魁着他大兒子尤繼先，次兒子尤效先，搬上家眷，同毅大恩兒子螟兒，以省城探親爲名，各安頓在濟甯小關口，尋間房子住下，等候消息。皆因尤魁已看透了如玉主僕等，皆浮浪有餘，都是些不經事的痴貨，十分拿穩了有八九分，不怕不得幾百兩；若托兩人帶銀兌貨，又在幾十兩上下了，誰想尤魁僱的船又是一隻賊船，久懷謀財害人性命，船主叫蘇旺，稍子水手各姓張王李趙，究竟都於他弟兄子姪，不過爲遮飾客人的耳目。自那日如玉主僕下船時，早被蘇旺等看破，見個個俱是些憨離兒，止有尤魁略老作些，也不像個久走過的江湖人，又見行李沉重，知是一注大財，只是時候不巧，偏對着賣船糧船生意，船晝夜往來不絕，硬做不得，欲要將他們暗暗做些毒藥害死，六七個人性命，內中有兩三個不吃，便不妥當，因此想出個法子，一天止走半天的路於空野無救應地方，灣船，候好機會，過了七八天，方知尤魁毅大恩是請來的朋友，不是一家人，又見尤毅二人，時常眉眉眼眼的露意，蘇旺是積年水賊，看出兩人非正路人，時常於船前船後，在尤魁前獻些殷勤，日夜言來語去，彼此探聽口氣。不過兩三天，就各道心事，打成了一路，說明若得手後，尤魁是主謀的分一半，毅大恩與船戶分一半，一路隨遇名勝地方，幫襯如玉主僕遊玩，奈船中總有一兩個家人，勸不得手脚。一日到金山寺下，係從北至南有名的一處大觀地方，合該如玉倒運，蘇旺尤魁等，連夜趕回濟甯，把如玉箱籠打開，尤魁分了四千餘兩，毅大恩與船戶等人，平分了那一半，蘇旺將如玉的衣服被褥一件不要，讓與尤毅二人，尤魁又找與一百銀子，大家分手，尤魁與毅大恩得此大財，各將家小搬上，僱了一個大茅棚子，星夜奔到浙江杭州城中，租了幾間房子住下，後來見省城人煙聚集，恐被人物色去，兩人商量着，又搬到象山縣，各買了一所房子，在一條巷內住。尤魁第二個兒子尚未定親，兩人結了兒女親家，聘定了毅大恩的女兒，做了次媳，又置買了些田地，過度極受用，日月不幾年，倭寇由大隅島，首犯象山，文武官失守，致令攻城，破垣任情殺戮。其時尤魁鑽在一地板下躲避，餓了兩日一夜，旋即火發，尤魁從地板中扒出，倭寇到去了，家中男女一個不見，房屋燒的七零八落，放眼四望，滿城烟火迷天，號哭之聲，振動山嶽，不但自己家屬，不知存亡，毅大恩家男女也沒見一個，痛哭了幾日，本城內外尋訪不見，又傳聞倭寇有復來之信，沒奈何奔走蘇州，盤費告盡，便與人相面，每天混幾文錢度日，滿心裏還想夫妻父子重逢，不意得了一反胃病，初起便吃了就吐，一物不能下咽，硬行的餓死。雖同殺大恩坑害了溫如玉，却落了這樣結局，是則天道還報，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正是：

「這樣得來，那般失去，利己損人，究復何益！」

第三十六回 逢吝夫抽豐雙失意 遇美妓罄囊兩交歡

詞曰：「我如今誓不抽豐矣！且回家拆賣祖居，一年貧苦一嗟吁，無暇計，誰毀誰譽？途次中幸會多情女，顧不得母孝何如；

聊且花間宿，樂得香盈繡袖，菓滿潘車。」

右調入花叢

話說：溫如玉聽了鎮江府吩咐的話，連夜僱了牲口，趕到了泰安，也顧不得回家，先到知州堂上哭訴冤情。知州隨即差人查拿尤穀二人，家眷俱不知去向，又將伊等鄰居族人帶來，比訊了一番，俱云一月以前，已將家口搬去省城探親去了。知州到替他上緊，又添差赴省城捉拿，往來幾回，杳無踪影，倒被差人累索盤費，又白丟了無數銀錢。他母親黎氏，自從聞知此事，日夜愁苦，慮着將來如何過度，遂致飲食小進，抑鬱成疾，隨後又轉了痢瀉，不上二三日，就嗚呼哀哉了。如玉號痛欲絕，無奈只得竭力備辦棺木衣衾，遂將家中衣物，典當一空。過了七八個月，又極力搜尋了幾十兩銀子，將他母親就埋葬了。無如運氣倒的人，道不好的事體，層層皆來。他母親纔亡過年餘，他妻洪氏，又得了吐血的病症，不上三兩個月，也病故了。連棺木都措備艱難，又將凡買他的產業人，着人去說合，陸續也得數百十餘兩，纔將洪氏發送在祖塋。如玉已是窮了，連奴僕家人，也都逃的逃，散的散，另尋有財勢的主人伺候去了。祇留下兩個人，一個叫張華，一個叫韓思敬，都是個有才能之人。如玉素來看不上的，一日帶着張華到泰安，向他舊夥紀等人要長支欠銀，住了三四天，得了三兩多銀子，一千多錢，正還要尋別的夥紀，聽得本州接濟東道，問了一問，說姓杜名珊，四川茂州人，做過長安縣知縣，他父親雖早逝世，常聽他母親黎氏說起，有一個長安縣知縣杜珊，做他父親屬員，虧空下一萬多銀子，布政司定要揭參他，父親愛他，才能一力主持，暗囑同寅各官捐助，完結國帑，又保舉他，後陞了平陽府知府，臨行與他父親認了門生。今日聽得名姓籍貫相同，即動了個打抽豐的念頭，急忙回家。如玉此刻落魄的時候，素常來往親友，無一個上門有事，又無人商議，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連叫張華即刻去請了來。但見

「頭無寸髮，鬢有深疤，豈是僧頭，依舊眉，眉鬚其鬚，不見合掌稽顙之態，全像驢驘，居然鼻其鼻，耳其耳，絕少垂頸凸眼之形，既容光之必照，自一毛而不拔，誠哉異樣帥魁，尤矣稀奇象人。」

此人是府學一個秀才，姓苗名繼，字述菴，外號叫苗三禿子，為人有點小能幹，在嫖賭場中，狠弄過幾個錢。只是素性好賭，今日有了明日輸了，年紀不過三十上下，講到貧富二字，他倒經過二十餘遍。素日原是如此，如玉的走狗，召得入來。如玉遂將要

到店中，一頭一個，倒在炕上睡覺。張華見此光景，也不敢問。如玉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苗禿道：「你明日再去稟見稟謝，求他一封書字，囑托泰安州諸事照拂你；他與了這一封書字帶去，說些情分，那裏弄不了幾個錢。一個本管的大上憲，又與巡撫朝夕見面，泰安州敢說不在你身上用情。」如玉道：「我就餓死，也不再見這個良心慳吝匹夫。」苗禿道：「我還有一策，存心已久，只是不好說出，今見你如此奔波，徒苦無益，只得要直說了。天下事實貴乎自立主見，自己若窮無措手，雖是神仙也沒法了！自己若有可營謀，就不肯低頭望眼，向人家乞討。尊府的住宅前庭後院，只何止七八層，用將房子變賣，不愁一二千兩到手。」如玉道：「我也曾想及於此，首則先人故居，不忍割棄；次則也無人買。」苗禿道：「講一買字，不但長泰庄，便是泰安人也沒人肯拿些錢，到那塊去住，若估計木石磚瓦折賣，還可成交，你若說先人會費了若干銀兩，好容易修蓋得出，你須知那房子止可遮風蔽雨，不能充飢變錢，常言說的有置沒了棄，你日後發了財，或做了官，何怕修蓋不了，那樣十處房子，麼他事你若依了我話，回家就與你辦理，你當漢子的，也不必愛口謙羞，怕人笑！莫說你賣了祖房，即世上賣房子的大人家，也不止你這一個。救窮是第一要務，沒有吃穿的最難受，這是老根子話，我再替你打算房子賣後，也不在長泰庄住，只用二百兩銀子，在泰安城中買一處不大不小的房兒，過起安閒日月來，你又不欠人爲債，負有什麼不快活之處，將所有房價，或買些田地，或放在鋪中取利息，世上空手空拳起身的，不知有多少，何苦着本村人逐日指指點點笑議，你想我說的是不是？」幾句話說的如玉高興起來，一時蹶劣扒起，將桌子一拍道：「禿小使快快起來，你的話句句皆是，我的志念也決了，省得在這裏受悶氣，不如連夜回家辦正事。」苗禿也扒起來道：「城門還未開，天明起身罷，現在有老杜送的酒，大家吃起來，豈不妙麼？」如玉便連叫張華收拾下酒的東西。張華見兩人又眉歡眼笑，高興吃酒，也測度不出是何故。一到天明，如玉算還店帳，又將道署送的禮物裝在車內，一同動身，離省城走了幾十里，到一地方名爲試馬坡，相傳韓信做三齊王時，在這地方試過馬，剛走到堡前，也是天緣湊合，從裏面走出個人來，但見：

「頭戴四楞巾，却像從錢眼中鑽出；身穿青絹裝，好似向煤炭內滾來；滿面愁疤，數不盡三環套；日一唇亂草，那怕他百手抽絲；逢錢卽寫借帖，天下無不可之錢；遇飯便充陪客，世上那有難吃之飯；任你極口唾罵，他說是乃知己關切使然。隨人無端毆踢，反道是交情致好勝；乃爾真是燒不熟，煮不爛的粗皮，破不開拉不破的厚臉。」

這個人姓蕭名天佑，字有方，也是個府學秀才，爲人最會弄錢，處人情世故，到像個犯而不校的人，只因他外面不與人計論，屢屢的在暗中謀害人。這一鄉老少男女，沒一個不怕他，亦且鑽頭覓縫，最好管人家閒事，就是人家夫妻口角，他也要說合

說合，挨麼的留他，一便飯吃吃。若是有大些的葷體，越發的要索謝了。你若是不謝他，他將來借別事情，暗中教唆人弄是非。三
次兩次，還不肯放過，是個心上可惡不過的人。又好幫娼誘賭，設法漁利吃藥戶家的錢，尤為第一。因此人送他一個外號，叫象
皮龜，又叫蕭麻子，因他臉上多疤故也。這日只從堡中出來，看見苗三禿子在車內，大笑道：「禿兄弟從何處來？」苗三見是蕭
麻子，連忙跳下車來，也大笑道：「你幾時搬到這裏？」蕭麻子道：「已經二年了！」如玉見他二人說話，也只得下車來。蕭麻子
指着如玉道：「此公是誰？」苗三子道：「這是泰安州溫公子，當年做陝甘總督之嫡子也！」蕭麻子深深打一恭道：「久仰久
仰！」又將兩手高舉道：「請請到寒舍獻茶！」如玉還禮道：「弟輩今日要趕宿，還容日再領教罷！」苗三子也道：「我們都有
葷體，暇時我還要與你敘闊。」蕭麻子道：「溫大爺與我初會，我實不敢高拔你，與我是總角朋友，怎麼也是這外道我，我實對
你說了罷，我家茅庵草舍，也不敢居停貴客，做鄉從去年二月搬來一家藥戶姓鄭，人都叫他鄭三，這個忘八，最知好識，他有
個姪女叫玉馨兒，一個親生女兒叫金鐘兒，這玉馨兒不過是溫柔典雅，還是世界上有的，人物，惟有這金鐘兒纔一十八歲，他
的人才，真是天上碧桃月中丹桂，只怕仙女董雙城還要讓他幾分。若說起他的聰明來，神卜管轄還須點算，他却未動先知，
你這裏只用打個哈欠，他那裏就送過枕頭來，我活了四十多歲，纔見這樣一個伶俐俊俏，追魂奪命愛殺人的一位小堂客，你
陪公子隨喜隨喜去，方是春風一度。」如玉道：「承老兄盛情，只是弟孝服未滿，不敢做非禮的事。」苗三禿笑向如玉道：「你也
不必太聖賢了！既然有他兩個妹子在這裏，我們就暫時又何妨？」蕭麻子笑道：「你這禿奴才，又說起其諸異乎人的話。」如
玉却不過，同走去。走到堡內西頭，纔是鄭三的住處，瞧了瞧都是磚瓦房子，坐東朝西的門樓，三人揖讓而入。鄭三迎接出來，到
如玉苗三禿前請安。又問明姓氏地方，讓到花廳上坐。如玉到廳內，見東西面，各有耳房，廳中間放着八把大漆椅，正面一張大
黑漆條桌，桌子中間擺着一個駝骨壽星，東邊有三尺餘高一個大藍磁花瓶，西邊一個大白磁盆，盤內放着些泥桃泥藕，莫之
類上面掛着一面牌，都用五色紙鏤着邊兒。中間四個大紫紅字，是藍橋仙境，掛着百子畫圖一軸，兩傍貼着對聯一副，對寫道：

「室貯金釵十二，門迎朱履三千。」

三人坐定，只聽得屏後有笑話之聲，轉身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穿着元青紗襖，內襯夏大布衫，葛紗裙兒，五短身材，紫紅
皮色，五官到也端正，只是上嘴唇皮太厚些，到纏了兩雙小脚，大紅緞鞋上繡着跳梁四季花兒，走到廳中間笑說道：「與三位
爺磕頭。」說着，將身子望下一彎，慌的苗三禿子連忙扶住道：「快快請坐。」勞碌着了到了不得，婦人就在蕭麻子肩下問了如
玉，苗三禿姓氏。如玉道：「你的大號就是金鐘兒麼？」婦人道：「那是我妹子，我叫玉馨兒。」蕭麻子道：「怎麼不見他出來？」

玉馨兒道：「他今日身子有些不爽快，此時還沒有起。再待一會，管情也收拾出來。」蕭麻子道：「此時還未起，必定是昨晚着人家棒傷了。」玉馨笑道：「你真是瞎說，幾天鬼也沒見過。」蕭麻子道：「你休瞧我，我是秦鏡高懸，無微不照。」苗禿道：「這是你的家務事，你心上自然明白。」蕭麻子道：「你若欣賞這條路兒，就入了行罷他家裏正少個打雜的使用。」正說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廝托出一盤茶來。玉馨兒先送如玉，次送苗禿，自己取了一杯茶下。蕭麻子道：「你這小奴才到我跟前就不送了！我也沒有別的法兒，我只用尋些發大來遲的好春藥，再吃下一二錢人參，將你三孀子按倒，那就是我出氣的時候了！」玉馨兒却待回言，苗禿道：「玉馨，你不必和他較論，都拿在我身上。他按倒你孀子，我就摟住他姑娘，咱們是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蕭麻子笑罵道：「這禿小廝，真是狗彘裏拉出來的說話，都是拾把兒話。」四人正在說笑中間，覺得一陣香氣吹入鼻孔中來，少刻見屏風後又出來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歲上下，身穿紅青望紗襖兒，內襯着魚白紗大衫，血牙色紗裙子，鑲着素邊兒，頭上挽着個盤龍髮髻，中間貫着條白玉簪兒，髮邊插着一朵鮮紅的大石榴花，周周正正極小一雙腳，穿着寶藍翡翠海棠花鞋，長條身材，瓜子粉白面皮，臉上有幾個碎麻子兒，骨格兒甚是俊俏，眉梢眼底，大有風情，看來是個極聰明的人。進得門來，先將如玉和苗禿上下一看，於是笑孀孀的，先走到如玉面前說道：「你老好，我不磕頭罷！」如玉連忙站起道：「請坐！」苗禿子接口道：「不敢當，不敢當！」然後又向苗禿虛讓了一句，孀孀娜娜的坐在玉馨兒肩下。蕭麻子將如玉的家世表揚金鐘兒聽了，滿面上都是笑顏，只因如玉少年清俊，舊動風流，又是大家公子，心上甚是動情，眼中就暗用出許多的套索擒拿。如玉是個久走嫖行的人，差不多的婦女最難上他的眼兒，不意被金鐘兒語言眉目，就混住了！從午間坐到日色偏西，還不動身。急得張華與車夫走出走入，在如玉面前站了幾次，又不敢催促，與苗禿子不住的遮眼色。苗禿又是個隨緣度日的人，且樂得快活了一刻，一刻，那裏肯言語。苗禿子推故淨手出來，即向鄭三道：「溫公子是個雛兒，也還充得去銀錢，雖多的沒有，家中的東西物件還多，日色遲了，你與他隨便收拾幾樣菜兒，我替你留下他罷！將來若殺不見血，我打發走路，他纏絞不住的。」鄭三道：「我見他穿着孝服，萬一留不住，豈不是白費酒肉飯食？」蕭麻子用扇股在鄭三頭上打了一下道：「你這老忘八，真是一毛不拔的人，就是留不住，也好與你兩個兒子吃吃，他們也好有心與你弄錢。」苗禿在背後插嘴道：「就與他們吃些兒也好。」三人都笑了。蕭麻子道：「你這禿子不知甚麼時候？」就悄悄走來，又問道：「他身上有現成稍沒有？」苗禿子伸了兩伸指頭道：「上千數是濟東道送的，他身上只怕還有些也沒多了。」蕭麻子向鄭三將手一拍道：「如何上門兒買賣，你還不會吃。」鄭三連忙去後面收拾去。蕭麻子又問苗禿道：「這溫公子，我也久聞他的大名，你與他相交最久，他爲人何如？」苗禿子

道：「是個情不透上的愁小廝，若有了錢，在朋友身上最是情長，極肯幫助人。」蕭麻子道：「我聞他近年來甚是艱苦。」苗禿子道：「比你我還難，目今只有半個月，又是財主了。」隨將他要賣住房話一說。蕭麻子連連作揖道：「倘若可有成之日，務必將哥哥拉扯一把兒。」苗禿子道：「自幼兒的好弟兄，還要你上托他如今賭之一字，勾引不動了，我看這金鐘兒又是他這一處住房的硬對頭，他若看不上眼，休說試馬坡，便是蓬萊島，也留他做不到這個時候。」兩人說笑着，入廳房來。如玉站起道：「天色也想必是遲了，我去罷。」蕭麻子大笑，遂向苗禿子道：「你看做老爺們性兒，總不體貼下情。」又指着金鐘兒道：「我方纔在後邊，見你父親雨汗淋漓，在那裏整理菜蔬，窮戶人家，好容易收拾這一頓飯。」金鐘兒聽得收拾飯，就知是必留之客，笑盈盈的向如玉道：「大爺要走，也不過爲我姊妹們粗俗，心中厭惡，這也容易，離我這裏二十里有個黑狗兒，人才甚好，只是脚欠周正些，世上那有個全人。我們與大爺搬來，着他服侍幾天，就是我家飯不但吃不得，連看也看不得，只求大爺將就些，也算我姊妹們與大爺相會一場，大爺忍心不賞這個臉。」如玉道：「你休罪我，我實爲先母服制未終，恐怕旁人議論。」苗禿子道：「你居喪已一年多，如今不過是個月餘服未滿，咱們泰安鄉紳家還有父母一倒頭，就去嫖的，也沒見雷劈七個八個，也沒有人家議論三雙五雙。」如玉笑道：「你又胡作弄我。」玉馨兒道：「我也不是在大爺面前說話的人，只是既至如此，就是天緣，我這個金妹子，也是識人抬舉的，還求把心腸放軟的罷。」如玉已看中金鐘兒，原不欲去，又叫他們你一句我一句，越發不肯去了。掉轉頭來，向苗禿子道：「只怕使不得。」蕭麻子道：「有什麼使不得，此刻若去了，於人情天理上倒使不得。」說着打雜的將一張方桌移在中間，擺了四碟小菜兒，安下五副盃筷，又拿來一大壺酒，衆人讓如玉正坐。如玉要與苗禿子同坐，苗禿子死也不肯，只得獨自坐正面。蕭麻子在右邊，苗禿子在左邊，玉馨兒金鐘兒在上面，並坐相陪。少頃，兩盤煎雞，兩盤炒雞蛋，兩盤調豆腐皮，看看是八盤，究竟只是四樣。北方樂戶家待貴公子，多有用對子菜，也是個遇物成雙之意。金鐘兒道：「我們這地方，常時連豆腐皮都買不出來，二位爺休笑話，多吃些兒纔好。」苗禿子道：「說到吃之一字，我與蕭麻子包辦到，不勞你懸心。」五個人談諧調謔，盃盃來，張華同車夫也在南首房裏吃飯。鄭三老婆陪着如玉，吃到點燈後，方將盃盤收去。蕭麻子道：「我如今長話短說罷，我今日就是冰人月老，溫大爺着金姐陪伴，鄭三爺着玉姐陪伴，苗禿子嘔的，笑了一聲，將頸頸往下一縮，又向蕭麻子將舌頭一伸道：「我一個寒士，這纏頭之贈，該出在那裏？」如玉道：「這都出在我身上。」苗禿子道：「雖然如此，還不知人家要我不要？」說着，又看玉馨兒的神色。蕭麻子道：「不用你看，我這玉姐，真是江海之大，不擇細流，你若到高興時候，舍了小禿子用了大禿子來，這玉姐就不敢要你了。」如玉大笑，金鐘兒略笑了笑。玉馨兒將頭一低，苗禿子不由的臉紅起來說。

道：「我不過兩鬢邊少點頭髮，又不是全無，你每每長禿短，不與人留點地步，真是可怒。」蕭麻子大笑道：「你今晚正是用人才的時候，是我語言不看風色，我將來只用與你多幫襯幾句好話兒，還要着你感激我。」說罷彼此別了，各人安置。如玉與金鐘兒在東房，苗禿子與玉馨兒在西房，蕭麻子回家去。正是：

「窮途潦倒欲何投，攜友歸來休便休，試問彩雲何處散，且隨明月到書樓。」

第三十七回 溫如玉賣房充浪子 冷于冰潑水戲花娘

詞曰：「嫖場好，密愛幽歡情最晏，恨煞錢少無端欣逢契友，須索讓他交好，傾倒花魁人去了，水溢花娘惱。」

話說溫如玉在鄭三家當嫖客，也顧不得他母親服制未滿，人情天理何如，一味裏追歡取樂，却好他與金鐘兒正是棋逢對手，女貌郎才，兩個人枕邊私語，被底鴛鴦，說不盡恩情美滿，如膠似漆，就是這苗禿子雖然頭禿，於溫存二字上甚是明白。玉馨兒雖不愛他，却也不厭惡他，兩個人各嫖了三夜，如玉打算身邊只有十二兩六錢來的銀子，立候上下茶飯，以及牲口草料，俱係鄭三早晚措辦，若再住幾天，作何開消。花過大錢的人，惟恐他人笑話，那就將十二兩程儀，做了他與苗禿子的嫖資，剩下盤費銀六錢，賞小打雜兒的，要與鄭三說明，告辭起身。苗禿子的私心還要嫖幾天，怎當得如玉執意要回。鄭三家兩口子，雖然口留，也不過虛盡世情，知他銀子已用盡，住一天是一天的盤攪。這金鐘心愛如玉，那裏肯依，又留住了兩天，相訂半月後就來方准回家。玉馨兒怕叔嫂怪他冷淡客人，也只得與苗禿子叮嚀後會。臨行之時，金鐘甚是作難，和如玉相囑至再方別。兩人在路上正是你讚金鐘兒，就是我誇玉馨兒，直說笑到泰安，一到家就催苗禿子去泰安尋買房子的人，來來往往，也有人看過幾次，爭多嫌少，總不能成。苗禿子內外作合，混了二十多天，還是水行裏來買，言明連磚瓦石條，與如玉一千四百兩。苗禿子暗吃着一百五十兩，如玉定要一千六百兩。苗禿子急的不得，恨不得一時成交，兩人正在商議之際，只見張華入來說道：「試馬坡的鄭三，差人請大爺來了，還有兩封書字，一封是與苗三爺的。」如玉接在手內，拆開和苗禿子笑着同看。見一張紅紙上寫着絕句一首道：

「蓮花池畔倚迴廊，一見蓮花一恨郎，郎憶擬同荷上露，藕絲不斷是奴腸。」

旁邊又寫着三個大字「你快來。」上寫書請過大爺移玉，下面落着名字，是辱愛妾金鐘兒。其書內又有小荷包一個，裝着個琳瑯比目魚兒，聞了一聞噴鼻香，又訴開與苗禿子書字，也是一首絕句道：

「君頭光似月，見月倍傷神；寄與頭光者，應憐月下人！」

傍寫俚句呈政，可憶蔣三爺知心。下寫薄命妾，玉馨兒拜上。如玉看了笑的前仰後合，不住的叫妙絕妙絕。苗禿子將詩拉了粉碎，擲於地下。如玉見他面紅耳赤，動了真怒，也就不好意思再笑了。向苗禿子道：「我們還得與他一封回字。」苗禿子一聲不言不語。苗禿子又向如玉道：「我無回字。」如玉道：「和你商酌，這來的人，難道叫他空手回去？我意思與他一兩銀子，你看何如？」苗禿子道：「一兩的話，虧你也說的出，至少與他一百兩，纔像做過總督家內體統。」如玉道：「你這沒好氣，在我身上煞放怎麼？」苗禿子道：「你在嫖場中不知經歷了多少像這一行的人來，不過與他一頓飯吃，十分過意不去，與他二三百盤費錢。若東的一兩，西的二兩，他們吃着這個甜頭的，妹子本不願與我們寫書字，他還懇求的教寫，你頭一次與過一兩，後一次連五錢也不好拿出。況日日出支，怎忘八家的差人，也嫌晦氣。」如玉也不回答，一面吩咐張華收拾三葷兩素的酒飯，待來人自己取出一張泥金細綫紙，恭恭敬敬的寫了一封回字，又尋出一條龍頭碧玉簪兒，係他妻子洪氏的故物，包在書內，想算着家中還有二千多錢，難做賞封，着張華拿錢換了一兩銀子包好，上面寫着茶資二字，又與三百文盤費。苗禿子見他如此珍重，甚合自己的心懷，又想自己與玉磨兒一樣相交，形容的不好看，只得煩如玉與他寫一封回書，也要來包裹些東西。如玉批評他道：「你三十歲的人，連個蕭麻子和你頑耍，也識不破，你想玉馨兒就怎樣不識好歹，也不肯煩人做怎麼詩打趣你，你還要在朋友身上使顯頭臉。」苗禿子連忙跪下，拉腿認了不是。如玉與他寫了一封回字，又尋出一對鍍金耳環，包在書內，將鄭三家打雜人胡六叫進來細問了一會，准在五日內定去。苗禿子慌忙將賞銀，并書字傳與，又吩咐替他都問候。胡六叩謝出去。苗禿子道：「無怪婊子們個個愛你，你實是外才內才俱全的人。那日臨別去，金鐘兒分明是對着我與蕭麻子，怕我們笑說，他那眼淚汪汪的光景，差些兒就放聲大哭，你原說過幾去就去，到如今二十多天，不知這孩子想成怎麼樣兒了！你今日又許下五天內去，房子又不成就可憐這孩子一片血心，只和付之流水罷了！」如玉道：「我心上急的要緊，無如房子賣不成。」苗禿子道：「你只知道這房一千四百兩不賣，你那裏知買房子的人甘苦，你是何等聰明，甚麼事兒欺的！你年來木價甚賤，而買下房子，又要僱人拆，又要搬弄磚瓦，日日出工錢茶飯，又要僱車騾拉到泰安，纔慢慢的三根椽，兩塊板零碎出賣，再若是借人家的銀子，出上利息，還不知是誰賺是誰賠，裏分明遇着這幾個瞎眼的木行。若是我一千二百兩，也不要他，我怕小人門入了話，木行裏打了反悔鼓，這試馬坡，不但你去不成，連我也去不成。」如玉瞪着眼，沈吟了一會，將桌子一拍道：「罷罷！就是一千四百兩罷！我也心慌意亂了，只要與他們說明，等我尋下住處，方可動手。」苗禿子道：「我若連這一點兒不與你想算到，我還算

個什麼辦事人；我已與他們說過，譬如明日成交，明日就與你五百兩，下餘九百兩，兩個月之內，交還與你。立一張欠帖，你只管慢慢尋房子，我此刻就去說話，今日就與他們立了契罷！於是將木行人叫來，各立了憑據。果然本日兌了五百兩，如玉謝了苗忝子二十兩，就托他到泰安去尋找房子。苗忝子道：「我也不在，只在長泰莊住了。」如玉道：「我也正有此意，須尋在一條巷內方好。你且同我到試馬坡去。回來尋房子也不遲。」苗忝子道：「你的房子，并我的房子，却我的房子，又非你的房子可比。也須要不大不小，像個局面，事體貴於速辦，你想想。」頭搬着，一頭人家拆房，逐日間翻土揚塵，對着本村親友有什麼意思。」如玉連忙點頭道：「你說的極是！我獨自去罷！那裏還有蕭大哥相陪我們，還要買點東西送他。」苗忝子道：「送他水禮不是意思，倒是袍料罷了！我們借重他處多哩！」如玉道：「我知道了！」連忙的收拾安頓，連夜僱車向試馬坡。到次日午後，離試馬坡十數步地，看見一人面同秋月，體若寒松，布袍草履，翩翩而來。如玉在車內仔細一看，哎呀了一聲，連忙下車來，打恭道：「冷先生從何處來？真令小弟一見，渴塵頓消。」原來于冰自平涼賑濟後，一路遊行至此，要看連金二人不意與溫如玉遇着，于冰亦連忙還揖笑問道：「尊制想是為太夫人亡故了？」如玉道：「自別長兄登遭變故，真是一言難盡。此堡內有我一個最相好的朋友，他家裏也還乾淨，長兄可同我去坐坐，少叙離索之情。」于冰道：「甚好！」於是兩人携手行走，到鄭三家來。鄭三迎着問，又到了冰前請安。于冰便知是個混賬人家，又不好立即避去，只見院中一個小女廝喊叫道：「二姑娘，溫大爺來了！」如玉讓于冰至廳內，彼此叩拜坐下，又見東邊房簾子捲起來，走出一個少年婦人來，看着如玉喜笑道：「你好說我，去了就不來了！」如玉欠身道：「只因家裏窮忙，所以就就遲了幾天。」金鐘兒又問如玉道：「這老爺是誰？」如玉道：「這是我最好朋友，冷太爺此刻纔遇着。」金鐘兒復將于冰上下一看，雖然飾服貧寒，却眉清目秀，骨格氣宇，與凡間人不相同，不由的心上起敬，恭恭敬敬的磕下頭去。于冰扶起心裏說道：「這溫如玉真是禽獸，母喪未滿，就做此喪良無恥之事。」隨即站起告別。如玉那裏肯依，金鐘兒道：「只是我家冒昧了！」于冰再看如玉，代他愛敬的意思，着實誠切，亦且嘻嘻哈哈，與不知世事一小姑子相似，又見他衣服侍從，也是個沒錢的光景，心上又有些可憐他，只得回身向金鐘兒道：「你適纔的話，過於多疑，我到不好急去了。」又大家坐下。正言間，轉身後面，玉馨兒走出，到如玉前叙關，將于冰看了一眼，也不說聲，磕頭話，就坐下了。如玉道：「纔來的號玉馨。」指着金鐘兒道：「他叫金鐘。」于冰笑道：「到都是值幾個錢的器物。」須臾，奉上茶來，如玉道：「冷大爺不勳烟火食，我替勞罷。」又向玉馨道：「苗三爺着實問候你。」于冰向如玉道：「公子為何不在家中，却來樂戶家行走？」如玉長歎道：「說起來令人氣死，恨死，愧死！」就將遭叛案，遇尤魁，母死妻亡的事，說了一遍。又問于冰動靜，于冰支吾了幾句，又起

身告別。如玉拂然道：「小弟不過窮了，人還是舊人，爲何此番這樣薄待小弟一別二三年，今日好容易會面，就多坐幾天，也還是故舊情分。」于冰笑道：「昔日公子富足時，我亦未嘗乞憐，只因有兩個朋友要去尋訪。」如玉道：「可是金連二公麼？」于冰道：「正是。」如玉道：「爲什麼與老兄長分手？」于冰道：「我輩出家人，聚散無常，他兩個也只在左近，須索看望。」金鐘兒見如玉十二分敬重于冰，也在傍邊極力的款留。于冰堅欲要去，如玉道：「小弟昔時或有富貴氣習，待朋友處，如今備嘗甘苦，長兄若將今日的溫如玉，當昔日溫如玉，就認錯小弟了。」于冰聽了他這幾句話，又見他仙骨珊珊，不認心着他終于墮落，聽他適纔的話，像個有站光景，回頭復行坐下。少刻，鄭三進來，說道：「請大爺同各爺到亭子上坐，此處甚熱。」如玉聽了，便代做主人，拉于冰同去。不想就在他只廳房東西一個角門進去，裏面四圍都是土牆，粉着些雪白的，中間一座亭子，也有幾株樹木和些花草。于冰見亭子正面，掛着一面牌，上寫「小天台」三字，兩傍柱上，掛着一副木刻對聯道：

「傳紅葉於南北東西，心隨流水擊赤繩于張王李趙，情注飛花。」

于冰看了大笑道：「到也說得貼切。」又見桌椅上已擺設停當，桌上放着六大盤蔬菓，西子瓜桃等類，這是張華說與鄭三，爲于冰不動烟火食故也。如玉看見大喜，讓于冰坐，自己對面相陪。金鐘玉馨坐在兩傍，于冰見已收拾停當，也隨意用了些少刻酒肉齊至，比前一番相待豐厚許多。如玉見鄭三入來，說道：「我與蕭大爺帶來寶蓋紵絲一件，緞鞋襪一雙，煩你家胡六同張華送去。」鄭三道：「小的同張大叔送去罷。」蕭大爺從前日往大元莊去。」如玉道：「你去更妥。」于冰又要告辭，如玉道：「長只再不可如此，我還有要緊話請教。」金鐘兒接說道：「我們原是想下流人家，留冷太爺就是不識高底，今日光已落下去了，此地又無店住客，和太太爺長談最是美事。」玉馨兒也道：「我們有什麼臉面千萬看，在溫大爺分上罷。」于冰大笑道：「今日同席，皆我萬年想不到事，你兩個相留，與溫公子不同，我就在此住一夜罷。」如玉方纔歡喜，于冰道：「公子年來氣運，真是不堪，未知將來還有甚麼事業要做。」如玉道：「在老長兄前，安敢不實說，小弟若講富貴功名四字，未嘗有片刻去懷，意欲明年下下鄉場，正欲煩老兄預斷。」于冰道：「科甲二字，某等未昨妄評，若講到功名富貴，公子幾時到極不得意處，那就是出人頭地的時候了？到那時不必你尋我，我還要到都中尋你，助你一臂之力。」如玉大喜相謝，又問富貴功名，到都中還怎麼求法？于冰道：「臨期自有際遇，此刻不必明言。」玉馨金鐘兒也要請于冰相面，于冰都說了幾句好興頭，四人坐談到起更時，如玉笑道：「老兄正人君子，小弟有一穢污高賢的言語，不知說得說不得？」于冰道：「你我想契既久，就說的不是又何妨？」如玉道：「老兄遊行天下，這倚翠偎紅的話，自然是素所厭聞，今晚小弟與長兄破戒，教玉馨兒陪伴一宿，未知長兄肯下顧否？」

于冰道：「我正有此意，只是一件，我與這玉馨如無緣，你若割愛，到是這金鐘姐罷！」如玉大笑道：「長兄乃天下奇人，金鐘姐恨不得攀龍附鳳，但風月場中，說不得戲言。」于冰正色道：「我從幾時是個說戲言的人？」如玉見于冰竟認真要嫖，心中甚是後悔，自己多事，又因于冰是他最敬愛的人，就讓他一夜，也還過得去，又向笑金鐘兒道：「你真是天大的造化。」金鐘兒偷看了如玉一眼，隨即也不說，也不笑了，做出許多抑鬱不豫之態。于冰但微笑而已，向如玉道：「我本生性直率，既承公子美意，便可早些安歇，明日還要走路。」如玉道：「極好。」于是一同起身到廳房院來，如玉又暗中安慰了金鐘兒幾句。金鐘兒道：「你也該通知我父親一聲。」如玉道：「我自然要說。」于冰走入東房，只見簾幙垂紅，毡條鋪地，擺列桌椅箱櫃，字畫滿牆，坑上堆着錦被，爐內煨着名香，甚是乾淨，玉馨兒告辭去了，如玉還在炕上坐着說笑。于冰道：「公子請罷，我要睡了。」如玉方纔出去，于冰將門兒關閉，親自從炕上拉過被褥來鋪墊，將衣服鞋襪都脫在坑後，往被內一鑽，向金鐘兒道：「我先得罪你了。」金鐘兒道：「只管請便。」心中思忖道：「這姓冷的這般情急，必定床事上利害，若承受不起，該這處？」要知道這金鐘兒是個最有性氣可惡至極的婊子，第一愛人才俊俏，第二纔愛銀錢，他若不娘意的人，雖殺他兩刀，他也不要。鄭三家兩口子，也無如何他，只因他看了于冰衣帽，雖是貧寒，人物清雅，風流勝如玉四五倍，看他年紀又不過三十內外人，只因曉得他不能久留，溫如玉是把長手，所以頭前終做出許多不願意的光景，捆拴如玉，究竟他心急，願與于冰款洽，今見于冰先睡了，他就連忙粧臺在前，修眉掠鬢，卸却簪環，在坑後換了睡鞋，將衣服脫去，喜喜歡歡的鑽入被來，只見于冰面朝上睡着，不言不動，先用手在于冰胸前用手一搭，覺得冷如冰鉄，又往肚下一摸，也是如此，推了推也不言誤，仔細一看，見于冰口內流出水來，心上甚是怪異，急急的問道：「你是怎麼樣？」只見于冰大睜着眼睛，只往頂門上看，連忙又用手推搖，聽得腹內响動起來，少刻見于冰將嘴一張，有碗粗一股水，從口內啞突，突冒將出來，嚇的金鐘兒神魂俱失，也顧不得穿褲兒，披上衣服，跳下床來，將門兒放開，一邊往外跑，一邊大叫道：「你們快來，冷太爺不好了！」衆人都還未睡，一齊跑來問道：「是怎麼？」金鐘兒用手向房內指道：「你們還不看去了，了不得了。」衆男女搶入房來看視，不見于冰，只見被內高起個有東西在內，忙用手掀起一看，原來是他家廳房桌上擺着的大藍花瓶，有三尺餘長，睡在褥子上面，將一床被褥被水濕透了。金鐘兒穿着褲子，然後從頭至尾，說了一番，一家兒大爲驚怪，一個溫如玉笑得拍手鼓掌，不住的哈哈大笑。金鐘兒道：「不知從那裏領來一個妖魔，將我一床上好被褥弄濕的，還不知笑的是什麼東西？」如玉越發大笑道：「壞你褥子被我賠了，我今日見他答應着要嫖，我就疑心他不是這人，不想果然。」說罷，又大笑起來。鄭三道：「快打燈籠尋一尋，藏在那裏去了。」如玉道：「不要尋找，我知道他去了。」鄭三道：「大門

鎖着，他往那裏去？你們同我來，都要大家尋尋他。」于是打照燈籠，光照廳內，見正面花瓶，果然不見了，幾枝蓮花，也丟在了地。下又裏外尋找了幾次，那裏有個冷于冰影兒，一家子都見鬼見神，吵亂了半夜方歇。正是

「螢火休言熱，冰蟲莫語寒；不知天上客，猶作世人看。」

第三十八回 連城壁誤入探驪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詞曰：「遊山却逢魔，肯把清操羨綺羅；勘破箇中情與事，此喝何懼？此身受折磨。救友遇仙客，聊藉謙下息干戈；指授天罡

着落處，情多一任朝夕細揣摩。」

右調南洲子

話說冷于冰將花瓶移入金鐘兒被內，借水遁出了試馬坡，頃刻即到瓊巖洞門口，用手一指，門兒大開，走將入去，大叫道：「連金二位賢弟那裏？」叫了幾聲，不見答應，冷于冰道：「想是兩人都睡覺麼？這如何修得成？」走到石堂內，見有幾件衣服丟的東三四，忙走後洞看視，米也沒一粒了，只有繩索等物，心上甚是驚訝，回到前堂坐下，思想了一會，大聲嘆道：「我雲來霧去，看望他們最易，何必拘定三年，此必是出洞砍柴取水，被異類傷了性命，或因米盡到別處就食。」不由的滿腹嗟悼，淚衣襟，又想：「或者是我們受不得清苦，下山另做事業。」又想：「金不換還有二三分信不過，那連城壁他那斬頭瀝血的漢子，斷不至壞了念頭。」思來想去，心上甚是不安，直到天明，猛抬頭見石堂左壁上隱隱有些字跡，急忙走到跟前一看，只見上寫道：

「弟等嘉靖某年月日在此洞與大哥分手，至今苦歷寒暑三十九個月，大哥原說米盡即來，今米盡四個月，餘日食草根樹皮，總不見大哥來，是立意絕我二人也。本月初六日，金三弟出洞尋取食物，不知所之，弟在本山前後找尋四日，杳無踪跡，大約為虎豹所傷，言之肝腸崩裂，痛不欲生。今留弟一人，甚覺淒涼難過，于本月十一日出洞去湖廣衡山尋訪大哥，又恐大哥無意中遊行至此，故于兩邊石牆上各寫此話，下寫弟城壁頓首。」

于冰看了一喜一愁，屈指打算，本日是七月二十一日，城壁纔去了十天，我且來衡山找尋，若金不換改了念頭，不別城壁而去，此人尚何足惜，想罷出洞，用符咒封了洞房，架雲光飛上太虛，再說連城壁自出瓊巖洞後，他獨自赴衡山，喜得他苦練了三年有餘，精力日增，講到凝神煉氣，他真是百倍純篤，因此他三五日不吃不飢，即多食亦不甚飽，他七八天便到了武昌，還要隨處游玩山水。一日從虎牙山下經過，心裏想道：「我何不到此山游玩一番，也是出家人的分內事。」一步步走上山來，起

初離山面相近，還有些人家；兩三天後，便通是些層巖峭壁，鳥道深講，只是七月盡間時候，山中菓食甚多，隨地皆可飽食。又仗着有子冰傳授護身逐邪二咒，每晚或在山灣，或在樹下打坐。他那日早間攀藤附葛，走過了四五處峯頭，見山峯下一條路徑，甚是奇異，一株桃，一株柳，和人栽種一般的，又走了一會，見前面方方正正，一塊山地，四周圍都是異樹奇葩，參差掩映，鶯聲鳥語，啼喚不休，及致走到山間，見半山坡中，有一個洞門，半開半閉。城璧作念道：「這裏面，必有神仙，我修行六七年，或者今日得遇高人，亦未可定。」走到洞門前，向裏面一望，覺得黑洞洞的一無所有，又聽了一聽裏面的風聲與雷聲，牛吼相似，不致輕易出入，折了一枝大樹條，用手探下去試看，不過三尺多深，就是平地。城璧本來膽氣最大，今又修練了這幾年，越發的膽氣大了，將身子向洞口中一跳，用腳踏了一踏，都是些石頭台階，走下去聽得風聲更大，又像又水來的光景，再聽時澎湃擊擗之音，甚是驚人。又走了幾步，都是上去的台階，上了二丈餘高，方是平地，覺得冷氣逼人，隱隱約約見前面有碗口粗細一個亮孔，走了半里多路，方到跟前，原來也是個洞門。不想那風聲水聲起是這個門子裏送出去的，走將出去一看，原來是另一個天地，對面有白石橋一座，橋下從西往東流着一股水，不過有五六尺寬，過了橋西邊一帶松柏森列，低頭觀了觀，見裏面有石牆欄阻，並無道路，東邊有一條石砌的闊道，花木成行，看去灣灣曲曲，又不知道到那個地界。正中間有兩扇石門大開，石門右邊立着招涼石屏風一架，城璧道：「我且進去這中門。」走進門內，轉過右屏，見院子甚寬大，兩傍各有數間石房子，也與別處洞房不同，上面都是石窗櫺，裱糊着紅紗綠紗不等，門上珠簾掩映，石房子外面盡是石欄杆圍繞，刻雕着山水人物，甚是精巧。院內有大樹兩株，樹葉皆精色，其大如斗，樹頭上雲蒸霧湧，似如神物棲止。正面大石殿三間，中間楷書大字，鐫着「麗珠仙府」四字，窗櫺扇扇，俱皆玲瓏透露，倒垂着翠羽珠簾，甚是華美。城璧講了一聽，寂無人聲，於是大着胆子，先走入正殿內一看，見四面懸着八粒明珠，各有一大寸小，大抵皆靈蚪神胎，編星照乘之物，晶瑩閃爍，可與日月同明。正面擺着水波文大天青石几案一張，光潔如玉，几案上都是商彝周鼎，三代以前法物，上面懸着一軸麻姑圖畫，風環霧鎖，瀟灑多姿，兩邊掛着赤瑛石對聯一副，字若蝌蚪之形，一個也識不得！前有攀龍乾碧蘿漢石床一隻，床上鋪着五彩洋絨緞褥，有一尺餘厚，床前一張大雲木方桌，桌上放着一個紅玉石，新玉舊做碎碾輕枝蓮茶盤兒，茶盤內有水晶茶杯四個，桌上兩邊放着元山石椅四把，也綉着洋絨墊兒，東邊又是一枝八板七寶轉床，架上絞綉帳幔，斜掛着一對玳瑁鈎兒，西邊牆脚下，又是一張雕刻瑤葉石長條几，几上擺列着寶鑑金鉉珊瑚梅榴等物，檯上一幅大橫條，畫着一條烏龍，蜿蜒於白雲之內，雙睛回視，勃勃欲生。城璧看了，心上沈吟道：「瓊宮貝闕，美玉明珠，原是神仙享用，只是這鶴紋鸞鶯綺的被褥，却太艷麗些了！仔細看來，此地絕非佳境，不如早些出去罷。」正欲出

去，猛聽得洞外有笑語之聲，忙轉身來，跳入一間小齋的石屏內偷看；只見四對綵紗燈相引，是爲洞外黑暗之故，中間兩個美人，一個有三十四五年紀的龍眉鳳眼，絳舌朱唇，嬌娉婷，大有韻致；後邊一個更生得齊整，年紀十八九歲，蛾眉星眼，玉齒珠唇，面若出水芙蓉，身似凌風楊柳，湘裙飄蕩，蓮步移金，真是千般嬌娜，萬種妖嬈。兩人還是古來裝束，頭挽玲瓏蛇髻，露穿大紅綉衣，跟着三四十個侍女，洞後又出來四五十婦女，笑嘻嘻迎接，覺得蘭桂冰麝之香，透入肺腑，須臾兩個婦女到殿內去了。侍女們捲起珠簾，見的人東西對坐，敘談閒說。連城璧正愁沒過藏躲處，只見兩個侍女掀開簾子入來看見了城璧，叫喊起來說：「屋裏有了生人了！」只見衆婦女跑來，將簾子掀去，七聲八氣亂吵，少刻見那個中年婦人走來，將城璧上下一看，問道：「你是那裏人？」城璧到此田地也無法迴避，只得朗應道：「我是山下樵夫，因迷失道路，誤走到此。」那中年婦人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城璧道：「我叫陳大。」那婦人見城璧生得眉清目秀，氣宇軒昂，斷然不是個凡夫，笑道：「陳大也罷，陳小也罷，既然到此，就是天緣，這間房子也褻瀆貴體。」城璧想道：「既然被他們看見，就在這間房內鑽一年，也不是了局。」旋即大模大樣走出來，到正中殿人，那些婦人們四面圍繞，沒一個不嘻笑盈腮。那中年婦人笑道：「客人請坐，容我細說。」城璧只得坐下。那婦人道：「我是綿屏公主。」又指着那少年婦人道：「他是翠黛公主，我們都是西王母之女，因爲思凡降謫人間，在此山數十年，從未遇一佳士，我看客人，神氣充滿，相貌魁梧，必係大有福命之人，今欲將我這仙妹與你配合夫妻，這必是你世世修爲，纔能得此際遇。」城璧道：「我是福淺命薄之人，安可配西王母之女兒，你只讓我出去，便是我的福。」那婦人道：「我這洞門已用符咒封固，便是真仙，也入不來，出不去，你道要把這走的念頭打歇，匹配婚姻要緊。」城璧道：「我沒見個神仙，還急着嫁人。」那婦人道：「你說神仙沒有嫁人的事麼？我數幾個把你聽：韋夫人配張果，瓊英嫁裴航，美玉要了蕭史，蕊夫人配了孫登，赤松子攜炎帝少女飛升天台，二女姬，留住劉晨阮肇，難道這不是神仙嫁人麼？」城璧道：「這都是沒考證的屁話。」只見那少年婦人，將一着泥金扇兒，半掩半露的遮住粉面，又偷的送了城璧一眼，然後含羞帶愧，放出嬌嬌聲音說道：「招軍買馬，要兩家願意；既然這客人不肯俯就，何苦難爲人家，姐姐不如放他去罷！」城璧道：「這幾句話，還像個有廉恥的人。」那中年婦人怒說道：「這我是沒廉恥麼？你這種蠢才，我也沒閒氣與你講說。」吩咐左右侍女，快設香案，拉他與二公主交拜天地。衆婦人隨即安排停當，請城璧出殿外行禮。城璧大怒道：「怎一窩子都是這樣無恥，我豈是你們戲弄的人麼？」那中年婦人道：「你們聽他好大口氣，倒是我們無恥，他不知有個什麼品貴人，便戲弄不得他。」于是笑盈盈站起，將那少年婦女扶住道：「起來和他拜天地去，這是你終身大事，到不必和他一般見識。」又向衆婦女道：「把這無福頭也拉起他來。」衆婦女聽了，

一個個嘻嘻哈哈，把城壁亂推起來。城壁大怒，輪動變拳，將那些婦女們，打的頭破脣青，腰傷腿折。那中年婦人，跟出殿外罵道：「不識抬舉的野奴才，你敢出殿外來？」城壁大喝道：「我正要摔死你這個淫婦。」說罷將身一縱，已跳在階下面。婦人忙將一根紅絲線兒，向空中一擲，在手不個同碟子一樣大小，起來便有一間房子大，向城壁上罩下來。城壁急用兩手招架，已被他渾身套住，婦人把頭繩一抽，城壁便立脚不住，和倒了金山玉柱的一般，跌翻在地。衆婦女搶來擒拿。城壁在網內不能動搖，猛想起子冰傳的逐邪咒，暗念了一遍，衆婦女顛顛倒倒，奔避不暇。那中年婦人笑道：「我倒看不出他肚裏還有兩句春秋哩。」說着，也念誦了幾句，將城壁一指，隨即輕輕移蓮步，用右手將城壁一提，到了後洞，吊在一大石樑上，笑說道：「你幾時回心轉意，我便饒你。」說罷便回前殿去了。再說冷于冰在雲路行走，猛聽得背後有人大叫道：「冷賢弟何往？」于冰大驚道：「雲路中是誰呼喚我？」急回頭一看，心中大喜，原來是桃仙客。兩下裏將雲頭一會，于冰舉手道：「與師兄一別，二十年來時存渴想，今日相逢，真是意外榮華。」仙客也舉手道：「你我從安仁分袂，屈指也是好些年月，賢弟志誠精進，功夫已到六七，真令人可愛可敬。」于冰道：「敢問世兄閒游何地？」仙客笑道：「我那能比你，一刻也不敢閒游。今奉師命，因連城壁在虎牙山有難，恐你訪查繁難，着我傳諭於你，星速救應。」于冰大驚道：「未知他有何難？」客仙道：「他欲去湖廣衡山尋你路過虎牙山，誤入驪珠洞，被兩個母狐精兒強逼成親，他堅執不從，已經吊了四日四夜，再若遲幾天，恐有性命之憂。祖師吩咐你，只一去不但有益於他，亦且大有益於你，又念你苦修二十餘年，尚未改換儒服，今賜你道衣道冠，絲絛雲履。」說罷，將一包袂遞與于冰。于冰道：「雲中不能拜受，奈何？」仙客道：「我回去替你說罷。」于冰道：「沒聽得祖師說我有過犯否？」仙客道：「祖師長深喜你是個上進之士，只是嫌你的功德少些，過犯的話尚未說起。」于冰道：「小弟毫未修行，爲日甚淺，不知修行二字，以何教功德爲第一？」仙客道：「元門一途，總以渡脫仙才爲功德第一，即上帝亦首重此。若你渡的運金二人，也還不失爲守正之士，要他們步步學你就有好處。其次莫如救濟衆生，斬除妖逆，你在平涼放賑，歸德殺賊，這就是兩件大功德，其餘皆修行入分內應行之事。賢弟從此要倍加勉勵，不憚不位，列上仙。」于冰道：「連城壁有了下落，只是金不換未知存亡，懇師兄示之。」仙客道：「目今金不換現在京中報國寺養病，你救城壁後，再去尋他。」于冰道：「我找着二人後，意欲親去見祖師，但青年未問明是何山何洞。」仙客道：「在東海赤霞山流珠洞，預知你有此意，着吩咐到功成圓滿再去可也。」說罷，舉手別去。于冰亦催雲急行，早到虎牙山地界，將雲頭一按，到山中，中間四圍一看，見萬峯競秀，疊翠流青，瀑有前灣，有兩行桃李，中有曲徑一條。于冰道：「此處是矣。」由那曲徑行去，到了殿門前，火龍真人賜的衣包，繫在右肩上，用手在洞門上書符，只聽得响一聲，拴鎖落地，其門

即自開于冰向洞裏一望，上下皆黑，灑慧眼努力一看，見下面都是臺階，層層皆可步履而上，覺得烈風吹面，寒氣逼人，正欲入洞，見有一道人飛奔而來，頭戴白玉珠頭冠，身穿飛鯨襲，足踏朱鳥矮小身材，鬚眉如雪，手提一條鳩杖，遠遠的向于冰舉手道：「道兄請了！」于冰見他滿腹道氣，知係大有根行之人，連忙還禮道：「老仙師請了，有何見諭？」那道人道：「道兄到此何事？」于冰道：「有吾一道友連城璧，被此洞妖魔困住，特來救援。」道人道：「此洞內妖魔，與貧道有些瓜葛，我今早心神甚是不寧，一下始知道兄要至此，誠恐有傷貧道後裔，所以撥穴一來，竟欲先入洞內，教戒他們一番，將貴道反送出兩家各息爭端，未知道兄肯留此情分否？」于冰道：「尊眷屬于弟子何仇，倘邀鼎力周旋，弟子即感德不盡。」道人道：「先生稱呼太謙，貧道實當受不起，既承慨允，是微雅誼。」說罷，一舉手入洞去了。于冰想道：「這老道人說與洞內妖魔有瓜葛，則這道人不言可知矣！怎他便修煉亦至于此，可知異類亦可做金仙，候如我執意不從，動起殺法來，便勝罷了，如或不勝，豈非自取恥辱。」等了好半晌，見老道人在前，連城璧隨後出來。城璧一見于冰，大是驚喜，連忙跑上前叩拜道：「小弟今日，真是再生。」于冰用手扶起，城璧正要詳說原由，只見那老人向于冰致謝道：「貴道友已完聚，貧道謝別了！」用袍袖將洞門一拂，洞門即自行關了，那道人履步如飛，一直往西去了。于冰同城璧道：「你且略等一等，我和老道人還有話說。」說罷，從後逃來，高聲叫道：「老師慢行，弟子有話說。」那道人拈着問道：「先生有何吩咐？」于冰道：「一則要請教老師法號，仙居，二則雖是萍水相逢，長幼之分，禮不可廢，弟子還要送老師幾步。」那道人點頭再四，滿面笑容說道：「先生是火龍真人弟子，冷諱于冰麼？」于冰道：「弟子正是。」那道人道：「吾乃天狐也，號雪山道人，奉上帝勅令，在上界充修文院書吏，稽查符命書籍等事，洞中二妖，乃貧道之二女，伊等不守清規，已大加責處，今日來此，還是向本院同輩私行給假片刻，過期恐干罪戾，貧道細看先生骨氣，內丹已成六七，所缺者外丹一助，再加功百五十年，即無外丹，亦可飛昇，今到敝地，降妖救友，定是個有大本領的人，未知素常所憑何書？」于冰道：「本領二字，言之真堪愧死，數年前承紫陽真人賞給寶籙天章一部，日夜煉氣，始得喚雨呼雲，究之無一點道術。」道人道：「此書不過是地煞變化，極人世可有可見之物，功為假借一時，在拂家謂此為金剛禪邪法，在道家亦謂此為幻術，用之正亦可治國安民，用之邪身首俱難保護，費長房許宣平等皆是此術，非天罡正教也。我常奉勅到元始老君九天元女東王公四大聖處，領取書冊，知之最詳，今歲五月到太上八景宮，見有正一威明祕籙，一千九百三十部，三清衆經，三百餘部，符籙丹灶祕訣，七十二部，萬法淵鑑，八百餘部，率皆玉匣錦裝，擺列在架上，其餘小些部頭，亦有四百部有奇，內有一部，也是錦裝玉匣盛放，上寫着天罡總書四個字，被吾竊入修文院內，苦於無暇觀覽，又不敢無故送還原處，且同事官吏，日夜出入，此書每發奇光，極力

遮掩猶恐爲衆覺查，萬般無奈，將此書偷空，送至江西廬山凌雲峯內，外加符咒封鎖。我亦自知非通于天，收存石峯以內，等候個好緣，送還原地，不意此書夜放光華，本年六月間，被鄱陽湖一老鯤魚精看破，到凌雲峯下，弄神通將吾符籙搗去，連匣吞入腹中，率領衆妖魚在饒州九江等地作祟，是我之罪終身莫贖，只在發覺遲早間耳。此畜修煉五千餘年，雷火不能傷，刀劍不能入，我欲親去拿他，又非三五天所能了事，總是原書到手，又該何處安置，幾欲到老君前自行出首，又慮禍蹈不測，波及二女，將欲傳之二女，伊等又係不安本分之流，反是送他們死期，晝夜愁思，悔恨無及，今見先生忠謙謹必係正大之人，我送你符籙一道，外有戳目針二個，原係插放此書之內，非此符不能開此匣，非此針不能殺此魚也。然此書與寶籙天章，不啻雲泥之別，展看時光可燭天，鬼神妖魔無不爭取，先生得手時，須嚴行防備，看玩一年後，可代吾叩懇火龍真人，轉求東華帝君，在老君處求情，將此書繳還八景宮內，倘邀垂憐，吾即可以免大禍矣。慎之戒之。」說罷，將符籙取出，遞與于冰。于冰大喜，拜謝道：「弟子叨此惠，何以報德？」道人道：「貧道一生，只有二女，就在此驪珠洞內，禽犢之愛，時刻縈心，又無暇教訓他們，歸於正果。先生若有餘暇，可傳授伊等些道術，再能得替貧道呵責，使其永絕邪念，安分修爲，異日得至貧道地位，即先生再造之恩也。」于冰道：「此弟子歡心鼓舞，樂於玉成者，老師今後只管放心，都交在弟子身上。若二位令愛無成，便是于冰負心忘本，爲天地所不容。」道人心中大悅，且感且謝道：「吾今日傳托，兩得之矣！只是老師弟子之稱，聞之殊爲惶愧，不審將來位列金仙時，不鄙薄我輩，算一知己朋友，即叨光無既，一百五十年內外，不過瞬息，我在通明殿外堂玉階前拭目看先生授職仙班也。」說罷，舉手作別，飛入太清去了。于冰回來，城壁道：「大哥與這老道人，可是舊友麼？」于冰道：「係初會面。」城壁道：「初會面，怎說這半天話？」于冰道：「也不過是閒談投機，便費了功夫。」城壁便訴說與不換，分離誤入驪珠洞，如何被二女妖逼親，搶拿拙弟，適才那老道士，如何釋放，如何痛罵二妖。于冰聽了道：「你見美色不亂，就是大根脚，大有爲處，足令愚兄敬服。刻下金不換，在京都報國寺生病，我和你同去尋他。」城壁道：「大哥何以知道弟在此？金不換在京中？」于冰道：「在雲路中，遇着桃仙客，他奉火龍祖師法旨，着我到此地救你，并說與不換下落。」城壁聽了，又喜又感，望空叩頭，城壁又道：「那日不換出洞，尋取食物不回，我以為必教虎豹傷生，怎麼他就跑到都中報國寺去？」于冰道：「連我也不曉得，且試試你架得雲架不得。」說着，將城壁右臂捉住，輕輕提起，有三尺高下，大喜道：「老弟血肉之軀，已經鬆了幾分，竟可以攜帶的了。」旋換轉在手，扶在城壁腋下，囑咐道：「沒要害怕。」於是口誦靈文，須臾烟霧旋繞，喝聲起，兩人同上青霄，向都中飛馳，城壁初登青路，覺得身子飄飄蕩蕩，起在空中，但覺雷鳴風吼之聲不絕，往下觀，瞧見江上城市，模模糊糊，一瞬即過，約半個時辰，已到都城彰儀門外，於無人處，按落雲頭，于

冰道：「你可怕不怕？」城璧道：「到沒甚麼怕處，只是寒冷的了不得。」于冰道：「你還在瓊巖洞修煉了這幾年，若是血肉之軀，縱不凍死，也要病死；再修煉幾年，便不覺冷了。」兩人談論着，入都門報國寺來，兩人走入廟中，至第二層僧院，見幾個和尚從裏邊走出，于冰舉手道：「敢問衆位師傅，貴寺果有個姓金的住在裏面麼？」有一和尚在傍答道：「海闍房中，倒有個姓金的病在那裏。」和尚領二人到一小禪房內，見一人昏昏沉沉困在床上，只有一條破蓆蓋在身上，二人看見，各大驚喜，城璧道：「我再不想起來他在這裏。」忙用手推了一推，不換便狂叫了兩聲，城璧道：「這個是甚麼病？」于冰道：「無妨，只是受了驚。」于冰向衆僧道：「有冷水借一碗來。」于冰在水內盪了一道符，又念了安神定驚的咒，連城璧將不換扶起，不換又狂叫起來。于冰將水灌下，仙傳法術，效驗如神，只聽得腹內作嘔，不換說道：「怕殺好怕，隨即將眼一睜，看見于冰城璧拚命的跳下地來，哭拜道：「不意今日，又得與二位相見。」眼中落下淚來。于冰扶起道：「賢弟不必多禮，且將入京原由告訴我聽。」不換正要說，那些和尚聽得房內問答，都走來看視，見不換站在地下，一個個大爲驚異道：「可是那碗涼水功效麼？」正言間，各房頭和尚又來了好些，都亂嚷是怎麼好的。于冰向不換道：「此地非講話之所，可同出廟去。」三人辭謝出來，直走到于神廟後身，才立住脚，聽不換說話，不換道：「我是本月初六日，早上出洞去尋食物，剛走到虎溝林，見一青面道人，向我道：「你在本山瓊巖洞修煉，想是要做個神仙麼？你若躲過二十五日，將來穩穩妥妥的是個神仙；若是躲不過去，做做豬狗，亦不可得。」我便問他躲不過躲過原由，那道人說：「你前身罪大惡極，定在本月二十五日午後，天雷霹你一霹之後，不但求一胎生，連卵生亦不可得，我原是爲救你而來，你此時跟我走方可。」說罷，那道人將我左臂捉着，頃刻間起了一陣大風，刮的天昏地暗，約兩個時，反把我飄蕩在這報國寺後，與我留了一塊銀子，叫我住在寺內盤用。到了二十五日早上，那道人到來，看見我甚是歡喜，說是我大有福命的人，從懷中取出兩本書，說是什麼易經，書上畫着一道硃砂符，又說：「今日一交巳時，天必陰，午時雨至，到下雨時，你可速去第三層殿內，上了供案，坐在彌勒佛肚前，將易經罩在頭上，用手扶着，任憑他天大的霹雷，你切莫害怕，我有的書和符在頭上，斷斷霹不了你，只用換過午後，你就是長生不老的人了。」到了巳時下刻，果然雲霧滿天，點點滴滴下起雨來，我那時以爲霹我無疑，心上着實害怕，急忙坐在彌勒佛肚前，少刻雷電大作，雨如直到的一般，猛見雷光一閃，滿殿內通紅，一個大霹雷，却像從頭上過去，我那時可憐，連耳朵也不能掩，兩手舉着易經在頭上亂戰。此後左一個霹雷，右一個閃電，震的腦袋昏沉，眼中不住的發黑，想了一想，這一個時辰，也不是輕易過得，自己罪大惡極，何必着老天爺動怒，縱然躲去，也是罪人，不如教雷霹了，可少弭死後的餘孽，我拏定主意，跳下供案，跑殿外受霹。不意剛出殿門，便驚天動地的响了一聲，較從前的霹雷更

利害幾倍；雷過處從殿內奔出五尺多長一個大蝎子來，七手八脚的從殿台階上也奔下來，我比紙還軟，跌下殿台階去，此時我心裏還明明白白，又見大蝎子，我便渾身蘇麻，滿心裏想跑，無如兩腿耳朵中閃了一響，就昏去了，魂夢中又聽得大震之聲，此後便不省人事。這幾天糊糊塗塗，也不知身在何處？若不是大哥來救我，也斷無生理了。」不換說完，城璧哈哈大笑道：「這是你兩個同死。」于冰道：「就頂得過那蝎子，且樂得將賢弟飽吃，做一頓壓驚茶飯。」三人說着，走到無人之處，于冰將他二人扶住，架起雪來，同往衡山石屋洞去了。正是：

「救友逢奇士，軒猴道可傳；從茲參造化，不做地行山！」

第三十九回 尋度婆浪子叱陳醋 伴張華嫖客守空房

詞曰：「平康姊妹最無情，勢利太分明；劉郎棄，阮郎迎，相對氣難平。長嘆守孤檠，睡難成，千般恩愛寄高岑，自沉吟。」

且說于冰扶了連金二人到玉屋洞外，落下雲頭，不換道：「此刻的心纔是我的了，好冷好冷！」城璧叫門，不邪出來跪接，連金二人見不邪童額鶴髮，道服絲絲，竟是一得道全真，那裏有半點猴相。三人坐在石堂內，于冰向不邪道：「這是你連金兩位師叔，可過來拜見。」不邪下拜，城璧不換亦跪拜相還；于冰又着排設香案，把火龍真人賜的衣包，放在正面，大拜了四拜，打開觀看，內有九瓣蓮花束髮金冠一頂，天青大呢布袍一件，碧色芙蓉根絲絲一條，黑青桃絲鞋一雙，通天犀髮簪一根，于冰拜罷，即穿戴起來。人才原本齊整，又兼服飾精緻，真是瑤台玉宇的金仙。城璧等各欣羨不已，說道：「大哥既改換道服，我們不知改得改不得？」于冰道：「既已出家，無所不可。」又向不邪道：「可將要緊應用法術，傳與你兩位師叔些，我此刻到江西走一遭，大約要到數月方回。」不邪等送出洞外，凌空去了。再說溫如玉，自于冰那晚用花瓶僧換的遁去，將金鐘兒被褥全濕，次日暗中吩咐張華，推往泰安請苗禿子，着他買錦絹被褥面二床，速速的送來。過了三四天，張華回來，買了五彩冰紋塊式博古圖錦團被料一床，又天青地織金喜相逢蝴蝶褥料一床，呈與如玉過目，說道：「這是苗三爺買的，共費了九兩八錢銀子，住房也尋下了。苗三爺還領小的去看了一看，前後兩進院子，也有三間廳屋，水石雖些小，房子都是半新的。苗三爺說要典，他的只須二百兩，買他的要三百八十兩，又着說與大爺，或典或買，快去商議。這房子像個局面，遲幾天人家就要買了，還與大爺有書字。」取出遞與如玉。如玉看了，問道：「苗三爺的住房尋下了沒有？」張華道：「苗三爺沒有說起。」如玉道：「明日清早的收拾。」

行李，我好回去，你今日便僱一輛車子來。」張華道：「小的就是坐車來的。」張華方纔出去，金鐘旋即入來，如玉道：「我與你買了兩床被褥，叫你看，到只怕不如你的好。」金鐘兒也不看，先作色道：「這卻是胡做亂爲，又費了這些銀子。」如玉道：「沒多的，不過十兩上下。」金鐘兒說道：「就是一兩也不該，你若和我存些賠墊東西的心來，就不成事了。」說着，又伸手將被褥打開觀看，織的雲霞燦爛，耀目奪睛，不禁的笑逐顏開道：「既承你的情買來，我拿去，我爹媽看看，着他們也知道這番意思。」說着，笑嘻嘻的拿將出去了。自此一家兒待溫如玉分外親切，蕭麻子時來陪伴，又留戀了四天，方回泰安去。臨行與鄭三留了十六兩銀子，與金鐘兒叮定歸期，到泰安和苗三爺相商，用三百六十兩銀子，將房子買下，搬房的事，他也無心照料，都交與兩個家人，韓思敬和張華辦理，反幫了苗三爺三十兩銀子，也在這驛馬市左邊，尋了幾間住房，兩入略安頓了安頓，便一齊往試馬坡來。自此後來來往往，日無甯晷，和金鐘兒熱的火炭一般，逐日在家講論的，都是你娶我嫁，盟山誓海的話。苗三爺與玉馨兒相交日久，不由的也親近起來，皆因玉馨沒多的相交，省得閒在家內，只得也與苗三爺說幾句椎心刺骨的假底話。這苗三爺那裏驚受得起，他每日也要捨命的刷牙洗面，穿綢袍子一件，又買了新鞋子一雙，心眼兒上都存的是俏皮，儻如玉與他塾着，一半嫖錢，他還耗去了六七十兩，又說着，如玉借與蕭麻子五十兩，借仗他的漢子，鎮壓試馬坡的光棍，不許入鄭三家門，又着如玉借與鄭三八十兩，立了契，他和蕭麻子做中，見人又與金鐘兒打首飾，做衣服，連嫖錢賞格，併知己家中用度，真似水也似的一般，往外直流。將房價銀一千四百銀，止剩下七百多兩了。凡人家與他說親事，不依允，也還罷了，他還要極怒的眉目拒絕，一心只想要娶金鐘兒，鄭三要八百兩，少一兩也不肯依，因此總講不妥。蕭麻子和苗禿子也替如玉在鄭三家兩口子面前假說，出到五百兩，鄭三家老婆總不改口，金鐘兒爲此事，與他父母大嚷過幾次，幾乎把頭髮剪了。他母親再四安慰，許到明年准行，金鐘兒方不吵鬧了。溫如玉看見這種情意，越發熱的天昏地暗，直嫖到黎氏二周年，方才回家料理祭祀，到坎上磕了頭回來，正欲僱車到試馬坡去，不意病起痢來，每天十數次不止。一日苗禿子從試馬坡來，聽得如玉害病，請了幾樣吃食東西相看，說道：「金姐見你許久不去，終日愁眉淚眼，他這幾天也瘦了好些，若再知道你害病，怕孩子小命兒嚇不殺麼？這二月十三日，是他母親的五十整壽，屈指留下七八天了。我是定要親是送禮祝壽去的，你就不能親自去，也該與他帶一分禮兒，方覺得情面上好看。」如玉道：「我這幾天病似覺輕些，到二月十三日，也就好了，即或不好，我隨後亦可親自去，與他補祝。」自己兩人日日坐談，到了十一日，如玉痢不止，苗禿子告別，如玉又囑托了許多話。苗禿子道：「我實一去，保管金姐越夜打發人探聽你來。」苗禿子去後，如玉的痢疾到二十七八纔好起來，又見苗禿子去了半個月，想着他們不知如何快樂。於是親

到緞局內寫了一件紅青緞襲料，一件魚白緞裙料，又備辦了六色水禮，外添壽燭壽酒，僱人挑上，同張華坐車，往試馬坡來，一入了門，見院中有六七個穿綢緞的人，都是家丁打扮，在兩條板橋上閒話。見如玉進來，都大模大樣的不理論，又聽得金鐘兒房內有人說笑。鄭三從南房門出來，見如玉，着人担着禮物，笑說道：「溫大爺來了！聽得說大爺欠安，急的打發人去看望，家中偏偏又忙，大爺且到東院亭子上坐坐。」如玉道：「這些人都是那裏的？」鄭三道：「到亭子上我與大爺細說。」如玉指着挑夫道：「這是我與你老伴兒帶的壽禮，你可看的收收。」鄭三道：「又着大爺費心賞賜，小的自有措置。」讓如玉到亭子坐下。鄭三道：「大爺適纔問院裏那幾個人，說起來真是教人無可如何。本月十四日午後是現任山西太原府知府的公子，姓何諱士鶴，就是武定府人，帶領許多家人，係從京中辦事後回家鄉走走。此番是與本省的巡按大人說話，在濟南開得人說，有個金鐘兒是名妓，因此尋來到小的家要看看。一個樂戶人家，焉敢不接待，只得請到廳上，與金鐘兒相見。誰想他一見就中意，死也不肯走。金鐘兒死也不接他，倒是小的兩口子看的事勢臉面上都下不來，費了無限的唇舌，金鐘兒方肯依允。適才院裏那些人都是跟隨他的，將幾間房子也住滿了。」如玉道：「這個也何妨。大家馬兒大家騎，你開着這個門兒，就只得像這樣應酬，但不知道姓何的，有多少年紀？」鄭三道：「人還年輕哩，才二十歲。」如玉道：「人才何何？」鄭二道：「小的看的甚好，小的女兒却看不上眼，凡事都是假情面。」正說着，只看苗禿子和蕭麻子大笑着走來，同到亭子上，兩人齊說道：「爲何這許多日子纔來？」如玉道：「賤恙到廿七纔好些，所以就延到今。」蕭麻子笑道：「溫如玉，止知在家中養病，就不知金姐死活了！」如玉着驚道：「敢也是害病麼？」蕭麻子道：「他到也沒病，只是想你的了不得。」如玉笑了，三人坐下。鄭三道：「小的照看大爺的人去。」說畢去了。如玉道：「怎麼不見金姐？想是陪着新客人，沒功夫來。」苗禿子道：「你不可冤枉人家，他聽得你來，就打了個大失驚，助因客人的話多，拉扯不斷，稍刻也就來的。」如玉道：「你這禿小，怎麼就住這些時，也不回家走走。」苗禿子笑道：「我也解說不來，原來是何公子生的面目清秀，態度安詳，雖是少年孩子，却大有機變設計，透達世故人情。」只兩三天，把一個金鐘兒，鬼弄得隨手而轉。將愛如玉的一片誠心，都全歸在他一人身上，行事又會大方，住了三夜，就與鄭三三十兩，見蕭麻子苗禿子會幫襯，便滿口許着帶到任上去辦事。因此他兩人日夜趨奉，時時刻刻趕着湊趣，不料都想要從山西發財，少刻玉鑿兒笑容滿面的走來，到如玉面前問候了一會痢疾的話，方纔坐，語言間比平常熱鬧三四倍，待了好半晌，方見金鐘兒打扮的粉粧玉琢，分花拂柳而來。到了亭子上，笑向如玉道：「你來了麼？」如玉道：「我病了一場，幾至傷了性命，你也不着人看我的。」金鐘兒道：「苗三爺也會說過，我想一個痢疾病，也到不了甚麼田地。」蕭麻子道：「你兩個且說知己幾句的話兒，我和

老苗且到前邊走走。」說罷，兩人陪何公子去了。玉馨兒也隨着出來，如玉向金鐘道：「你近日得了如意郎君，我還沒與你賀喜。」金鐘兒道：「我也沒過不如意的人。」如玉道：「這姓何的爲人何如？」金鐘兒道：「也罷了！」如玉道：「今日我也來了，看你如何打發我。」金鐘兒把臉一低，說道：「我是磨道中的驢，任憑人家驅使。」又道：「沒有吃飯，我與你打聽飯去。」如玉道：「我又不飢，你着急甚麼？有父親料理就是了，且坐着說話兒。」金鐘兒道：「我與他說一聲就來，急急的去了，如玉獨自在亭子上走來走去，又待了好半晌，心中詫異道：「怎麼這金姐打聽飯去，就不來了！連苗禿子也都不見，真是荒唐。」正在念着，見苗蕭二人走來，笑道：「那何公子聽見溫大爺到此，一定要請去會會。」如玉道：「我不會他罷，我也要回去哩。」蕭麻子大笑道：「尊駕要回去，該早些走，此刻人家把上下飯，都收拾停妥，住房也議論停當，還走到那裏去，難道這時候還要住店不成。」苗禿子道：「這何公子年少謙和，你不可不見見他，將來有借仗他去，也未可知。」如玉執意不去，又見鄭三也來相請，只得走到前廳，何公子迎接出來，兩人行禮叙坐，如玉讓何公子是客，何公子又以如玉年長，講說了一會。何公子坐在客位，如玉對坐，餘人列坐左右，如玉見何公子丰神瀟灑，氣度安詳，像個文雅人兒，心裏打稿兒道：「我當只娃子，不過有錢有勢，誰想生得這般英俊，到這怕是我溫如玉的硬敵。」又回想道：「金鐘是何等交情，斷不至變了心術。」只見何公子道：「久切瞻韓，無緣御李，今日以樓中得唔名賢榮幸何似？」如玉道：「小弟樗櫟庸料，智昏質鈍，過承獎諭，何以克當。」少時茶至，如玉凝神細看，見金鐘兒一對眼睛，不住的偷看何公子，心上便添了幾分不快。鄭三進來說道：「溫大爺就在廳上一同用飯罷。」打雜的人來安放桌椅，斟起酒來，何公子在左，如玉在右，蕭苗二人在一面，金鐘玉馨在一面，六人坐定，共敘家常。苗蕭二人互相譏刺，笑說下一堆，端來的茶食，不但比素常丰盛數倍，且大盤大碗，一樣樣的上起來。如玉心內狐疑道：「想是我帶了壽禮來酬情。」不多時，軒車下墜，霧隱前山，鄭三拿進許多蠟燭來，上下安放，飯食才罷，又是十六個碟子，皆奇巧珍品，下酒之物，心裏說道：「只是款待何公子無疑了，我在他家，來回七八個月，花費幾百兩銀子，也沒見他待我這樣一次。」腹中甚是抑鬱。又見金鐘兒與何公子以目送情，不打照他一眼，到是何公子疎疎落落，似有若無，偏是只金鐘兒情不自禁，時而與何公子俏語幾句，時而含笑低頭，時而嬌聲嫩語，與苗禿子爭論吃酒話兒，賣弄聰明。如玉都看在眼內，大是不然。六人坐起更時候，何公子向如玉道：「弟有一言，是出自肺腑，兄勿視爲故套，弟在此已有數日，臥花占柳之福，享受太過，兄與金卿素優知己，兼又別久，理應夜敘懷抱，弟與家奴輩，隨地皆可安息，未知長兄肯賞此意焉否？」如玉正欲推辭，只見蕭麻子道：「做鄉溫公子，素非登徒子，磨日琢雲之興，亦偶然耳，况相隔咫尺，美人之光，最易親近。公子上有大人管束，本身又有多少事務，好容易撥冗到此，割愛之

說，請勿再言。」如玉道：「弟之所欲言，皆被蕭大哥道破，弟亦無可爲辭。但今日實爲金姐母親補壽而來，新愈之軀，亦不敢與孫吳對壘，即公子不在此處，亦必定獨宿。」何公子道：「弟雖年幼，非酒色人也，因見兄晶瑩磊落，正是我輩中人，倘邀屈駕，弟尙可以攀龍附鳳，多住幾天，否則明早即行矣。」金鐘兒連忙以眼知會苗秃，苗秃道：「玉姐渴慕溫道爺最久，我今日讓你受用幾天罷！」玉馨兒聽了笑道：「只怕我福命淺薄，無緣消受。」蕭麻子笑道：「果然的，你命薄，七八個月總未相與一個有頭髮的人，我到有頭髮，你又嫌我老，今晚溫大爺光顧，真是你的造化到了。」讓來讓來，如玉總以身子病弱爲辭。蕭麻子又叫着鄭三來定議，如玉同張華在後院住宿，頃刻之間，收去盃碟，一齊起身，同送何公子到金鐘兒房內吃茶，如玉見他月前買的錦緞被褥料子已經做成，輝煌燦爛的，堆在床上，到先與何公子試新，心下甚是氣。一猛抬頭，見正面牆上，貼着一幅白綾字條，落的款是渤海何士鶴題。上寫七言律詩一首道：

「寶鼎香濃子夜長，高燒銀燭卸殘粧，情深私語憐幽意，心信盟言欲斷腸。
醉倒鴛鴦雲在枕，夢回蝴蝶月盈廊，與君喜定終身約，嫁得何郎勝阮郎。」

如玉看到何郎勝阮郎之句，不由的醋心發作，又見金鐘兒不住的賣美風情，將全部精神，都用在何公子身上，毫無一點照應到自己，那裏還坐得住，隨即別了出來。衆人又因到溫如玉茶房內用了一會，方纔各歸寢室。如玉與張華同宿，面對着一盞銀燈，翻來復去，那裏睡得着，一會兒追念昔日的夫着，一會兒悼歎近年的境况，一會想着何公子少年美貌，跟隨的人都是滿身綉緞，氣昂昂，倘若無人，又低頭看了看張華睡在床下，甚是悶氣，此時手內又拿不出幾千兩銀子來，和何公子比勢，蕭苗二人，言言語語，都是暗中替何公子用力，將素日朋情付之流水，又深悔時常幫助苗秃子，借與蕭麻子銀兩，如今反受他們作弄。只這炎涼二字，也咽不下去了。一會兒又想起金鐘兒來，這一番冷淡的光景，白白的在這賤淫婦身上，花了無限的銀子，落了只個下場。思來想去，弄的心胸膨脹起來，睡着不好，坐着也不好，再看張華已經在脚下打呼，悄悄的披了衣服，走到東廳房窗外竊聽，只聽得他二人鶯鶯鳳凰，倒豔語淫聲，百般難述，自己用拳頭在心上打了幾下，垂頭喪氣的回來，睡在被內，說道：「罷了罷了！我明日這絕早回家去罷！眼裏不見，到還清淨些。」又自己開解道：「我又和他不是夫妻，我何苦自己吃煩惱，不如睡覺養神！」嘴裏是這樣說，不知怎樣心中又丟不下，睜着兩眼，一直醒到雞鳴時候，及至到天明，又睡着了，睡到次日辰刻時分，覺得被內有一隻手兒伸進來，睜眼看時，却原來是金鐘兒打扮的和花朵兒一般，笑嘻嘻的坐在一傍。如玉看了一眼，也不言語，依舊的合眼睡去，金鐘兒用手在他心口上摸索着，又用右手掀膚如玉的脖項，說道：「你別要心上胡思亂想的，我爹媽

開着這門兒，指着我們吃飯穿衣，我也是無可如何！像這等愁于兒，不弄他幾個錢，又弄誰的多弄他幾個兒，就在風月行還是一年半載的人，什麼骨竅兒你不知道。」說着將舌頭塞入如玉口內攪了幾攪，如玉那裏還忍耐得住，不由的就笑了說道：「你休要鬼混我，我起來還有正緊事，不料就睡到這時候。」金鐘兒道：「你的正緊事，不過是絕情斷義，要回泰安，一世不與我見面，你那心裏就和我看見一樣，虧你也忍心想的出來。」兩人正在口對口兒說着，猛聽得地下大喝一聲，彼此吃了一驚，看時却是苗禿子笑說道：「你兩口兒說什麼私心話，也好告訴我一二。」金鐘兒道：「他今日要回泰安去哩。」苗禿子將舌頭一伸，又鼻子裏呼出了一聲，笑說道：「好走手兒！主人家為你遠送來壽禮，心上感激不過，從五更鼓老兩口子收拾席面，今日酬謝你，你為何說起走的話來了。」如玉道：「我家中有事。」苗禿子低聲道：「你不過為何家那孩子在這裏，他原是把肥手兒該替金姐處下水。」如玉道：「他賺錢不賺錢，我不管，我只以速走為上，苦在衆人這裏，做的不如人之物。」苗禿子道：「不好說這話，連我也包含着哩！」金鐘兒笑了一回，借空兒看何公子去了正事。

「織女於今另過河，半郎從此奈愁何。嫖場契友皆心變，咫尺炎涼恨倍多！」

第四十回 聽喧淫氣殺溫如玉 恨調笑怒打金鐘兒

詞曰：「且去聽他白晝鬧風華，淫聲艷語嘍呀呀，氣殺冤家。一曲瑟琶干戈起，打罵相加，郎君去也各天涯，心上結深疤。」話說金鐘兒去後，如玉隨即穿衣服苗禿子道：「我與你要洗臉水去。」少刻如玉到前邊促張華收拾行李，金鐘兒三家兩口子，說好說歹的纔將如玉留下，又暗中囑咐金鐘兒，在兩處兒都打着，休要冷淡了舊嫖客。如玉同衆人吃了早飯，因昨夜短了睡，到後邊困覺，睡到午間扒起，到前院一看，目不見一個人，只有鄭三在南房檐下坐着打呼。原來苗禿子等，同何公子家了，郊外游去了。如玉走入廳房，正欲趁空兒與金鐘兒叙敘離情，剛入到門前，將簾兒掀起，見門兒緊閉，仔細一聽，裏面柔聲嫩語，是個雲雨光景，如玉聽到此際，比晚間那一番更是難受，心上和刀劍刺的一般，長嘆了一口氣，到後邊把桌子拍了兩下，道：「氣殺氣殺。」將身子靠被褥上，發起痴呆來，好半晌，方說道：「總是我來的不是了，與這老忘八爺的做的是什麼壽兒。」猛見玉馨兒笑嘻嘻入來道：「大爺和誰說話哩？」如玉道：「我沒說什麼，請坐。」玉馨兒道：「東廳房被人占了，大爺獨自在此，不嫌寂寞麼？」如玉道：「也罷了。」玉馨兒道：「他們都游走了，止有那何公子在金妹子房中睡覺，我頭前來看大爺，見大爺睡覺了，不敢驚動。」如玉道：「這何公子到你家前後共幾天了？」玉馨兒道：「連今日十八天了。」如玉道：「不知他幾

時起身？玉馨兒微笑道：「這到不曉得。」又道：「他兩個正是男才女貌，水乳相投，這離別的話，也還說不起哩。」如玉道：「苗三爺與你相交最久，他待你的情分何如？」玉馨兒道：「我一生爲人，大爺也看得出來，誰痛憐我，誰就是我的恩人。只是自己生得醜陋，不能中高貴人的眼，這也是我命薄使然。」如玉道：「你若算醜陋人，天下也沒俊俏的。」玉馨兒微笑道：「大爺何苦玩弄我，只是大爺到這裏來，金妹子又無暇陪伴，倒教大爺心上受了說不出的委曲。」如玉道：「此番你妹子不是先日的妹子，把個人大變了，我明日絕早走了，他不見我，我不見他，他還有甚麼法兒委曲我？」玉馨道：「噯，嚼好大爺，怎麼把這些絕情斷義的話，都說出來了？我妹子今年才十九歲，到底有點孩子氣，將來何公子去了，他急切裏也沒個如意的人，除了大爺再尋那個？」如玉冷笑道：「我還不是就近的毛房，任人家局尿哩？若不是你三叔和你三嬸兒，再三苦留我，此刻也走出六十里去了。」兩人正叙談着，只聽得外面有人說笑，玉馨兒道：「我且失陪大爺罷。」一直前邊去了，少刻前邊請吃飯，大家齊到廳了。只見鄭三家老婆入來，看看溫如玉，向何公子道：「承這位溫大爺盛情抬舉我，因爲我的賤辰，補送禮物已經過分，又拿來的許多緞子衣服，我昨日細看，到值六七十兩，只是小地方兒，沒有甚麼堪用的東西，今日不過一杯水酒，少伸謝意。」又囑咐金鐘玉馨你兩人用心陪着，多吃幾杯兒，說罷出去了。何公子道：「昨日小弟胡亂僂坐，今日是東家專敬溫兄，又有何說？」蕭麻子道：「今日是不用遜讓的，自然該是溫大爺的首坐，完他東家敬意。何大爺對坐，我與老苗在上面橫頭，他姊妹二人在下面橫頭，并生就是了。」說罷，各一一入坐，不多得杯泛瓊漿，玉液，盤堆鳳髓，龍肝，蘭看綺饌，擺滿春台，五割三湯，極其盈盛。如玉存心看金鐘兒舉動，見他磕了許多的瓜子仁兒，都插在上面，不知甚麼時候，暗送與何公子，又見何公子將圓肉瓜子仁兒，浸在酒杯內，慢慢的咀嚼，如玉甚是不平，躊躇了一會，苗秃子見如玉出神，用手在肩上一拍，說道：「不是來吃酒想甚麼？」如玉道：「我想這樂戶家的婦女，固是朝秦暮楚，以賣俏迎好爲能，然裏頭也有個貴賤高低，高貴的只知昏夜做便，下賤的白日頭要和人打鎗，與沒廉恥豬狗一般，你看那個豬狗，不是青天白日裏弄麼？」金鐘兒聽了，知道午間的事，此刻拿話兒敲打，便回答道：「豬狗們白日裏胡鬧，雖是沒廉恥，他到底還了些實想，有那種得不上的豬狗，在旁鬻狂叫亂咬，那樣沒廉恥，更是難堪。」蕭麻子急急的聽了一眼，如玉登時耳邊通紅，正要發作，苗秃子大笑道：「若說起這個鎗來，我與玉如沒一天白日裏沒有。」玉馨兒道：「你到少拿這臭屁葬送人，我幾時與你打鎗來？」苗秃子道：「今日就有，我若胡葬送你，我就是鄭三叔。」何公子大笑道：「這句話沒甚麼便宜！」苗秃子道：「我原好道不便宜，且樂得與他姊妹兩人做親爺。」玉馨兒道：「我只叫你三哥。」蕭麻子道：「你們沒亂談，聽我說今日東家一片至誠心酬謝溫大爺，我們極該體貼這番恭客的意思，或歌或

飲，或說笑話兒，共效嵩呼，與鄭三婆婆延壽。何公子道：「蕭兄說的甚是，快拏笙笛鼓板琵琶絃子來，大家唱唱。」衆人你說我笑，將如玉的火壓下去了。須臾俱各取來，放在一張桌子上。蕭麻子道：「我先道過罪，我要做個令官，都要聽我的調遣，我們四人都斟十分杯子，要轉着吃，次第輪流，每吃一杯，唱一曲。上首坐的催下首坐的，遲乾者罰一大杯，愛唱的十個八個只管唱，我們都斟十分杯子，要轉着吃，次第輪流，每吃一杯，唱一曲。上首坐的催下首坐的，遲乾者罰一大杯，愛唱的十個八個只管唱，若是唱的不好聽，不敢過勞。」說罷，都斟起大杯來。如玉道：「我的量小，吃不下這大杯，每次斟五分。」蕭麻子道：「這話不行，就如我也不是什麼大量，既講到吃酒，便醉死也是說不得。」于是大家都吃起來。蕭麻子道：「令我起的，我就先唱罷。」金鐘兒道：「我與你彈上琵琶。」蕭麻子道：「你彈上，我到一句也弄不來了，倒是這樣素唱爲安。」說着頓開喉嚨，眼看着苗秃子唱道：

寄生草

「我愛你頭皮兒亮，我愛你一抹兒光，我愛你葫蘆插在脖子上，我愛你東瓜又像西瓜樣，我愛你綉球燈兒少提梁，我愛你安眉戴眼的聽彈唱，我愛你一毛不拔，在標不上浪。」

衆人聽了，俱各鼓掌大笑。苗秃子着急道：「住了住了，你們且止住笑，我也有個寄生草，唱唱你們聽。」唱道：

「似蓮蓬坐，好似馬峯窩，你好似穿壞的鞋底繩頭落，你好似半生的核桃被蟲鑽破，你好似石榴皮子坑坎兒多，你好似臭羊肚子翻紙過，你好似擦腳的浮石，着人嫌唾。」

衆人也都大笑。何公子道：「二位的曲子，可謂工力悉敵，都形容的有了趣味。」蕭麻子道：「快與苗三爺斟起一大杯來。」

「苗秃子道：『爲什麼？』蕭麻子道：『罰你。』苗秃子道：『有什麼罰我？』蕭麻子道：『罰你個越次先唱，我在你下首，我是令官，我唱了就是何大爺，何大爺唱後，就該是金姐玉姐，溫大爺，纔輪到你，你怎麼就先唱起來？到你該唱時候，那怕你唱十個二十個，也不妨，只要你肚裏多，若嫌你唱得多，罰你就是我的不是了。』何公子道：『令不可亂，苗兄該吃只一杯。』蕭麻子立逼着苗秃子吃了，蕭麻子又道：『再與苗三爺斟起一大杯來。』苗秃子着忙道：『罰兩杯麼？』蕭麻子道：『頭一杯是罰你越次先唱，這第二杯是罰你胡亂罵人。』苗秃子大嚷道：『這都是胡話，難道說只許你嘴亂罵我麼？』蕭麻子道：『我不是爲你罵我，你就罵我一千個，也使得，只要你有的罵，只是這金姐臉上，也有幾個麻子，你就罵也該平和些兒，怎麼是必定是石榴皮，馬峯窩，羊肚子，擦腳石，罵的傷僥利害，到這田步，若是玉姐有幾個麻子，他斷斷不敢罵出來。』金鐘臉上通紅道：『這叫個窮遮』

不久的，瞞不得我，這臉上原也生得不光亮，無怪乎苗三爺取笑我。」苗禿子聽了這句話，恨不得長出一百個嘴來分辨，忙說道：「金姐，他休要聽蕭麻子那個狗的話，他是信口胡拉扯。」蕭麻子大笑道：「金姐，你只聽聽，越發放開口的大罵起來，咱們兩個是狗禽的來了。」苗禿子打了蕭麻子兩掌，說道：「金姐，你的麻子，就和月有清陰，玉有血斑的一樣，真是天地間秀氣鍾就的靈痛，多幾個兒不可，少幾個兒也不可，沒一個更不可，就是用鳳啣珠，蛇吐珠，辟塵珠，玄鶴珠，兩龍珠，如意珠，照乘珠，滾盤珠，夜明珠，一個個添補起來，也不如這碎痛小窩兒的好看。那裏像蕭麻子面孔，與缺斷的藕根頭相似，七大八小，深深淺淺的，活相死人。」蕭麻子道：「任憑不怎樣遮飾，這杯總酒是要罰你的。」苗禿子被蕭麻子逼不過，只得將酒一氣飲乾，說道：「罷，罷，我從今以後，連蕭麻子也不敢叫要了，我還只叫你的舊綽號。」何公子道：「蕭兄還有舊綽號麼？」苗禿子道：「怎麼沒有他的舊綽號，叫做象皮龜。」衆人聽了，俱各大笑。以下該到何公子喝了，何公子將酒飲乾，自己拿起鼓板來，看跟隨的家人來吹上笙簫，唱了陽告裏一枝叨叨令。如玉道：「何兄唱的抑揚頓挫，真堪裂石停雲，佩服佩服！」何公子道：「小弟的幌腔，不過是有腔板而已，究竟千歸拿字眼收放吞吐之妙，沒一點傳授，與不會唱的門外無異，次後應該是金鐘兒唱了。」金鐘兒拿起琵琶，玉馨兒彈上絃子，唱道：

林梢月（絲絃調）

「初相會可意郎，也是奴三生有幸，你本是折桂客，誤入章臺，喜的奴竟夜無眠，真心兒敬愛，你須要體恤奴懷，你須要體恤奴懷，若看看殘花破柳，豈不辜負了奴也。天呀！你教我一片血誠，又將誰人堪待！」

蕭苗二人一齊叫好，也不怕把喉嚨喊破。如玉聽了，心中恨罵道：「這淫婦奴才唱的這種曲兒，他竟不管我上不得來，下不得來。」金鐘兒唱罷，玉馨兒接道琵琶，將絃子調與金鐘兒，改了絃唱道：

桂枝香（絲絃調）

「如意郎，情性豪俊，俏風流，塵寰中最少，論門第，督撫根苗，論才學，李桂清高，恨只恨和你無緣知好，常則願席上樽前，淺斟低唱，相調謔，一觀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鏡花水月，權且將悶解愁消。」

衆人也讚了一聲好，底下該是溫如玉唱了。如玉道：「我不唱罷！」衆人道：「只是爲何？」如玉道：「我也欲唱幾句幌腔，一則何兄的珠玉在前，二則小弟的曲子非是一支半支所能先結誠恐貽笑衆位。」衆人道：「多多益善，我們大家洗耳靜聽佳音。」如玉自己打起鼓板，放開喉嚨，唱道：

點綠唇

「海內名家，武林流亞；蕭條罷整日嗟呀，困守在青氈下。」

混江龍

「俺言非誇天，却九流三教盡通達；論翰略孫吳無分，說風騷屈宋有芽。人笑俺揮金擲貧堪罵，誰憐俺被騙逢劫命不伴俺；也曾赴棘閣含英咀華，俺也曾入賭局牌門散過，俺也曾學趙勝門迎多士，俺也曾做范公夏磨貧家，俺也曾伴酸丁筆揮詩賦，俺也曾携少妓指撥琵琶，俺也曾騎番馬飛鷹走狗，俺也曾醉燕市擊筑彈鋏，俺也曾效梨園塗抹傳粉，俺也曾包娼婦贈錦投紗，俺也曾撲處子穴間竊玉，俺也曾戲歌童庭後摘花，俺也曾拚金帛交歡仕宦，俺也曾陳水陸味盡精華，爲什麼牡丹花賣不上仙桃價，龜窩裏也就語不得什麼窮爺富爺，請吃酒罷了！曲子不敢勞唱了。」

衆人俱各鼓掌道：「好！」金鐘兒笑道：「你既到這龜窩裏，也就語不得什麼窮爺富爺，請吃酒罷了！曲子不敢勞唱了。」如玉道：「酒到可以不吃，曲子到要唱哩！」又點起鼓板來唱道：

油葫蘆

「俺本是風月裏一朶花，又不禿又不麻。」

苗秃子笑向蕭麻子道：「聽麼！只用一句把我和你，都填了詞了！」

「錦被裏溫存，頗到家，你纖手兒撈過俺弓刀，欄柳腰兒做過俺旗鎗架，枕頭花兩處翻，綉鞋尖幾度拿，快活時說多少知心話，怎如今片語亦無暇。」

蕭麻子道：「前幾句叙得甚是熱鬧，後幾句叙得可憐，看來必定這金姐有不是之處。」金鐘兒笑了一笑，如玉又唱道：

天下樂

「你把全副伴着他，學生待怎麼？他是鐵破的葫蘆，嚼碎的西瓜，說的你到口蘇，引的你過眼花，須防早晚別你把征鞍跨。」

何公子大笑道：「溫兄倚馬而成，真是盛世奇才，調的有味之至；是將小弟比做個破葫蘆，碎西瓜，小弟心上也是快活不過。」如玉又唱道：

那叱令

「你見服飾盛些，紛紛亂眼花，遇郎君俏些，競競艷口誇對，寒儒那些悶懣懣，懶答論銀錢，讓他多較，本事誰行大，我甘心做破釜殘車。」

何公子道：「毫不介意。」只是哈哈大笑，拍手稱妙不絕。如玉又唱道：

鶻踏枝

「你口會鬢堆鴉，臉妝霞；止知道迎新棄舊，眉眼風華；他個醉元規，傾翻玉單，則俺這渴相如，不賜杯茶。」

何公子道：「相如之渴，非文君不能解，小哥今晚，定須迴避，不然亦不成一元規矣。」說罷大笑。如玉又唱道：

寄生草

「對着俺誓真心，背地裏偷人嫁漢；青天便罷門簾掛，炕沿邊巧當鴛鴦架。帳金鈎搖响悠悠下，鬧淫聲吁喘呼親遠；怎無良連俺，咳嗽都不怕。」

何公子聽了笑的前仰後合，不住口的稱道：「奇文妙絕。」苗忝子道：「怪道他今日鬼念打鎗的話說，不想他是有憑據的。」金鐘兒笑道：「你莫聽他胡說，你什麼話兒編造不出來。」苗忝子道：「你吁喘着叫親遠，也是他編造的，連人家咳嗽都願不得迴避了。」衆人都笑起來。蕭麻子道：「你們俏聲些兒，他這曲兒做得甚有意思，有趣味，我們要禁止喧嘩。」如玉又唱道：

尾聲

「心癢痛難拿，幾句拈酸話；你安可任性兒沉李浮瓜，到如今把俺做眼內疔痂；是這般富炎窮涼，新真舊假；拭目凭那蛛絲情盡，又網羅誰家？」

如玉唱完，衆人俱各稱羨不已，道：「這一篇齣曲撒在標場內，真妙不可言。」何公子道：「細聽數枝曲子，官商合拍，即譜之梨園，扮演成戲，亦未爲不可，又難得有這般敏才隨口即出，安得不着人服。」苗忝子道：「扮金姐的人，到得一個好小旦，不然也描寫不出他這迎新棄舊的樣兒。」金鐘兒道：「苗三爺也是這樣說，我竟是相與不得的人了！我也有一枝曲兒，請衆位聽聽。」蕭麻子道：「請吐妙音。」金鐘兒把琵琶上的絃都住，高裏一起，用越的高唱道：

「三煞雙調琥珀貓兒墮，加字囉囉腔。」

「你唱的是葫蘆吡，我聽了肉也麻，年紀又非十七八，醋罈兒久該倒在東廂下。說什麼你有先來後有他，將督撫公子

拾聲價；你可知花柳行愛的是溫存，重的是風華，誰管你祖上的官兒大？」一煞。

何公子等聽了，俱不好意思。笑。蕭麻子搖著頭兒道：「這位金姐，也是個屬鷓鴣的，有幾嘴兒門打哩。」金鐘兒又唱道：

「自從那夜住奴家，你朝朝暮暮無虛暇，存的是醋溜心，下的是麻辣卦。篋頭兒盤碗上打，指甲兒被褥上過，耳朶兒竊聽人說話，對着奴冷譏熱諱，背着奴鬼嚼神查。半夜裏喊天振地叫張華，夢魂裏驚醒叫人心怕，奴本是桃李春風牆外花，百家姓中任意兒勾搭，你若救我一心一性守一人，則除非將我那話兒縫殺。」三煞。

金鐘兒却要唱下句，當不得衆人大笑起來。苗禿子道：「若將金姐那話兒縫殺，只怕兩位公子要哭死哭活哩。」蕭麻子笑說道：「不妨不妨！只爲你將帽兒脫去，把腦袋輕輕的一觸，管保紅門再破，蓮戶重開。」苗禿子却要罵金鐘兒，又唱道：

「從來舊家子弟多文雅，誰相有參差上品的凝神靜氣，下流的磨嘴粘牙！」

如玉因頭前有猪狗長短話，已恨怒在心，又聽了那兩段，早已十分不快活。今聽到上品下流的說話，不由的心頭火起，向金鐘兒道：「你這上品下流的話，與我講一講。」金鐘兒道：「我一個唱曲兒，有什麼講究？」苗禿子笑道：「你們固相與家甚麼話兒不說，纔論起字眼來了！」如玉冷笑道：「你這奴才，着實的放肆，着實的不識好歹。」金鐘兒道：「你到少要奴才長短的罵人。」如玉道：「你原是娼婦家，不知輕重的奴才，我罵你奴才，這還是抬舉你哩。」金鐘兒向衆人道：「人家嫖客吃醋都在心裏，我沒有見他吃醋，都在頭臉上，廉恥都不顧。」蕭麻子道：「低聲些兒，你處個雖然，是取笑，休教何大爺的笑話提起。」金鐘兒又欲說，不妨如玉隔着桌子，就是一個嘴把，打的金鐘兒心中出火，面上生煙，大叫了一聲，說道：「你爲甚麼事打我？我還這條命做什麼？」說着掀翻了椅子，向如玉一頭撞來。蕭麻子朝後抱住，如玉連忙趕上來，又是一個嘴把，打的金鐘兒大喊大叫，如玉又揚拳打下。苗禿子急向金鐘兒面前一遮，拳頭落在苗禿子頭上，將苗禿子帽子墜於地下。蕭麻子將金鐘兒抱入房裏去了。苗禿子兩手抱住禿頭說：「好打好好打。」鄭三家兩口子從後面兩步做一步走來，鄭三家老婆問玉馨兒道：「你妹子和誰人鬧？」玉馨兒不敢隱瞞道：「適纔金鐘兒被溫大爺打了一下，蕭大爺把金鐘兒抱入東房去了。」鄭三家老婆笑說道：「好一個溫大爺，我家女兒年紀輕，縱有不是之處，只能指駁他，防備人家以後動手動腳，怎麼你老人家就動起手腳來了，豈不失其雅道？」如玉聽此言，氣的也回答不出，只聽得金鐘兒在房內大哭，口內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鄭三聽得，連忙拉了老婆到房內教訓閨女去了。溫如玉走出門來，呌喝着張華收拾行李。苗禿子同蕭麻子隨後跟來，如玉已急急出門去了。正是：

「謳歌逆耳禍蕭牆，義海情山一旦忘。水溢藍橋應有會，兩人權且作參差。」

第四十一回 傳情書幫閒學說客 入慾網癡子聽神繩

詞曰：「把玩髮青絲，綉履還重執；整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雙。契友傳書存，神龜送吃食，一番惑蠱一番迷，休怪其車

馬驅馳。」

話說：溫如玉那日，負氣出了試馬坡；苗禿子蕭麻子趕了一會，如玉執意堅不肯回，請蕭麻子轉來，將金鐘兒同鄭三婆子訓飭一番。金鐘兒大是後悔，過了幾天，何公子也執意要走，金鐘兒百般挽留，何公子也是冷冷的不甚答理，臨行只給了二十兩銀子。鄭三婆子與他吵鬧了一番，也無可如何。金鐘兒見何公子走的無情無意，越發思念着溫大爺的好處，於是大家又想來設法去請溫如玉去了。一日，金鐘兒見苗禿子等吃過早飯，打雜的收拾傢伙去，送上茶來。金鐘兒道：「溫大爺，話到底說甚麼？」傍邊蕭麻子道：「此事非老苗不可。」苗禿子將舌一伸道：「聽說過一句，此番因我趨奉小何兒，恨我入骨，我還愁沒有臉兒見他，你反說非我不可，豈不是作弄我？」蕭麻子道：「你真是初世為人，不知骨竅，不要着溫大爺喜歡你，你除了金姐這條錢索，他總喜歡了你，也待你必不及昔日，這件事必須如此如此，我拿有八分可引他來，我還要尋個善寫情書的人，打動他。」又向金鐘兒耳邊說了幾句，金鐘兒滿面笑容說道：「到底你有妙想頭，像這樣做去，他十分就有九分來了！」苗禿子道：「你兩個說密語，又用我，又要瞞我，我就去不成。」蕭麻子道：「不瞞你，你將來自知。」又將鄭三叫回，說明意見，鄭三辦理去了。過了兩天，鄭三僱了車，和苗禿子一同起身到泰安，住在苗禿子家。次日早飯後，苗禿子先到如玉家來，再說溫如玉從試馬坡那日惹了氣惱，抱恨回泰安，沿途動怒，不是罵張華無能，便嫌怨車夫不走正路；到了家中，每日在家丟盤打碗，男男女女都是有不是的人，在書房中想一回，金鐘數日情，今想一回此番相待情形，又想一回何公子斷不能久住，除了自己，他急切間還尋不出個如意的人來。縱然這淫婦心狠，他父母也丟不下我，千頭萬緒，心上無一刻安息。又過了幾天，想在自己日月上，心內着驚道：「我如今只存着六七百銀子，連這房子算起來，不過千兩的家私，若再胡鬧盡了，將來作何結局？不如改邪歸正，讀幾句書，明年是科場年頭，或者中個舉，再中個進士，與祖父爭點光，亦未可限量。如今這淫婦絕我至此，安知不是我的鴻運到了？」思想一番，主意定了，吩咐張華專管家中門戶，買辦日用東西，韓思敬照着內裏米麵家器之類，幾個家人媳婦，收拾早午飯食，兩個小廝伺候書房，將三四五六個丫頭，即刻托媒人作合，婚配到還得了三百五六十兩身價，就把這宗銀子留做了本年的用度。家存房價，還有六百八十兩，也添成七百兩整數，交與他昔日掌櫃的王國士收在他舖中聽用，月吃一分利錢，又打算着

張華去鄭三家要銀子，找出幾本文章來，朝夕參玩。這一天正看着四書講章，只聽得小小廝說道：「苗三爺來了。」如玉慢慢的下了炕，苗禿子已到了房內，先與如玉的深深一揖。如玉問道：「幾時來的？」苗禿子道：「早上纔到。」兩人坐下，苗禿子看了一看，見桌子上放着朱子大全，易經體注，還有十多本文章。苗禿子笑道：「這些刑罰羅列出來做什麼？」如玉道：「閉戶讀書。」苗禿子道：「讀書固是好事，閉戶也可以不必。」又笑道：「你好人兒，任着性子就先回來了，目下我與蕭麻子日日吃賭。」如玉道：「你們叫屁不吃屁，我都不管；但是鄭三借了我的八十兩銀子，上和蕭大哥是保人，也該還我的了，我如今是什麼時候？」苗禿子道：「你知道小何走了？」如玉道：「他走不走與我何涉？」苗禿子道：「不想這小廝是個言清行濁，外大內小的人，開手住了金鐘兒三夜，便拿出三十兩銀子賞鄭三，誰想一連住了二十五天，主僕七人，驢馬九個都是鄭三支應，臨起身時，只拿出十二兩銀子來了事。鄭老婆子反復爭論，誰想他沒見勢面，到二百分，被鄭婆子用反關節，罵了個狗血噴頭，我和老蕭都替他受不得，不意這小廝大有忍性，隨他怎麼罵他，只是一文不加，逼到至極處，便說出母雞下蛋的話來，要到山東巡撫堂上方才算賬。你想這個鄭老婆子，豈是怕這些話的人，越發語言不遜起來，一句甚是一句，蕭麻子怕鬧出是非來，再三再四，從中排解，才放他主僕去了。你說這豈不是個痛錢如命的，不要面孔忘八羔兒，且更有可笑之處，只爲省這幾個錢，連一句話也不敢和金姐說，只怕金姐和他開口，虧他還是現任知府公子。小何兒前脚去後，蕭麻子便把金姐指教一番。」又將指教的話，前前後後，詳細說了一遍。溫如玉道：「到底這蕭大哥還是個漢子，我雖和相交未久，他還重點朋友之情，背後說幾句抱不平的話，與那些轉眼忘恩，負義鷄腸鼠腹的小的大不相同。」苗禿子將舌頭連連撓了幾下，說道：「不好殺到我學生闕上來了！目今鄭三家兩口子折了資本，氣的要死，日日念誦你的好處不絕，金鐘兒也後悔的了不得。」如玉道：「那個忘八爺的也有個後悔之時。」苗禿子道：「言重言重，他這幾天一點飯也不吃。」如玉道：「我不管他吃飯不吃飯，鄭三借了我的八十兩銀子，我只要同你算帳，當日是你害我，着借與他的。」苗禿子道：「我是個忠厚人，從不會替人說謊話，金姐這幾天氣的要死。」如玉道：「我問你的是銀子。」苗禿子道：「我知道，等他有了再還你，你且聽我說金姐，只幾天，眉目不展，眼淚盈腮，天天雖然和我們強說強笑，究竟他心上挽着個大吃磬。」如玉道：「他是爲何小兒走了？」苗禿子道：「他若是爲的何小兒着俺家，大大小小都男盜女娼，我活不到明日早間。」說着小小廝送上茶來，苗禿子一氣飲乾，連忙說道：「我前日晚上有四鼓時分，出院外小便，只聽得他獨自在房內短嘆長吁，自己叫着自已罵道說：『金鐘兒瞎眼瞎心的奴才，一個活蛇兒沒要成，到把個心上人兒惹惱了，結下不解的冤仇，你素日聰明伶俐那去了？你賺的大銀錢在那裏。』我又聽得軟軟啞了兩聲，像個自己

「打嘴疤的光景。」如玉大笑，向兩個小小廝道：「你們把苗禿子與我推出去。」兩個小小廝聽了，便來揪扭苗禿子，笑着打鬧罵道：「走你媽的情秋露罷？」如玉道：「你也不想一想這蘇秦張儀陸賈隨何這幾個人，豈是苗禿子做得？」苗禿子合拿道：「冤哉冤哉，南無顯聖通靈孔雀明王大菩薩，你疑我與金鐘兒做說客，我自今以後，再不題你一字，你兩個喜歡與我何干？只是我起身時，他還有幾句話，我也不敢說了，與你帶來一包物件，囑咐我當面交與你。」說着，從懷內取出來放在桌子上。如玉拿在手，擲在地下道：「你倒不要穢污了我的經書。」吩咐小小廝燒人，小小廝拾起來，真個向火盆內一丟，苗禿子急忙跳下地，搗起，笑罵道：「你家主僕們，沒有一個識數兒的。」小小廝又笑着來奪苗禿子唾了一口，說道：「燒了也的，不打着緊，我拿什麼臉兒去見他？」從又坐在炕上，向如玉道：「你這讀書是真心，或是假意？」如玉笑道：「又說起禿子話來了！」苗禿子道：「若假意讀書，我還來與你坐坐，若是真心讀書，我休就攔了你的正經事務。」如玉道：「你真真假假，只要常來。」苗禿子道：「我且去。」如玉道：「你吃了飯去罷。」苗禿子道：「改日來擾你。」如玉送了苗禿子回來，一個枕頭襯在身子旁邊，想着苗禿子話兒，笑說道：「我原和道這個淫婦，沒了魚兒，就想蝦兒來了！小何兒方纔走後，就打發苗禿子來做說客，我不是那沒志氣的人，決不再到他家去。」猛低頭兒，見苗禿子帶來的那個包兒，還在桌子低下放着，笑道：「這奴才真是鬼計百出，他見我不肯收，又暗中拿下來！」拿那個包兒看時，有四寸大小，用藍細子包着，外面反加針線縫鎖，摸了一摸裏面，軟硬大小的東西，都有。如玉道：「我且拆開一看，苗禿子又沒交付與我，他問起時，我只說不知道。」將包兒拆開，見裏面有字一封，又有一個錦緞包兒，一個紅紙包兒，先打開紅紙包兒觀看，見是一縷青絲，黑油油的，有小拇指頭粗細，三尺多長，髮根用紅絨線纏着，那種冰桂之香，陣陣入鼻。如玉道：「這幾根頭髮，倒也是這小奴才，你畢竟他的比傍人分外黑些。」又將錦包兒打開，裏面一對大紅洋緞平底鞋兒，綉着粉白淡綠許多的花兒在上面，石青綠鶯鶯鎖口，鸚哥綠縐緞提根兒鎖口，週圍又壓着問道金線，看底兒上微有些泥黑，不過三寸半長短。如玉見了此物，不由的淫心蕩漾，意亂神迷，連坐起來，將這兩隻鞋兒，不忍釋手的把玩，看了這一隻，又拿起那一隻，約有半個時辰方止，纔將字兒拆開細看，上寫道：

「妾以陋質，承父母覆育，十有九年，喜怒去就，惟妾所欲者，亦十有九年。以故驕縱之性，竟成習癖，前叨惠手澤，迄今掌印猶新，每辰起臨鏡，未嘗不歎歎，深感知心教誡之至意。世非郎君，亦誰肯不避嫌，怨如是爽直者，惟是郎君抱恨而去，妾又一腔冤憤，無可自明，形迹之間，屢招同行擬議，而忌吾兩人素好者，方且出歌入咏，暢快揶揄，之不暇。此非郎忍心辱妾，皆因妾青年冒昧，恃愛所致。耳自郎別後，常忽忽若有所失，星前月下，無不涕零，枕畔魂消，亦多寂寞。」

咽離憂之思，心境至此，傷也何如！郎君司牧青樓，匪伊朝夕；凡吾輩姊妹等，以得邀一顧盼為榮！妾何人斯，敢冀誰憐！格外再續前緣，然始辭之而終結之！想仁人君子亦不樂為也！倘蒙鑒宥，俯遂幽懷，兒女之情，曷勝欣羨！如謂遣簪覆水，不堪相蕙，死蘭別蒸，黎見逐，啖喪求去者，世不乏人；妾惟有灰此心，斷此臂，學叫夜子規，做天地間第一愁種已耳！

寄去微物一封，籟鳴葵向，臨穎之亂，不知所云。此上。

溫大爺憐我，待罪妾金鎖兒，願首外小詞一張，敬電靈！」

「錦紙裁寫，寫意深，愧恨無在一回提筆一愁吟，腸欲斷，淚盈襟，了幾多恩愛翻成怨，無聊賴是如今，窗憑歸燕寄芳音，休冷落舊時情。」

如玉將書字與詞兒細看了五六遍，心中作念道：「這封情書字，必是個久走花柳內行人寫的，字字中竅，句句合拍，無半向肉麻話，清意亦頗懇切。」看罷，又將那一雙鞋兒，從新把玩了一番，方纔將地下書櫃開了，收藏在後面。自此以後，連書也不讀了，獨自一個在房內，就像有人同他說話的一般，不知鬼嚼的是什麼？次日苗禿子又來向如玉道：「包兒內的東西，這一定都驗過了。我只交送明白就是完妥。」如玉道：「交送什麼東西？」苗禿子作鬼臉道：「你少裝神變鬼，這間房內，早晚是你主僕出入，我昨日出門時，放在你桌子底下，難道你們都是瞎子不成？」如玉道：「我不會看見。」苗禿子道：「我與你說正經的話，你若與那孩子絕情斷義，不把原物還我，我恐好銷差，若是可憐他那點痴情，復歸於好，則媒婆子還得我做。」如玉道：「我與那奴才永不見面。」苗禿子笑道：「你們都走出，讓我照罷！」如玉也失了一驚，忙看時見苗禿子家老漢，同一個小小廝提着一條火腿，一對板鴨，又抱着一大盤吃食東西進來，放在底下。如玉看了一看，是個五六十個皮蛋，一罇精鱗魚，四包百花糕，八小瓶兒雙料酒，貼着紅紙簽兒，如玉道：「你又何苦費這些心？」苗禿子道：「我實告訴你罷，鄭老漢在我家中，已住了兩天了！這幾樣吃食東西，是他孝順的，恐怕你不收，知道我同你是知己弟兄，生死朋友，托我送於你，你須賞臉方好。」如玉作色道：「快拿出去，我家中不存留雜物。」苗禿子大笑道：「怪不得金姐說你心太狠，不料果然！你想他遠路捎了來，還有個贖回去的道理麼？你若不收，我也不依。」說罷，做鬼臉，殺雞兒，扯腿子，忙亂下一堆。如玉道：「我收下亦無滋味，你何苦強我所難？」苗禿子道：「收了罷。」隨即往外飛跑。不想鄭三早在大門外等候，苗禿子領他到書房內，鄭三扒在地下，只是磕頭。如玉扶起道：「有話起來說。」鄭三起來站在一邊，替金鎖兒請安。苗禿子和如玉都坐下，苗禿子道：「以我看來，不如鄭老漢也坐下，甚好。」如玉着小小廝在地下放了個凳子，叫鄭三坐下，鄭三那裏肯坐，謙恭了好一會，方纔用屁股尖兒斜跨坐在坐上。苗禿子道：

「你老人家知道麼？我費了千言萬語，爲你送的禮物，溫大爺總是不受。」鄭三慌忙跪下，說道：「小的承大爺天高地厚的恩典，就變了馬也報不過來。這些須吃食東西，不過是小的有一點窮心，大爺留下，嘗嘗罷了。若爲小的女兒，不識好歹，他年紀輕，得罪了大爺，小的家二口子，又沒有得罪了大爺。」如玉道：「你起來！老臉老嘴兒說了一會，我收兩樣罷！」鄭三道：「剩下一樣，也使不得，大爺不全收，小的將這不值錢的老狗頭，就撞碎在這地下。」苗秃子道：「他不要命了，你還不收，要怎麼？」如玉大笑道：「罷了罷了！我都收了罷！」叫張華收拾進去，賞老漢和那小廝一百五十文。鄭三方纔起來，坐在一邊，如玉道：「你家的財神，是幾時起身的？」鄭三道：「大爺就是小的家財神，此外還那裏有財神？」如玉道：「難道何公子還不是個大財神麼？」鄭三道：「大爺不要提他到罷了！苗三爺也合大爺說過，小的除一點光兒沒沾，將幾件衣服，也都的當與他家主僕們吃了。如今小的女兒，也變了好些日日和他媽吵鬧，說是害了他了，這件事其實都是小的老婆招惹的。」苗秃子道：「那個說大話使小錢的屁精小廝，還提他怎麼？」小小廝捧進茶來，三人吃罷，鄭三道：「小的還有個下情，要求大爺，小的女兒近日病的了不得，這三四天茶飯一點也不吃，只是昏昏沉沉的睡覺，心裏要想見大爺一面，死也罷了，小的臨起身，還囑咐了許多淒涼話，小的也不忍心說。」隨即用手巾揩抹眼淚，又哽咽作聲道：「着小的來的意思，必欲請大爺見見。」苗秃子大驚道：「我自從那日起身時，見金姐臉下就着實黃，不意這三四天，使病到這樣地位，真是男子無情，女兒薄命。」說着揉手頓足，不覺的吁氣。如玉道：「明歲是科場，我還要讀幾句書，這些事來來往往，難免紛紛。」鄭三又跪在地下，作哭聲說道：「小的並不是弄圈套想大爺的錢，小的因爲一生只有一個女兒，安忍着他病死，只求大爺今日去見他一面，就是明日回來也不妨。」如玉道：「你快些起來，我過幾天自己去，也不用你來請。」苗秃子將桌子一拍道：「溫如玉實在沒良心的人。」如玉笑道：「這秃子好放肆，怎麼提名道姓起來。」苗秃子道：「你與金鐘兒，雖是露水夫妻，也要算同床共枕，他日下病到這等時候，與你有什麼殺父的冤仇，你必定如此推諉，你真是欺君罔上的奸臣，殺人放火的強盜。」說罷，將秃頭向窗台一枕，兩眼緊閉，只是那裏搖頭。如玉又笑道：「只秃奴才，不知口裏胡嚼的是什麼？」又見鄭三跪着不起來，他原是滿心滿意要夫，須得拿拿身分。今見兩人如此作成，忙笑向鄭三道：「你請起來，我們大家相商。」鄭三道：「大爺若施恩，此刻間就要同行。」苗秃子跳起來道：「實和你說過了，救兵如救火一樣，沒有三天五天，就擱鄭老人已把車子僱下，在我們前等到此時了。」如玉道：「就是去也要大家吃了飯。」鄭三道：「又上也好吃。」如玉不肯，一邊吩咐張華，另僱了一輛車子，着他同鄭三坐，一邊去內院。苗秃子跑出房叫住笑說道：「我知道你還要帶幾兩銀子，我有天大的臉面錢，對不過人，得求你這樣個救命王菩薩，借與我十兩，月下清還。」說罷，

連揖帶跪的下去。如玉笑着問道：「你要銀子做什麼？須要實說。」苗禿子道：「你和我如同活老子一般，我還敢欺他半字；只因奉承小何兒陪伴他，便和玉馨兒前後住了三十多夜，分文未與，臉下如何下得來，因此專戀你這心痛我的姑老。」如玉道：「等到試馬坡，你用上十兩罷。」說着入內院去了。苗禿子回房來，向鄭三道：「不是我下這般身分，他還未必依允當今之時，嫖客比老鼠還奸，花幾個惹錢的，到底要讓他，你不看何公子樣了，算做了個什麼。」鄭三道：「都虧三爺作成，我心上感謝不盡。」苗禿子道：「什麼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多弄幾個錢，我更歡喜。」兩人正說着，如玉出來，韓思敬在東西書房內安放杯筷。苗禿子道：「依我說，一同吃吃罷，無須分在兩處，就是孩子們斟酒敬菜，徒費奔波。」鄭三道：「我就是不吃飯，也不敢和爺們在一處飲食。」如玉道：「我也預備下兩桌了，你就在那廂吃罷。」鄭三出來到廂房內，須臾兩處都吃完了。張華也僱了車來，要去他邊吃飯。如玉道：「快些吃罷，車夫等了好半天了。」四人一齊起身，正是：

「媚龜多計，幫閒出力，把臂嫖客，也須斷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1020B

